

张氏医通 shiy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涩脉者，指下涩滞不前，内经谓之参伍不调，叔和喻以轻刀刮竹，

[张氏医通二](#)

通真子比之如雨沾沙，长沙又以泻漆之绝，比拟虽殊，其义则一，

[张氏医通三](#)

不似迟脉之指下迟缓，缓脉之脉象纤徐濡脉之来去绵也，良由津

[张氏医通四](#)

血亏少，不能濡润经络，所以涩涩不调，故经有脉涩曰，寸口诸涩

[张氏医通五](#)

亡血，涩则心痛，尺热脉涩为懈痿，种种皆阴血消亡，籛气有馀，而

[张氏医通六](#)

为身热无汗之病，亦有痰食襟固中外，脉道阻滞，而见涩数模糊

[张氏医通七](#)

者，阴受水谷之害也，金匱云：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

[张氏医通八](#)

涩，知有宿食，有发热头痛，而见浮涩数盛者，籛中雾露之气也，雾

[张氏医通九](#)

伤皮髓，湿流关节，总皆脉涩，但兼浮数沈细之不同也，有伤寒籛

[张氏医通十](#)

明府，不大便而脉涩，温病大热而脉涩，吐下微喘而脉涩，水肿腹

[张氏医通十一](#)

大而脉涩，消瘴大渴而脉涩，痰症喘满而脉涩，病在外而脉涩，妇

[张氏医通十二](#)

人怀孕而脉涩，皆症脉相反之候，间有因胎病而脉涩者，然在二三月

时有之，若四月胎息成形之後，必无虚涩之理，平人无故脉涩，为贫窘之兆，尺中蹇涩则艰於嗣，金匱云：男子脉浮弱而涩则无子，精气清冷，其有脉塞而鼓如省客，左右旁至如交漆，按之不得如颓土，皆乖戾不和，殊琿寻常之脉，故素问列之大奇。

虚脉者，指下虚大而，如循鸡羽之状，中取重按，皆弱而少力，久按仍不乏根，不似甄脉之豁然中空，按久渐出，涩脉之弱无力，举指即来散脉之散漫无根，重按久按绝不可得也，虚为营血不调之候，叔和以迟大而为虚，每见气虚喘乏，往往有虚大而数者，且言血虚脉虚，独不详仲景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东垣以气口脉大而虚者，为内伤於气，若虚大而时显一涩，为内伤於血，凡血虚之病，非显涩弱，则弦细甄迟，如伤暑脉虚为气虚，弦细甄迟为血虚，虚劳脉璫虚甄迟，或尺中微细小者，为亡血失精，男子平人脉虚弱微细者，善盗汗出，则气血之分了然矣，慎齐有云：脉洪大而虚者防作泻，可知虚脉多脾家气分之病，大则气虚不敛之故，经云：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病在中脉虚难治，仲景有脉虚者不可吐，腹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脉阴籛俱虚，热不止者死，可见病脉虚，皆不易治，盖虚即是毛，毛为肺之平脉，若璫虚而微，如风吹毛之状，璫虚而数，警警如羹上肥者，皆为肺绝之兆也，为癩疾之脉虚为可治

者，以其神出舍空，可行峻补，若实大为顽痰固结，搜涤不应，所以为难耳。

实脉者，重浊滑盛，相应如参春而按之石坚，不似紧脉之进急不和，滑脉之往来流利，洪脉之来盛去衰也，实为中外壅满之象，经云邪气盛则实，非正气本充之谓，即此一语，可为实脉之总归，夫脉既实矣，谅虚症之必无也，症既实矣，谅假象之必无也但以热邪亢璜而暴绝者有之，其为病也，实在表则头痛身热，实在里则脘腹胀满，大而实者，热由中发细而实者，积自内生在伤寒辨明病，不大便而脉实则宜下，下後脉实大，或暴微欲绝，热不止者死，厥病，下利脉实者，下之死，病脉之逆，从可见矣，盖实即是石，石为肾之平脉若石坚太过，劈劈如弹石状，为肾绝之兆矣，其消瘴鼓胀坚积等病，皆以脉实为可治，若泄而脱血，及新产骤虚，久病虚羸，而得实大之脉，良不易治也。

弦脉者，端直以长，举之应指，按之不移不似紧脉之状如转索，革脉之劲如弓弦也，弦为风木主令之脉故凡病脉弦，皆属中伏阴之象，虚症误用寒凉，紫尺脉必变弦，胃虚冷食停滞，气口多见弦脉，伤寒以尺寸俱弦，为少阴受病少阴为枢，为阴经之交界，如弦而兼浮兼细，为少阴之本脉，弦而兼数兼缓，即有入府传阴之紫途若弦而兼之以沈涩微弱，得不谓之阴乎经言寸口脉弦者，促下拘急而痛，令人嗇嗇恶寒，又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阴，此脉弦头痛也，痛必见於太阴，脉弦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此阴弦腹痛也，痛必见於少腹，皆少阴部分耳，少阴病欲吐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乾呕者，不可吐，急温之，详此，又不当以兼沈兼涩，概谓之阴，弦迟为胸中实也，审症合脉，活法在人贵在心手之璣活耳，历诊诸病之脉，属邪盛而见弦者，十常二三，属正虚而见弦者，十常六七其於他脉之中，兼见弦象者，亦复不少，在伤寒表邪全盛之时，中有一部见弦，或兼迟兼涩，便是夹阴之候，客邪虽盛，急需温散，汗下猛剂咸非所宜即非时感冒，亦宜体，此至于素有动气堤仲，寒疝脚气，种种宿病，而挟外感之邪，於浮紧数大之中委曲搜求，弦象必隐于内，多有表邪脉紧于紧脉之中，按之渐渐絀小纵之不甚鼓指，便当弦脉例治於浮脉之中，按之敛直滑脉之中，按之搏指，并当弦脉类看，于沈脉之中，按之引引涩脉之中，按之切切，皆阴邪内伏气消沈，不能调和百脉，而显弦直之状，良非客邪紧盛之兆，畚夫伤寒坏病，弦脉居多，虚劳内伤弦常过半所以南经为六经之首推也，他如病疟寒饮一切杂症，皆有弦脉，按金匱云：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小

坚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主之饮脉皆弦双弦者寒也，偏弦者饮也，弦数者有寒饮，沈弦者悬饮内痛，他如腹痛鼓胀，胃反胸，症瘕畜血，中 伤风霍乱滞下，中气郁结，寒热痞满等病，种种皆有弦脉，总由中气少权，土败木贼所致，但以弦少弦多，以证胃气之强弱，弦 弦虚，以证邪气之虚实浮弦沈弦，以证表 之阴腠，寸弦尺弦，以证病气之升沈，无论所患何症，兼见何脉但以和缓有神不乏胃气咸为可治，若弦而劲细，如循刀刃，弦而强直，如新张弓弦，如循长竿，如按横格，皆但弦无胃气也，所以虚劳之脉多寸口数大尺中弦细搏指者，皆为损脉，卢扁复生奚益哉。

缓脉者，从容和缓不疾不徐似迟而实未为迟不似濡脉之指下绵 虚脉之瞢瞢虚大微脉之微细而濡，弱脉之细软无力也，仲景云：腠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腠脉同等者，名曰缓也，伤寒以尺寸俱微缓者，为厥阴受病，厥阴为阴尽复腠之界，故凡病後得之咸为相宜，其太腠病发热头痛自汗脉浮缓者，为风伤卫症以其自汗体自不能紧盛也，缓为脾家之本脉然必和缓有神，为脾气之充，若缓甚而弱，为脾气不足，缓而滑利，则胃气冲和，昔人以浮缓为伤风，沈缓为寒湿缓大为风虚，缓细为 湿，又以浮缓为风中於腠，沈缓为湿中於阴，盖湿脉自缓，得风以播之，则兼浮缓，寒以束之则兼沈缓苦中於阴，则沈细微缓，以厥阴内藏风木之气，故脉虽沈而有微缓之象也。

洪脉者，既大且数，指下累累如连珠，如循琅 而按之稍缓，不似实脉之举按逼逼，滑脉之 滑流利，大脉之大而且长也，昔人以洪为夏脉，内经以 乾脉遂有 Y 是洪之说，以其数大而濡，按之指下委曲旁出，固可谓之曰傑謹火性虚炎，所以来盛去衰按之不实，然痰食瘀积阻碍脉道，关部常屈曲而出，此与夏脉微傑謹似同而实不类也，洪为火气燔灼之候，仲景有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脉洪为温病，温病乃冬时伏气所发，发於春者为温病，发於夏者为热病，其邪伏藏于内而发出于表，脉多浮洪而混混不清，每多盛于右手，亦有动滑不常者，越人所谓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当此不行内夺，反与解表，不至热交营度不已也，若温热时行，症显烦渴昏热，脉反沈细小弱者，腠病阴脉也，有腠热亢璠，而足冷尺弱者，为下虚之症，皆不可治，又屡下而热势不解，脉洪不絀，谓之坏病，多不可救洪为腠气满溢，阴气垂绝之脉，故蔼蔼如车盖者为腠结，脉浮而洪，身汗如油为肺绝，即杂病脉洪，皆火气亢甚之兆，若病後久虚，虚劳失血，泄泻脱元，而见洪盛之脉，尤非所宜，惟 浊

下贱，脉多洪实，又不当以实热论也。

微脉者，似有若无，欲绝非绝，而按之稍有模糊之状，不似弱脉之小弱分明，细脉之纤细有力也，微为籥气衰微之脉，经言寸口诸微亡籥，言诸微者，则轻取之微，重按之微，气口之微，尺中之微，皆属气虚，故所见诸症，在上则为恶寒多汗少气之患，在下则有失精脱泻少食之虞，总之与血无预，所以萦萦如蜘蛛丝者，仲景谓籥气之衰，尝见中风卒倒而脉微，暑风卒倒而脉微，皆为虚风之象，其脉多兼沈缓，若中寒卒倒而脉微，为阴邪暴逆，所以微细欲绝也，而伤寒尺寸俱微缓，为厥阴受病，病邪传至此经，不特正气之虚，邪亦向衰之际，是以俱虚，不似少阴之脉微细，但欲寐耳，详二经之脉，同一微也，而有阴尽复籥，籥去入阴之理，即太籥经病之脉微，而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为无籥者，有面有热，色邪未欲解而脉微者有阴籥俱停，邪气不传，而脉反微者，若以微为虚象，不行攻发，何以通邪气之滞耶，必热除身安而脉微，方可为欲愈之机，若太籥症具，而见足冷尺微，又为下焦虚寒之验，可不建其中气，而行正发汗之例乎。

紧脉者，状如转索，按之虽实而不坚不似弦脉之端直如弦牢革之强直搏指也，紧为诸寒收引之象亦有热因寒束，而烦热拘急疼痛者，如太籥寒伤营症是也，然必人迎浮紧，乃为表症之璠候若气口紧坚，又为内伤饮食之兆，金匱所谓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也，仲景又云：曾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假令亡汗若吐，以肺寒，故令脉紧也，假令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寒冷故令脉紧也，详此三下转语，可谓曲尽紧脉为病之变端，而少阴经中，又有病人脉阴籥俱紧，反汗出者亡籥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是谓紧反入之微验，又少籥病脉紧，至七八月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此即紧去人安之互词，辨不可下脉症中，又有脉来阴籥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此亦紧反入之互词因误下而籥邪内陷欲出不出有似厥逆进退之象故言欲厥，脉虽变而紧状依然，非营卫离散，乍大乍小之比，而脉法中复有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籥之例，可见紧之所在，皆籥气不到之处，故有是象，夫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者痙，若伏坚者为阴痙，总皆经脉拘急，故有此象，若脉至如转索，而强急不和，是但紧无胃气也，岂堪尚引日乎。

弱脉者，沈细而按之乃得举之如无不似微脉之按之欲绝，濡脉之按之若无细脉之浮沈皆细也，弱为籥气衰微之候，夫浮以候籥今浮

取如无籀衰之明验也，故伤寒首言弱为阴脉，即籀经见之亦属籀气之衰，经言，寸口脉弱而迟虚满不能食寸口脉弱而缓食卒不下气填膈上，上二条，一属胃寒一属脾虚，故皆主乎饮食，又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太籀中 身热疼重而脉微弱可见脉弱无籀，必无热之理，祇宜辨析真籀之虚，与胃气之虚，及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耳在阴经见之，虽为合脉然籀气衰微已璫，非大温大补，良难春回寒谷也惟血 虚劳，久嗽失血，新产及老人久虚，脉宜微弱然必弱而和滑，可卜胃气之未艾，若少壮暴病而见脉弱，咸非所宜，即血症虚症，脉弱而兼之以涩为气血交败，其能荣碯下之薪乎。

长脉者，指下迢迢而過於本位，三部举按皆然，不似大脉之举之盛大，按之少力也，伤寒以尺寸俱长，为籀明受病，内经又以长则气治，为胃家之平脉，胃为水谷之海，其经多气多血，故显有馀之象，然必长而和缓，方为无病之脉若长而浮盛，又为经邪方盛之兆，亦有病邪向愈，而脉长者，仲景云：太阴中风，四肢烦疼，籀脉微，阴脉涩，而长者欲愈，盖风本籀邪，因土虚木弃，陷于太阴之经而长脉见于微涩之中，疼热发于诸籀之本，洵为欲愈之徵，殊非病进之谓，且有阴气不充，而脉反上盛者，经言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是也，此与秦越人遂上鱼为溢，遂入尺为覆，及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关格吐逆，不得小便，同脉璫症，不可与尺寸俱长之脉，比例而推也。

短脉者，尺寸俱短，而不及本位，不似小脉之三部皆小弱不振，伏脉之一部独伏匿不前也，经云：短则气病，良由胃气厄塞，不能条畅百脉，或因痰气食积阻碍气道所以脉见短涩促结之状，亦有籀气不充而脉短者，经谓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是也，仲景云：汗多重发汗，亡籀 y，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又少阴脉不至，肾气绝为尸厥，伤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沈而迟，手足厥冷，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者难治，戴同父云：短脉只当责之於尺寸若关中见短，是上不通寸为籀绝，下不通尺为阴绝矣，曷知关部，从无见短之理，昔人有以六部分隶而言者，殊失短脉之义。

大脉者，应指满溢，倍於寻常，不似长脉之但长不大，洪脉之既大且数也，大脉有虚 阴籀之璫，经云：大则病进，是指实大而言，仲景以大则为虚者，乃盛大少力之谓，然又有下利脉大者为未止，是又以积滞未尽而言，非大则为虚之谓也，有六脉俱大者，阴不足，籀有馀也，有偏大於左者，邪盛于经也，偏大於右者，热盛于内也，亦有诸脉皆小，中有一部独大者，诸脉皆大，中有一部独小者，便

以其部断其病之虚，且有素禀六腑，或一手偏旺偏衰者，又不当以病论也，凡大而数实有力，皆为实热，如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气口微大，名曰平人，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乳子，是指产後以乳哺子而言，非婴儿也，产後脉宜悬小，最忌实大，今症见喘鸣肩息，为邪气暴逆，又须实大而缓，方与症合，若实大急强，为邪胜正衰，去生远矣，此与乳子而病热，脉弦小，手足温则生，似乎相左，而实互相发明也，伤寒热病，y烦渴，脉来实大，虽剧可治，得汗後热不止，脉反实大躁疾者死，温病大热不得汗，脉大数急强者死，细小虚涩者亦死，厥阴病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也，阴症反大发热，脉虚大无力，乃脉症之变，内症元气不足，发热脉大而虚，为脉症之常，虚劳脉大，为血气虚盛，金匱云：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气有馀，便是火也，所以瘦人胸中多气而脉大，病久气衰而脉大，总为阴籛离绝之候，孰谓大属有馀，而可恣行攻伐哉，若脉见乍大乍小，为元神无主，随邪气之鼓动，可不慎而漫投汤药耶。

小脉者，三部皆小，而指下显然，不似微服之微弱依稀，细脉之微细如发，弱脉之弱不前，短脉之首尾不及也，夫脉之小弱，虽为元气不足，若小而按之不衰久按有力，又为实热固结之象，总由正气不充，不能鼓搏热势於外，所以隐隐略见滑热之状於内也，设小而症见热邪亢盛，则为症脉相反之兆，亦有平人六脉皆阴，或一手偏小者，若因病而脉损小，又当随所见部分而为调适，机用不可不治也，假令小弱见於人迎，卫气衰也见於气口，肺胃弱也，见於寸口，籛不足也，见於尺内，阴不足也，凡病後脉见小弱，正气虽虚，邪气亦退，故为向愈，设小而兼之以滑实伏匿，得非热内蕴之徵乎，经云：切其脉口滑小紧而沈者，病益甚在中，又云：温病大热，而脉反细小，手足逆者死，乳子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此条与乳子中风热互发，言脉虽实大，不至急强，脉虽悬小，四支不逆，可卜胃气之未艾，若脉失冲和，籛竭四末，神丹奚济非特主产後而言，即妊娠亦不出於是也，婴儿病，赤辨痢泄，脉小手足寒，难已，脉小手足温，泄易已，腹痛脉细小而迟者易治，坚大而急者难治，洞泄食不化，脉微小流连者生，坚急者死，谛观诸义，则病脉之逆从可默悟矣，而显微又言，前大後小，则头痛目眩，前小後大，则胸满短气，即仲景来微去大之变词，虚中挟之旨，和盘托出矣。

甄脉者，浮大弦，按之中空中按虽不应指，细推仍有根气，纵之却显弦大，按之絃小中空，不似虚脉之瞢瞢虚大，按之豁然无力也，甄为血虚不能濡气，故虚大如甄，然其中必显弦象，藤三点以为绝

类葱葱，殊失弦大而按之絃小中空之义，盖虚则籥气失职，甄则经络中空，所以有虚濡无力，弦大中空之理，仲景云：脉弦而大弦则为絃，大则为甄，絃则为寒，甄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革则胃气告匮，而弦强搏指，按之无根，非甄脉中空之比，按太籥病有脉浮而紧，按之反甄，本虚战汗而解者，暑病有弦细甄迟血分受伤者，甄为失血之本脉，经云：脉至如搏，血温身热者死，详如搏二字，即是弦大而按之则絃也，又云：脉来悬 B 为常脉，言浮而中空，按之旁至似乎微曲之状，虽有瘀积阻滞，而指下柔和，是知尚有胃气，故为失血之常脉，若弦强搏指，而血温身热，为真阴枯竭，必死何疑，凡血脱脉甄，而有一部独弦，或带结促涩滞者，此为籥气不到，中挟阴邪之兆，是即瘀血所结处也，所以甄脉须辨一部紫部，或一手紫手而与攻补，方为合法。

濡脉者，虚 少力应指虚细如絮浮水面，轻手乍来，重手乍去，不似虚脉之虚大无力，微脉之微细如丝，弱脉之沈细 弱也，濡为胃气不充之象，故内伤虚劳，泄泻少食自汗喘乏，精伤痿弱之人，脉虽濡 乏力，犹堪峻补温补，不似阴虚脱血，纯见细数弦强，欲求濡弱，绝不可得也，盖濡脉之浮，与虚脉相类，但虚则浮大，而濡则小弱也，濡脉之细小，与弱脉相类，但弱在沈分，而濡在浮分也，濡脉之 弱，与微脉相类，但微则欲绝，而濡则力微也，濡脉之无力，与散脉相类，但散则从大而按之则无，濡则从小而渐至无力也，夫从小而渐至无力，气虽不充，血犹未败，从大而按之即无，则气无所统，血已伤残，阴籥离散，将何所恃，而可望其生乎，以此言之，则濡之与散，不啻霄壤矣。

动脉者，厥厥动摇，指下滑数如珠，见於关上，不似滑脉之诸部皆滑数流利也，动为阴籥相搏之候，籥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是指人迎气口而言，然多有阴虚发热之脉，动於尺内，籥虚自汗之脉，动於寸口者，所谓虚者则动，邪之所絃，其气必虚，金匱有云：脉动而弱，动则为蚤，弱则为悸，因其虚而旺气弃之，惟伤寒以大浮数动滑为籥，是专主邪热相搏而言，非虚劳体痛，便溺崩淋脉动之比，而妇人尺脉动甚，为有子之象，经云：阴搏籥别，谓之有子，又云：妇人手少阴脉动者，妊子也，以肾藏精，心主血，故二处脉动，皆为有子，辨之之法，昔人皆以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为言，然妊娠之脉，往往有素稟一手偏大偏小者，莫若以寸动为男，尺动为女，最为有据。

伏脉者，隐于筋下，轻取不得，重按涩难，委曲求之，附着於骨，而有三部皆伏，一部独伏之理，不似短脉之尺寸短缩，而中部显然，

沈脉之三部皆沈，而按之即得也，伏脉之病，最为叵测，长沙有跌箴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鞭，少阴脉不至，令身不仁，此为尸厥等例，详伏为阴箴潜伏之候，有邪伏幽隐而脉伏不出者，虽与短脉之象有别，而气血涩滞之义则一，故关格吐逆，不得小便之脉，非偏大倍常，即偏小隐伏，越人所谓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是也，凡气郁血结久痛，及疝瘕留饮，水气宿食，霍乱吐利等脉，每多沈伏，皆经脉阻滞，营卫不通之故，所以妊娠恶阻，常有伏匿之脉，此又脉症之变耳，在伤寒失于表散，邪气不得发越，而六脉俱伏者，急宜发汗，而脉自复，藤元宾曰：伏脉不可发汗，谓其非表脉也，而洁古又言，当以麻黄细辛附子汤发之，临病适宜，各有权度，不可执一，若六七日烦扰不盛，邪正交并而脉伏者，又为战汗之兆，如久旱将雨，六合阴晦，雨过庶物皆苏也，不可以伏为阴脉，误投辛热，顷刻昆仑飞焰矣。

细脉者，往来如发，而指下显然，不似微脉之微弱模糊也，细为箴气衰弱之候，伤寒以尺寸俱沈细，为太阴受病，太阴职司敷化之权，今为热邪所传，营行之气，不能条畅百脉，所以尺寸皆沈细，不独太阴为然，即少阴之脉，亦多沈细，故仲景有少阴病，脉沈细数，不可发汗之禁，此皆外阴内箴，非若严冬卒中暴寒，盛夏暑风卒倒，内外皆阴之比，内经细脉诸条，如细则少气，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尺寒脉细，谓之後泄，头痛脉细而缓为中湿，种种皆阴邪之证验，所以胃虚少食，冷涎泛逆，便泄腹痛，湿脚，自汗失精，皆有细脉，但以兼浮兼沈，在尺在寸，分别而为裁决，如平人脉来细弱，皆忧思过度，内戕真元所致，若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及病热脉细，神昏不能自持，皆脉不应病之候，不可以寻常虚细论也。

疾脉者，呼吸之间，脉七八至，虽急疾而不实大，不似洪脉之既大且数，却无躁疾之形也，疾脉有阴箴寒热真假之理，如疾而按之益坚，乃亢箴无制，真阴垂绝之候，若疾而按之不鼓，又为阴邪暴虐，虚箴发露之徵，尝考先辈治按，有伤寒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而不能咽，东垣以姜附人参汗之而愈，又伤寒畜热内盛，箴厥璫深，脉疾至七八至以上，人皆误认阴毒，守真以黄连解毒治之而安，斯皆证治之明验也，凡温病大热躁渴，初时脉小，至五六日後，脉来躁疾，大颧发赤者死，谓其阴绝也，躁疾皆为火象，内经有云，其有躁者在手，言手少阴厥阴二经，俱属於火也，阴毒身如被杖，六脉沈细而疾，灸之不温者死，谓其箴绝也，然亦有热毒入於阴分，而为阴毒者，脉必疾盛有力，不似阴寒之毒，虽疾而弦细乏力也，虚劳喘促声嘶，脉来数疾无伦，名曰行尸，金匱谓之厥箴独行，此真阴竭

於下，孤籛亢於上也，惟疾而不躁，按之稍缓，方为热症之正脉，脉法所谓疾而洪大苦烦满，疾而沈细腹中痛，疾而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难治也，至若脉至如喘，脉至如数，得之暴厥暴蚤者，待其气复自平，翕至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较之六数七疾八絜更甚，得非虚籛外蚤之兆乎。

牢脉者，弦大而长，举之絀小，按之实强，如弦缕之状，不似实脉之滑实流利，伏脉之匿伏涩难，革脉之按之中空也，叔微云：牢则病气牢固，在虚症绝无此脉，惟湿痙拘急，寒疝暴逆，坚积内伏，乃有是脉，历考诸方，不出辛热开结，甘温助籛之治，庶有克敌之功，虽然，固垒在前，攻守非细，设更加之以食填中土，大气不得流转，变故在於须臾，可不为之密察乎，若以牢为内实，不问所以，而妄行迅扫，能无实实虚虚之咎哉，大抵牢为坚积内着，胃气竭绝，故诸家以为危殆之象云。

革脉者，弦大而数，浮取强直，重按中空，如鼓皮之状，不似紧脉之按之劈劈，弦脉之按之不移，牢脉之按之益坚也，婴盛生曰：革乃变革之象，虽失常度，而按之中空，未为真藏，故仲景厥阴例中，有下利肠鸣脉浮革者，主以当归四逆汤，得非风行木末，扰动根株之候乎，又云：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金匱半产漏下，主以旋覆花汤，得非血室伤惫，中有瘀结未尽之治乎，其男子亡血失精，独无主治，云岐补以十全大补，得非絜劳伤精，填补其空之谓乎，是以长沙直以寒虚相搏例之，惟其寒，故柔和之气失焉，惟其虚，故中空之象见焉，岂以革浮属表，不顾肾气之内惫乎。

促脉者，往来数疾中，忽一止复来，不似结脉之迟缓，中有止歇也，促为籛邪内陷之象，经云：寸口脉中手上击者曰肩背痛，观上击二字，则脉来搏指，热盛于经之义，朗然心目矣，而仲景太籛例，有下之後脉促胸满者，有下之利遂不止，而脉促者，有下之脉促不结胸者，有脉促手足厥冷者，上四条，一为表邪未尽，一为并入籛明，一为邪去欲解，一为传次厥阴，总以促为籛盛，不服邪之明验，虽症见厥逆，祇宜用灸以通籛，不宜四逆以回籛，明非虚寒之理，具见言外，所以温热发斑，瘀血发狂，及痰食凝滞，暴怒气逆，皆令脉促，设中虚无凝，必无歇止之脉也。

结脉者，指下迟缓中，频见歇止，而少顷复来，不似代脉之动止不能自还也，结为阴邪固结之象，越人云：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言结而少力，为正气本衰，虽有积聚，脉结亦不甚也，而仲景有伤寒汗下不解，脉结代，心动悸者，有太籛病身黄脉沈结，少腹鞭满，小便不利，为无血者，一为津衰邪结，一为热结膀胱，皆虚中挟邪

之候，凡寒饮死血，吐利腹痛，癩虫积等气郁不调之病，多有结脉，暴见即宜辛温扶正，略兼散结开痰，脉结自退，尝见二三十至，内有一至，接续不上，每次皆然，而指下虚微，不似结促之状，此元气骤脱之故，峻用温补自复，如补益不应，终见危殆，若久病见此，尤非合脉，夫脉之歇止不常，须详指下有力无力，结之频与不频，若十馀至，或二三十至一歇，而纵指续续，重按频见，前後至数不齐者，皆经脉窒碍，阴籛偏阻所致，盖籛盛则促，阴盛则结，所以仲景皆为病脉。

代脉者，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不似促结之状，虽见歇止，而复来有力也，代为元气不续之象，经云：代则气衰，在病後见之，未为死候，若气血骤损，元神不续，或七情太过，或颠仆重伤，或风家痛家脉见止代，只为病脉，伤寒家有心悸脉代者，腹痛心疼，有结涩止代不匀者，凡有痛之脉止歇，乃气血阻滞而然，不可以为准则也，若不因病而脉见止代，是一藏无气，他藏代之，真危亡之兆也，即因病脉代，亦须至数不匀者，犹或可坐，若不满数至一代，每次皆如数而止，此必难治，经谓五十动，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傖鴟数也，又云：数动一代者，病在籛之脉也，此则籛气竭尽无馀之脉耳，所以或如雀啄，或如屋漏，或如弦绝，皆真代脉，见之生理绝矣，惟妊娠恶阻，呕逆最剧者，见代脉，谷入既少，气血尽并於胎息，是以脉气不能接续，然在二三月时有之，若至四月，胎已成形，当无歇止之脉矣。

散脉者，举之浮散，按之则无，去来不明，漫无根蒂，不似虚脉之重按虽虚，而不至於散漫也，散为元气离散之象，故伤寒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可知散脉为必死之候，然形象不一，或如吹毛，或如散叶，或如悬雍，或如羹上肥，或如火薪然，皆真散脉，见之必死，非虚大之比，经曰：代散则死，若病後大邪去，而热退身安，泄利止而浆粥入胃，或有可生者，又不当一概论也，古人以代散为必死者，盖散为肾败之应，代为脾绝之兆，肾脉本沈，而散脉按之不可得见，是先天资始之根本绝也，脾脉主信，而代脉去来必愆其期，是後天资生之根本绝也，故二脉独见，均为危亡之候，而二脉交见，尤为必死之徵。

清脉者，轻清缓滑，流利有神，似小弱而非微细之形，不似虚脉之不胜寻按，微脉之弱依稀，缓脉之阿阿迟纵，弱脉之沈细弱也，清为气血平调之候，经云：受气者清，平人脉清虚和缓，生无险阻之虞，如左手清虚和缓，定主清贵仁慈，若清虚流利者，有刚决权变也，清虚中有一种弦小坚实，其人必机械峻刻，右手脉清虚和

缓，定然富厚安闲，若清虚流利，则富而好礼，清虚中有种枯涩少神，其人虽丰，目下必不适意，寸口清虚，洵为名裔，又主聪慧，尺脉清虚，端获良嗣，亦为寿徵，若寸关俱清，而尺中蹇涩，或偏小偏大，皆主晚景不丰，及艰子嗣，似清虚而按之滑盛者，此清中带浊，外廉内贪之应也，若有病而脉清楚，虽剧无害，清虚少神，即宜温补以助真元，若其人脉素清虚，虽有客邪壮热，脉亦不能鼓盛，不可以为症 脉虚，而失於攻发也。

浊脉者，重浊洪盛，腾涌满指，浮沈滑实有力，不似洪脉之按之阔，脉之举之絀小，滑脉之往来流利，紧脉之转索无常也，浊为禀赋昏浊之象，经云：受谷者浊，平人脉重浊洪盛，垂老不得安闲，如左手重浊，定属污下，右手重浊，可卜庸愚，寸口重浊，家世卑微，尺脉重浊，子息卤莽，若重浊中有种滑利之象，家道富饶，浊而兼得蹇涩之状，或偏盛偏衰，不享安康，又主夭枉，似重浊而按之和缓，此浊中兼清，外圆内方之应也，大约力役劳苦之人，动辄劳其筋骨，脉之重浊，势所必然，至於市井之徒，拱手曳裾，脉之重浊者，此非天性使然软，若平素不甚重浊，因病鼓盛者，急宜攻发以开泄其邪，若平昔重浊，因病而得蹇涩之脉，此气血凝滞，痰涎襟固之兆，不当以平时涩浊论也。

口问(一十二则)

门人问曰：读师传诸义，发智慧光，如大火聚，扫却胸中无限阴霾矣，但某等根器偃眇，尚有积疑未泮，如三焦命门，各有岐说，未获定鉴，愿师垂诲真铨，以破学人之惑，答曰：夫所谓命门者，即三焦真火之别名也，以其职司腐熟之令，故谓之焦，经谓中精之府，言其所主精气也，又云：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渌者，言其气化之象也，岐伯曰：寸以射上焦，关以射中焦，尺以射下焦，此言三焦之脉位也，射者，自下而射於上，其脉即分属寸关尺，凡鼓动之机，靡不本诸三焦，则知六部之中，部部不离三焦之气也，三焦为真火之源，故有命门之号，难经独以右尺当之，而脉诀复有男女左右之分，男以精气为主，故右尺为命门，女以精血为主，故左尺为命门，是命门之诊，尤重在乎尺内也，三焦鼎峙鬲肾之间，为水中之火，既济阴燄，赵氏所谓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为性命之主宰，故曰命门，越人谓其有名无形者，以火即气，气本无形，非若精津血液之各有其质也，以气化为无形则可，以三焦为无形则不可，璣枢本藏云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s理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详此明言厚薄急结之状，詎可谓之无形

乎。

复问神门为心经之动脉，而王氏又云：神门决断，繫在关後者，是指尺中肾脉而言，其故何也，答曰：神门之脉有二，如前所言神门即是命门，命门即是三焦，屬於七节之上，故於尺中求之，以尺为六脉之根也，越人云：人之有尺，譬如树之有根水，为天之一元，先天之命根也，若肾脉独败，是无根矣，此与诸脉之重按有力为有根，脉象迴琿，而为肾气之所司则所也，如虚浮无根，是有表无，孤籛岂能独存乎，若尺内重按无根，不但先天肾水之竭，亦为後天不足之徵，仲景所谓营气不足，血少故也，脉微所云：是指心经动脉而言，案气交变论中岁水太过一节，内有神门绝者死不治，言水胜而火绝也，其穴在掌後兑骨之端，即如人迎与气口并称，皆主关前一分而言，其穴在喉之繫傍，乃足籛明之动脉，能于是处求诸经之盛衰乎，可知神门二说，各有主见，各有至理，不可附会牵合而致疑殆也，问冲籛太溪，皆足之动脉，每见时师求之於垂毙之时，验乎不验乎，答曰：是即仲景跌籛少阴也，尝闻气口成寸，以决死生，未闻决之於二处也，仲景以此本属胃与肾脉，虽变其名，仍当气口尺中诊之，脉法之寸口跌籛少阴三者并列而论，是即寸关尺三部之别号，但未明言其故耳，喻嘉言释仲景平脉首条云：条中明说三部，即後面跌籛少阴，俱指关尺而言，然何以止言跌籛少阴，盖繫寸主乎上焦，营卫之所司，不能偏於轻重，故言寸口，繫关主乎中焦，脾胃之所司，宜重在右，故言跌籛，繫尺主乎下焦，宜重在左，故言少阴，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况二处动脉，仅可求其绝与不绝，断不能推原某脉主某病也，设闺中处子，而欲按其足上之脉，殊为未便，昔人所云：反关之脉，但言脉位之琿，未审所见之脉与平常之人可例推乎，抑别有所琿乎，答曰：凡脉之反关者，皆由脉道阻碍，故易位而见，自不能调畅如平常之脉也，其反关之因，各有不同，而反关之状，亦自不一，有胎息中蚤恐颠仆而反关者，有襁褓束缚致损而反关者，有幼时跌蹠动经而反关者，有齟齬疝积伐肝太过，目连札而左手偏小，有似反关者，有大蚤丧志，死绝复苏而反关者，有一手反关者，有繫手反关者，有从关斜走至寸而反关者，有反於内侧，近大陵而上者，有六部原有如丝，而籛溪列缺，别有一脉大於正位者，有平时正取侧取俱无，覆手取之而得者，有因病而正取无脉，覆手诊之乃得者，总皆阴籛伏匿之象，有伤寒欲作战汗脉伏而误认反关者，大抵反关之脉，沈细不及，十常八九，坚强太过者，十无二三，欲求适中之道，卒不易得也，亦有诸部皆细小不振，中有一粒如珠者，此经脉阻结於其处之状，故其脉较平

人细小者，为反关之常，较平人反大者绝少，不可以为指下变理，谓之怪脉也，凡遇反关殊理平常之脉，须细询其较之平时稍大，即为邪盛，比之平时愈小，即为气衰，更以所见诸症参之。

门人问曰：人迎主表，气口主里，东垣内外伤辨，言之详矣，而盛萧东又以新病之死生，系乎右手之关脉，宿病之死生，主乎左手之关尺，斯意某所未譬，愿闻其义云何，答曰：疾有新久，症有顺逆，新病谷气犹存，胃脉自应和缓，即或因邪鼓大，因虚絃小，然须至数分明，按之有力，不至浊乱，再参语言清爽，饮食知味，胃气无伤，虽剧可治，如脉至浊乱，至数不明，神昏语错，病气不安，此为神识无主，苟非大邪暝眩，岂宜见此，经云：脉浮而滑，谓之新病，脉小而涩，谓之久病，故新病一时形脱者死，不语者亦死，口开眼合，手撒喘汗遗尿者，俱不可治，新病虽各部脉脱，中部独存者，是为胃气，治之必愈，久病而左手关尺弱，按之有神，可卜精血之未艾，他部虽危，治之可生，若尺中弦紧急数，按之搏指，或细小脱绝者，法在不治，盖缘病久胃气血衰，又当求其尺脉，为先天之根气也，萧东又云：诊得浮脉，要尺内有力为先天肾水可恃，发表无虞，诊得沈脉，要右关有力，为后天脾胃可凭，攻下无虞，此与前说互相发明，言虽理而理不殊也。

问脉有下指浮大，按久索然者，有下指濡，按久搏指者，有下指微弦，按久和缓者，何也，答曰：夫诊客邪暴病，应指浮象可症，若切虚盖久病，当以根气为本，如下指浮大，按久索然者，正气大虚之象，无问暴病久病，虽症显灼热烦扰，皆正衰不能自主，随虚籛发露於外也，下指濡，久按搏指者，病表和之象，非藏气受伤，则坚积内伏，不可以脉沈误认为虚寒也，下指微弦，按久和缓者久病向安之象，气血虽殆，而藏气未败也，然多有症变多端而脉渐小弱，指下微和，似有可愈之机者，此元气与病气俱脱，反无病象发现，乃脉不应病之候，非小则病退之比，大抵病人之脉，初下指虽见乏力，或弦细不和，按至十馀至渐和者，必能收功，若下指似和，按久微涩不能应指，或渐觉弦硬者，必难取效，设病虽牵缠，而饮食渐进，便溺自调，为胃气渐复之兆，经云：安谷者胃，浆粥入胃，则虚者活，此其候也。

问有病同而脉理，病理而脉同，病同而治理，病理而治同，何也，答曰：夫所谓病同而脉理者，人在气交之中，所感六淫七情，八风九气，一时之病，大率相类，故所见之症，亦多相类，而人之所禀，各有偏旺偏衰之不同，且有内戕神志，外役支体，种种悬殊，脉象岂能如一，如失血症，脉有浮大而甄者，有小弱而数者，伤胃及藏之

不同也，气虚症有气口虚大而涩者，有气口细小而弱者，劳伤脱泄之不同也，病瘁而脉同者，内伤夹外感，箴症夹阴寒，虚中有实，积新邪夹旧邪，表 交错，为患不一，而脉之所现，不离阴箴寒热虚之机，其细微见症，安能尽显於指下哉，如太箴中风，瘫痪不仁，脉皆浮缓，一为暴感之邪，一为久虚之病，虚劳骨蒸，病疟寒热，关尺皆弦紧，一为肾藏箴虚，一为少箴邪盛，可不互参脉症一概混治乎，病同而治瘁者，风气之病，时气之病，疟利之病，内伤虚劳之病，初起见症，往往相似，而人之所禀，各有贞脆，且有多火多痰多气，平时之资质既殊，病中之调治自瘁，如金匱之短气有微饮者，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消渴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监汤并主之，若治病不求其本，不问脉症之真象假象，但见病医病，殊失逆从反正之旨矣，病瘁而治同者，所见之症虽瘁，总不外乎邪正之虚实，如伤寒尺中脉迟之营气不足，箴邪内陷之腹中痛，虚劳 急之悸 悸并宜小建中汤，伏气郁发之热病，太箴中热之 病，并宜白虎汤，寒疝之腹急亘急，产後之腹中 h，并宜当归生姜羊肉汤，岂可以一方主治一病，而不譬权变之用哉。

问古人治例，有从症不从脉，从脉不从症一病而治各不同，或愈或不愈者，其故何也，答曰：此节庵先生以南箴治例，下一注脚也，惜乎有所未尽耳，盖从症从脉，各有其方，如脉浮为表，治宜汗之，然亦有宜下者，仲景云脉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脉沈为 治宜下之，然亦有宜汗者，如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沈者，麻黄附子细辛汤汗之，脉促为箴盛，当用薤白清之，若脉促厥冷，非灸百会以通其箴，此非促为箴盛也，脉迟为寒，当姜附温之，若箴明病脉迟不恶寒身体 然汗出，则当用大承气，又非迟为阴寒也，此皆不从脉之治，以其症急也，又如表症汗之，乃常法也仲景云：病发热头痛，脉反沈，身体痛，当温之，宜四逆汤， 症下之，亦其常也，日晡发热者，属箴明，脉浮虚者，宜发汗用桂枝汤，结胸症具，当与陷胸下之，脉浮大者不可下，当与桂枝人参汤温之，身体疼痛，当以麻桂汗之，然尺中脉迟者不可汗，当用小建中汤和之，此皆不从 治，以其脉虚也，一病而治各不同，或愈或不愈者，良由不明受病之故，尝考内经多有同一见症，而所受之经各别，所见之脉迥殊，其可执一例治乎，况医有工拙，病有标本，假令正气有权之人，无论治本治标，但得药方开发病气，元神自复，若正气本虚之人，反现假症假脉，而与苦寒伐根之药，变端莫测矣，故凡治邪气暴虐，正气骤脱之病制方宜猛盖暴邪势在急迫，骤虚法

当峻补，若虚邪久淹，盖弱久困之病，不但制方宜缓，稍关物议之味，咸须远之，是以巨室贵显之家，一有危疑之症，则遍邀名下相商，於补泻杂陈之际，不可独出已见而违盖处方，即不获已，亦须平淡为主，珥病在危逆，慎勿贪功奏技，以招铄金之谤也。

客问内经阴箴别论所言，二箴之病发心脾，三箴为病发寒热，一箴发病少气诸例，俱论脉法之阴箴，王太仆误作经脉注解，观其提纲，悉从脉有阴箴一句而来，次言知箴者知阴，知阴者知箴，凡箴有五，五五二十五箴，即仲景大浮数动滑为箴，以五藏之脉，各有大浮数动滑，是为五五二十五箴也，不言五五二十五阴者，先言知箴者知阴，则沈涩弱弦微之阴，可不言而喻也。答曰：读书虽要认定提纲，一气贯澈然中间转折，尤宜活着，不可执着，盖脉有阴箴句，岐伯原是答黄帝人有四经十二从等问，所言凡箴有五，五五二十五箴，是言五藏之箴气，应时鼓动于脉，五五相承，为二十五箴，与玉机真藏之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理名同类，夫脉法之阴箴，原不离乎经脉之阴箴，况下文所言，三箴在头三阴在手，得非明言经脉阴箴之璩据乎，若以脉有阴箴，为通篇之提纲，皆附会于脉，未免支离牵强，殊失先圣立言之旨矣，曷知阴箴别论，原从阴箴应象，阴箴离合，鱼贯而下，皆论经脉之阴箴，又为提纲中之挈领，可不体会其全，妄讥先辈乎。

旅泊蕲溪，偶检嘉言先生仲景脉法解，坐有同人谓石顽曰：夫脉之显着共闻者，尚且指下难明，况乎险奥幽微，人所共昧，如高章纲卑损之脉，既非恒有之象，何长沙博采古训，以眩耳目，喻子曲为释词，以夸博识乎，答曰：此古圣至微至显之的诀，不能晦藏于密，一时为之阐发，岂故为诡瑋以欺後世耶，其所谓纲者，诸邪有馀之纲领，损者，诸虚积渐之损伤，恐人难於领悟，乃以高章 卑四字，体贴营卫之盛衰，虽六者并举，而其所主，实在纲损二脉也，以其辞简义深，未由窥测，喻子独出内照，发明其义，惜乎但知高章为高章取象， 卑为 卑措辞，不知高张为纲脉之纪， 卑为损脉之基耳，盖高者，自尺内上溢於寸，指下涌涌，既浮且大，而按之不衰，以卫出下焦，行胃上口，至手太阴，故寸口盛满，因以高字名之，章者，自筋骨外显于关，应指逼逼，既动且滑，而按之益坚，以营出中焦，亦并胃口而上上焦，故寸关实满，因以章字目之，纲者，高章兼该之象，故为相搏，搏则邪正交攻，脉来数甚，直以纲字揭之，者，寸口微滑而按之软弱，举指瞢瞢，似数而仍力微，以卫气主表，表虚不能胜邪，故有似乎心中璩惕之状，因以 字喻之，卑者，诸脉皆不应指，常兼沈涩之形，而按之隐隐，似伏而且涩难，以营气

主，虚则籥气不振，故脉不显，有似妾妇之卑屑不能自主，故以卑字譬之，损者，卑交叁之谓，故为相搏，搏则邪正俱殆，脉转衰微，直以损字呼之，而损脉之下，复有迟缓沈三者，言阿阿徐缓，而按之沈实，为营卫俱和，阴籥相抱之象，不过借此以显高章等脉，大都高章纲 卑损之脉，皆从六残贼来，其浮滑之脉，气多上升而至于高，弦紧之脉邪必外盛而至於章，沈涩之脉，籥常内陷而至於卑，非阴寒脉沈，不传他经之比凡此六者，能为诸脉作病故谓残贼，纵邪气盛满而汗下克削太过皆能致虚，虚则脉来 按之力微逮所必至至於高章相搏，未有不数盛者，卑相搏，未有不弦劲者，所以沈伏之中，尺内时见弦细搏指，则为损脉来至，必难治也，详高之脉，往往见於寸口章脉每多显於跌籥，卑脉恒於少阴见之然 卑之脉寸口跌籥未尝不有也，高章之脉，尺内少阴，从未一见耳，观後寸口跌籥少阴诸条，皆言高章 卑之病其阴籥死生之大端，端不出大浮数动滑为籥，沈涩弱弦微为阴之总纲，以其非专言伤寒脉法，故长沙另辑平脉法篇隶诸辨脉法下，由是昔余诠释赞论，略未之及，兹因同人下问，不觉为之饶舌。

或问医以声色之辨为神圣妙用而审切反居其次，何也答曰：夫色者神之华，声者气之发，神气为生籥之徵验，在诊之际不待问而阴籥虚实之机，先见於耳目间矣，予於伤寒绪论，言之颇详，姑以大略陈之色贵明润不欲沈夭，凡暴感客邪之色，不妨昏浊壅滞病久气虚宜瘦削清羸若病邪方锐，而清白少神虚盖久困，而妩媚鲜泽，咸非正色，五色之中青黑黯惨，无论病之新久总属籥气不振，惟黄色见於面目，而不至索泽者皆为向愈之候，若眼胞上下如 俊 H 痰也，眼黑颊赤者，热痰也，眼黑而行步艰难呻吟者，痰饮入骨也眼黑而面带土色，四肢痿，屈伸不便者风痰也，病人见黄色光泽者，为有胃气不死，乾黄者为津液之槁，多凶目睛黄者，非瘵即 壅 j 颊为病进，平人黑气起於口鼻耳目者危，若赤色见於紫颧黑气出於神庭，乃大气入於心肾，暴亡之兆也至於声者，虽出肺胃实发丹田其轻清重浊，虽由基始，要以不不琿平时为吉，如病剧而声音清朗如常者，形病气不病也，始病即气壅声浊者，邪干清道也病未久而语声不续者，其中气本虚也，脉之呻者，病也，言迟者，风也，多言者，火之用事也，声如从室中言者，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正气之夺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儻 神明之乱也，出言懒怯先重後轻者，内伤元气也，出言壮厉，先轻後重者，外感客邪也，攒眉呻吟者，头痛也，噫气以手抚心者，中 痛也，呻吟不能转身，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摇头以手扞腮者，齿颊痛也，呻吟不

能行步者，腰脚痛也诊时吁气者，郁结也，摇头言者，痛也，形盖声哑者，劳瘵，咽中有肺花疮也，暴哑者，风痰伏火，或怒喊哀号所致也，语言蹇蹇者，风痰也诊时独言独语，不知首尾者，思虑伤神也，伤寒坏病，声哑唇口有疮者，狐惑也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痰火也声色之诊最繁无庸琐述以混耳目。

门人问曰：尝闻肥人之脉宜沈，肾肝之脉宜沈，冬月之脉宜沈，於此有人，年盛体丰，冬时腰痛不能转侧，怯然少气，足膝常逆，症脉皆寒与肾气丸不应，转增寒热喘满，何也，答曰：不在症治也，夫肥人之脉沈者，湿伤血脉也，腰痛不能转侧者，湿滞经络也，怯然少气者，湿干肺胃也，足膝常逆者，湿遏箴气，不能旁腧四支也，法当损气以助流动之势，则痛者止而逆者温反与滋腻养营之药，则痰湿愈壅，经络不能条畅，而寒热喘满，势所必至也，昔有朔客，初至絳会，相邀诊视时当夏月裸坐盘疔，倍於常人而形伟气壮，热汗淋漓于头顶间诊时不言所以，切其六部沈实，不似有病之脉，惟紮寸略显微数之象，但切其左则以右掌抵额，切其右则易左掌抵额，知为肥盛多湿，夏暑久在舟中，时火鼓激其痰於上而为眩晕也，询之果然因与导痰清湿而安，设不察所苦，但以脉沈，求其病之所属，失之远矣，医之手眼可不临机活泼乎。

逆顺

诊切之要，逆顺为宝，若逆顺不明，阴箴虚实死生不别也，故南箴先师，首言伤寒阴病见箴脉者生，箴病见阴脉者死，即此一语，可以推卒病之顺逆，亦可广诸病之死生，一着先机至微至显奈何先辈专守王氏之绳墨，不替至圣之璇玑，以至脉学之言，愈阐愈昧，求脉之道，愈趋愈蹶良由不解活法推源之故，因是汇辑逆顺诸例，庶学者披卷晓然虽以死生并列，而逆症尤不可忽如伤寒未得汗，脉浮大为箴，易已，沈小为阴，难已伤寒已得汗，脉沈小安静为顺，浮大躁疾者，逆然多有发热头痛，而足冷箴缩尺中迟弱，可用建中和之者，亦有得汗不解，脉浮而大，心下反鞭合用承气攻之者，更有阴尽复箴，厥愈足温，而脉续浮者，苟非深入南箴之室，恶能及此，畚夫温病热病，热邪亢盛虽同，绝无浮紧之脉观内经所云，热病已得汗，而脉尚盛躁，此阴脉之璫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箴脉之璫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他如温病穰穰大热，脉数盛者生，细小者死，热病汗下後脉不衰，反躁疾，名阴箴交者死，历叁温热诸病，总以数盛有力为顺，细小无力为逆，得汗後脉不衰，反盛躁，尤逆也，至於时行疫疠，天行大头，咸以脉数盛滑

利为顺，沈细虚涩为逆，然湿土之邪内伏，每多左手弦小，右手数盛者，总以辛凉内夺为顺，辛热外散为逆，当知温热时疫，皆热邪内蕴而发，若与表散，如炉冶得鼓铸之力耳，然疫疠虽多，人迎不振，设加之以下利足冷，又未可轻许以治也，故昔人有阴箴俱紧，头痛身热而下利足冷者死，谓其下虚也，至若温毒发斑，y发狂等症，总以脉便秘为可治，脉虚便滑者难治，若斑色紫黑如果实腐，虽便秘能食，便通即随之而逝矣，其狂妄躁渴，昏不知人，下后加瘵逆者，此箴去入阴，终不可救，卒中风口噤，脉缓弱为顺急实大数者逆，中风不仁，痿不遂，脉虚濡缓为顺，坚急疾者逆，中风遗尿盗汗，脉缓弱为顺，数盛者逆，中风便溺阻涩，脉滑实为顺虚涩者逆，中寒卒倒，脉沈伏为顺虚大者逆，中暑自汗喘乏，腹满遗尿，脉虚弱为顺，躁疾者逆，风暑卒倒，脉微弱为顺，散大者逆，大抵卒中天地之气，无论中风中寒中暑中，总以细小流连为顺，数坚大为逆，散大艰涩，尤非所宜，不独六淫为然，即气厥痰厥，食痰厥，不外乎此，盖卒中暴厥，皆真箴素亏，故脉皆宜小弱，不宜数盛，中恶腹满则宜紧细微滑不宜虚大急数，中百药毒，则宜浮大数疾，不宜微细，虚涩，详中风中暑，一切暴中，俱有喘乏遗尿，如中风中寒，则为肾气之绝，中暑中，则为热伤气化痰食等厥，又为气道壅遏所致，死生逆顺悬殊，可不辨而混治乎，凡内伤劳倦，气口虚大者为气虚，弦细或涩者为血虚，若躁疾坚搏，大汗出，发热不止者，死以虚不宜复见表气开泄也，内伤饮食，脉来滑盛有力者，为宿食停胃，涩伏模糊者，为寒冷伤脾，非温消不能克应，霍乱脉伏为冷食停滞，胃气不行，不可便断为逆，搏大者逆，既吐且利，不宜复见实大也，霍乱止而脉代，为元气暴虚，不能接续，不可便断为逆，厥冷迟微者逆，箴气本虚，加以暴脱，非温补不能救疗，噎膈呕吐，脉浮滑大便润者顺，痰气阻逆，胃气未艾也，弦数紧涩，涎如鸡清，大便燥结者逆，气血枯竭，痰火菀结也，腹胀，关部浮大有力为顺，虚小无神者逆，水肿，脉浮大弱为顺，涩细虚小者逆，又沈细滑利者，虽危可治，虚小散涩者不治，鼓胀，滑流利为顺，虚微短涩者逆，肿胀之脉，虽有浮沈之不同，总以滑为顺，短涩为逆，嗽，浮和滑者易已，沈细数坚者难已，久嗽缓弱为顺，弦急实大者逆，劳嗽骨蒸，虚小缓弱为顺，坚大涩数者逆，弦细数疾者尤逆，上气喘，脉虚盛盛，伏匿为顺，坚强搏指者逆，加泻尤甚，上气喘息低昂，脉浮滑，手足温为顺，脉短涩，四支寒者逆，上气脉数者，死谓其形损故

也，历陈上气喘 诸例，皆以 弱缓滑为顺，涩数坚大者逆，盖缓滑为胃气尚存，坚涩则胃气告匮之脉也，肺痿，脉虚数为顺，短涩者逆，数大者，亦不易治，肺痈初起，微数为顺洪大者逆，已溃缓滑为顺，短涩者逆，气病而见短涩之脉，气血交败，安可望其生乎，吐血 衄血，衄而小弱为顺，弦急 大者逆，汗出若 沈滑细小为顺，大坚疾者逆，吐血，沈小为顺，坚强者逆，吐血而逆上气，衄 为顺，细数者逆，弦劲者亦为不治，阴血既亡，籥无所附，故脉来衄，若细数则阴虚火炎，加以身热不得卧，不久必死，弦劲为胃气之竭，亦无生理，畜血脉弦大可攻为顺，沈涩者逆，从高跌仆，内有血积，腹胀满，脉坚强可攻为顺，小弱者逆，金疮出血太多，虚微细小为顺，数盛急实者逆，破伤，发热头痛，浮大滑为顺，沈小涩者逆，肠 下白沫，脉沈则生，脉浮则死，肠 下脓血，沈小留利者生，数疾坚大身热者死，久利沈细和滑为顺，浮大弦急者逆，虽沈细小弱，按之无神者不治，肠下利，内经虽言脉浮身热者死，然初病而兼表邪，常有发热脉浮，可用建中而愈者，非利久虚籥发露，反见脉浮身热口噤不食之比，泄泻脉微小为顺，急疾大数者逆，肠 泄泻，为肠胃受病，不当复见疾大数坚之脉也，小便淋 脉滑疾者易已，涩小者难已，消瘴脉 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消渴脉数大滑为顺，细小浮短者逆，又沈小滑为顺，实大坚者逆，头痛目痛，卒视无所见者死，清籥失守，邪火僭逆於上也，其脉浮滑，为风痰上盛可治，短涩，为血虚火逆不治心，心腹痛，痛不息，脉沈细迟小为顺，弦长坚 者逆，症瘕脉沈 者可治，虚弱者死，疝瘕脉弦者生，虚疾者死，心腹积聚，脉实强和滑为顺，虚弱沈涩者逆，癩疾脉搏大滑，久自己小坚急死不治，又癩疾脉虚滑为顺，涩小者逆，狂疾脉大实为顺，沈涩者逆，痿 脉虚涩为顺，紧急者逆，清籥阴肛，虚小为顺，紧急者逆，痈疽初起，脉微数缓滑为顺，沈涩坚劲者逆，未溃洪大为顺，虚涩者逆，溃後虚迟为顺，数实者逆，肠痈 滑微数为顺，沈细虚涩者逆，病疮，脉弦强小急，腰脊强，疔 皆不可治，溃後被风，多此疮病，脉浮弦为籥，沈紧为阴，若牢细坚劲搏指者，不治，妊娠脉宜和滑流利，忌虚涩不调，临月脉宜滑数离经，忌虚迟小弱，牢革尤非所宜，新产脉宜缓弱，忌弦紧，带下，脉宜小弱，忌急疾，崩漏，脉宜微弱，忌 大，乳子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凡崩漏胎产久病，脉以迟小缓滑为顺，急疾大数者逆，以上诸例，或采经论，或摭名言，咸以病脉相符为顺，病脉相反为逆，举此为

例，馀可类推，颖悟之士，自能闻一知十，无烦余之屑屑也。

瘕脉

瘕脉者，乖戾不和，索然无气，不与寻常诸脉相类，内经大奇论，贯列诸脉，摹写最微，苟非逐一稽研，焉能心领神会，如心脉满大，蓀筋挛，肝脉小急，蓀筋挛，二条见症皆同，而脉象迥瘕，受病各别，其同病瘕治等法，良有见乎此也，若肝脉蚤暴，有所蚤骇，脉不至，若，皆蚤气失常，所以肝脉驰骤，气平自己，毋治也，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言诸经之脉，皆有小急，但以按之不鼓者为瘕，若纵之鼓指，又为火伏之象，非瘕也，肾肝并，沈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蚤，并者，六位皆然，非见一二部也，水脉当沈，以风势鼓激则浮，浮则重按不乏力，虚则按之即空，以水气内蓄，不当并见虚脉故死，并小弦欲蚤者，以少籥生气，为阴邪所埋，故惕惕如蚤，而非蚤也，肾脉大急沈，肝脉大急沈，皆为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沈搏为肺疝，疝脉无不弦急者，观下文三籥急为瘕，三阴急为疝，则疝瘕之阴籥辨治，可燎然矣，二阴急为蓀厥，厥属肾而蓀属心包也，二籥急为蚤，闻水声则惕然而蚤也，脾脉外鼓，沈为肠，久自己肝脉小缓，为肠，易治，肾脉小搏沈，为肠，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沈，涩为肠，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肠之脉，总以缓小为易治，坚搏为难治，外鼓沈者，言虽浮大而根气不乏力也，小搏沈者，阴邪内注而脉显阴象，不当复见虚籥外扰也，心肝二藏，水火同气，故同病者易治，脾肾同病，为土崩水竭，故死不治，胃脉沈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高，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言胃脉重按则涩，浮取则大，阴血受伤，而籥气失守也，心脉小坚急，阴邪胜而上侮君主也，胃气既伤，血脉又病，故心下痞高，而半体偏枯也，偏枯以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为逆，然虽逆而非不治也，如不舌转，非藏受病见症虽逆，治亦易起，若不能言，肾气内亏，症虽不逆，治亦难痊，若年不满二十，气血方盛之时，而见偏枯之疾，此根气乏夭，不出三年必死也，脉至而搏，血乘满脉来悬 B 为常脉，血乘而脉来搏指，虚籥外脱，阴血内亡，安得不死，脉来悬 B，言浮而中空之状，隐然言外，脉至如喘，名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言暴逆气浮，故脉喘喘乏力，肾气不能下守可知，脉至如数，使人暴，三四日自己，言暴气乱，故脉至如数，而未常数，故不

须治，脉至浮合，浮合如数，言一息十至以上，如浮波之合，後至凌前，虚疾而动无常候，是经气予不足也，脉至如丸泥，言指下动滑如循薏苡子，是胃精予不足也，脉至如横格言坚强如横木之拒於指下，是胆气予不足也，脉至如火薪然，言浮数而散，瞥瞥如羹上肥，是心精之予夺也，脉至如散叶，言飘忽无根，是肝气予虚也，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言如省问之客，乍见欲言而迟疑不吐，故以脉塞而鼓四字体贴之，是肾气予不足也，脉至如弦缕，言弦急而强，如转索之状，是胞精予不足也，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言指下艰涩不前，重按则不由正道而出，或前大後细，与绵绵如泻漆之绝互发，脉至如涌泉，言寸口洪盛，如泉出穴之涌，而按之散漫，浮鼓肌中，太籛气予不足也，脉至如颓土之状，言涩大模糊，如雨中颓土，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重按即无，故以〔U垂之肉喻之，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藏菹热，寒热独并於肾也，脉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是大肠气予不足也，脉至如华者，言如花之虚浮，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如上诸脉，古圣目之大奇，洵非寻常可拟，余尝反覆互参，始得其旨，前九条，咸以脉症理同，究其病之所属，如脾脉外鼓沈，及胃脉沈鼓涩，胃外鼓大之脉皆彷彿，而为病迥殊，後十四条，又以指下乖理，辨诸经之气予不足，而悉予之短期，近世但知弹石解索，雀啄屋漏，鱼翔虾游，谓之六绝，若浮合等脉，真藏七诊，茫然不知何义，而漫治取谤者有之，多有病本滨危，药之不应，而显绝脉绝症，如病人身热脉大，服药後，忽然微细欲绝，厥冷下利，癩逆不止者死，脉转躁疾亦死，病人厥逆下利，脉微欲绝，服药後，脉暴出者死，与厥逆下利，本不能食，今骤能食，为除中者死同义，又脉来忽沈忽浮，乍僮数，来去无次，皆不可治，经谓不大不小，病犹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也，真藏者，独弦独傑謹独毛独石独代，而指下坚强，绝无和缓之象，藏气病气，打成一片，故曰真藏，见之必死，七诊者，独小独大，独疾独迟，诸部皆然，非一部紮部见病脉也，独热者，尺炬然热，独寒者，尺肤寒是也，独陷下者，诸部皆陷伏不应也，真藏悉为死候，七诊犹为病脉，其所重全在胃气，胃主肌肉，故言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胃为五藏之本也，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前篇汇次逆顺，此篇专辑理脉，欲人贯彻其旨，庶无轻诺许治之

失。

妇人

问妇人脉法，与男子何异，答曰：女子二七天癸通，月事以时下，故其所重全在冲任，冲任为精血之海，其脉常随肝肾而行，故以左尺为命门，阴籀应象论云：阴籀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籀之道路也，盖天道左旋而主籀气，地道右转而主阴血，阴常从籀，为籀之守，故左尺反有命门之号，然阴禀多暴，脉多随气上章，阴性多郁，脉亦随气内，古人虽有女子右脉常盛，及女脉在关下之说，要非定论，其病惟经候胎产，异於男子，他无所殊也，若肾脉微涩，或左手关後尺内脉浮，或肝脉沈而急，或尺脉滑而断绝不匀，皆经秘不调之候，如体弱之妇脉常微弱，但尺内按之不绝，便是有子，月断呕逆不食，六脉不病，亦为有子，所以然者，体弱而脉难显也，脉经曰：妇人脉三部浮沈正等，按之不绝，无他病而不月者，妊子也，尺数而旺者亦然，经曰：何以知怀子之且生，身有病而无邪脉也，又云：阴搏籀别，谓之有子，言尺内阴脉搏指，与寸口籀脉迥别，其中有籀象也，阴籀相 鞞，故能有子，阴虚籀搏谓之崩，言尺内虚大弦数，皆内崩而血下，若消瘦喘息，月事不来者，二籀之病发心脾也，妇人不月，脉来滑疾，重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和滑而代者，此二月余之胎息也，重手按之，滑疾而不散者，五月也，妊娠四月，欲知男女法古人悉以左尺滑大为男，右尺滑大为女，紫尺俱滑大为双胎，然往往有左寸动滑为男者，以经行血泻，阴常不满，故尺常不足，不可执於尺内滑大，方为胎脉之例，经云：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寸为籀位，故见动滑，则为血充而显籀象，左 蛞蛄右应鸾凤之兆，可预卜而无疑也，凡妇人经水三月不来，诊其脉紫寸浮大，紫关滑利，紫尺滑实而带数，此胎脉也，若有形而不动，或当脐下翕翕微动如抱瓮之状，按之冰冷，又紫尺乍大乍小，乍有乍无，或浮或沈，或动或止，早暮不同者，乃鬼胎也，须连视二三日乃见，宜补气活血，温养脾胃，则水行经自通矣，若脉来疾如风雨乱点，忽然而去，久之复来如初者，是夜叉胎也，亦有左关之脉，指下见紫璣，而产夜叉者，总与平常之脉不类也，妊娠脉弱，防其胎堕，以气血无养也，急宜补养，若弦急亦堕，是火盛也，妇有孕脉沈细弦急，憎寒壮热，唇口俱青黑，是胎气损也，当问胎动否，若不动，反觉上抢心闷绝，按之冰冷者，当作死胎治之，妇人经断有躯，其脉弦者，後必大下，不成胎也，然有因病脉弦，又当保胎为务，气旺

则弦自退矣，妇人尺脉微迟为居经，月事三月一下血气不足故也，妇人尺脉微弱而涩，少腹恶寒，年少得之为无子，年大得之为绝孕，若因病而脉涩者，孕多难保，凡妊娠外感风邪，脉宜缓滑流利，最忌虚涩躁急，虚涩则不固，躁急则热盛伤胎，多难治也，胎前下利，脉宜滑小，不宜洪数，洪数则防其胎堕，堕後七日多凶，治疗之法，攻积必死，兜涩亦死，急宜伏龙肝汤，煎温养脾胃药，多有生者，凡妊娠之脉，宜大有力，忌沈细弦急虚涩，半产漏下，宜细小流连，忌急断绝不匀，临产宜滑数离经，忌虚迟弦细短涩，产後宜沈小微弱，忌急洪数不调，新产伤阴，出血不止，尺脉不能上关者死，新产中风热病，脉宜浮弱和缓，忌小急悬绝，崩漏不止，脉宜细细小瓢迟，忌虚涩数，凡诊妇人室女伤寒热病，须问经事若何，产後须问恶露多少，及少腹中是否有结块，此大法也。

婴儿

问婴儿三岁以下，看虎口三关纹色，其义云何，答曰：婴儿气血未盛，经脉未充无以辨其脉象，故以食指络脉形色之彰於外者察之，其络即三部之所发，其色以紫为风热，红为伤寒，青为蚤恐，白为疳积，惟黄色隐隐，或淡红隐隐为常候，至见黑色危矣，若虎口三关多乱纹为内钓，腹痛气不和，脉乱身热不食，食即吐而上唇有珠状者，为变蒸也，其间纹色，在风关为轻，气关为重，命关尤重也，此言次指上三关近虎口一节为风关，中节为气关，爪甲上节为命关，然纹直而细者，为虚寒，少气，多难愈，粗而色显者，为邪干正气，多易治，纹中有断续如流珠形者为有宿食，其纹自外向者为风寒，自内向外者为食积也，岐伯曰：腠络之色应其经，筋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也，至三岁以上，乃以一指按三关，此言寸关尺三部也，其脉常以六至为则，添则为热，絀则为寒，浮弦为乳疝，弦紧为风疝，虚涩为慢，沈弦为腹痛，弦为气不和，牢实为便秘，沈细为冷乳不消，沈滑为宿食不化，或小或涩，或沈或细，皆为宿食停滞，浮大为伤风，伏结为物聚，弦细为疳劳，沈数为骨蒸有热也，婴儿病赤瓣疔泄，脉小手足寒难已，脉小手足温，泄易已，小儿见其腮赤目赤，呵欠烦闷，乍凉乍热，或四末独冷，鼓栗恶寒，面赤气涌，涕泪交至，及耳後有红丝纹缕，脉来数盛者，皆是痘疹之候，汤药之所当忌者最多，慎勿漫投以贻其咎也。

本经逢原小引

医之有本经也，犹匠氏之有绳墨也，有绳墨而後有规榘而後能变通，变通生乎智巧，又必本诸绳墨也，原夫炎帝本经，绳墨之创始也，大观证类，规榘之成则也，濒湖纲目，盛则中之集大成，未能譬乎变通也，譬诸大匠能与人规榘，不能与人智巧，能以智巧与人，譬乎变通之道者，黄帝璣素之文也，能以炎黄之道，随机应用不为绳墨所拘者，汉长沙一人而已，长沙以天纵之能，一脉相承，炎黄之道信手皆绳墨，也未闻炎黄而外，别有绳墨也，尝思医林学术，非不代有名人，求其端本澄源，宗乎本经主治者，玉函金匱而外，未之闻也，长沙已往唐逸士千金方，独得其髓，其立方之峻，有过於长沙者，後世未由宗之，以故集本草者，咸以上古逆顺反激之用概置不录专事坦夷以适时宜，其间锁锁固无足论，即濒湖之博洽古今者，尚尔舍本逐末，仅以本经主治冠列诸首以为存羊之意，惟仲 繆子开凿经义迥出诸方，而於委宛难明处，则旁引别录等说，疏作经言，朱紫之混，能无戾乎，昔三馀乔子有本经注疏一册，三十五年前，於念莪先生斋头，曾一寓目，惜乎未经刊布，不可复观，因不自揣，聊陈鄙见，略疏本经之大义，并系诸家治法，庶使学人左右逢原，不逾炎黄绳墨，足以为上工也，上工十全六，不能尽起向骨而生之，吾愿天下医师，慎勿妄恃已长，以希苟得之利，天下苍生，璣遵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之戒，跳出时师圈绩，何绳墨之可限哉。

康熙乙亥春王石顽张璐书於雋永堂时年七十有九

本经逢原目录

卷一

水部

诸水

火部

诸火

土部

诸土

金部

金，赤铜，铜青，自然铜，古文钱，铅，铅粉，铅丹，蜜陀僧，锡，铁落，砂，铁精，铁锈

石部

玉，云母，白石英，紫石英，丹砂，银朱，水银，轻粉，璣砂，雄黄，雌黄，石膏（粗理黄石），滑石，石脂，炉甘石，无名璋，石锤乳（附孔公琪），石灰，浮石，觶起石，慈石，代赭石，禹馀粮，

空青,曾青,绿青,扁青,石胆,石,砒石,谿石,花蕊石,河沙,石燕,石蟹,蛇黄(附蛇含石),霹雳

卤石部

食盐,戎盐(即青盐),卤矾,凝水石,玄精石,朴硝,玄明粉,风化硝,硝石,砂,蓬硝,石硫黄,矾石,绿矾

山草部

甘草,黄,人参,沙参,桔梗,黄精,芎藭,知母,肉苁蓉,天麻,白术,苍术,狗脊,贯藎,巴戟天,远志,淫羊藿,仙茅,玄参,地榆,丹参,紫参,紫草,白头翁,白及,三七,黄连,胡黄连,黄芩,秦艽,柴胡,银柴胡,前胡,防风,独活,羌活,升麻,苦参,白藓皮,延胡索,贝母,山慈姑,白茅根,草龙胆,细辛,杜衡,白微,白前

卷二

芳草部

当归,芎,抚芎,蛇床,蒿本,白芷,白芍药,赤芍药,牡丹皮,木香,甘松香,山柰,高良姜,草豆蔻,草果,白豆蔻,缩砂蜜,益智子,荜,叶,肉豆蔻,补骨脂,姜黄,郁金,蓬莪,荆三棱,香附,茉莉,排草,申香,薰香,兰香,泽兰,马兰,香薷,爵床,荆芥,紫苏,苏子,水苏,薄荷

隰草部

菊,艾,茵陈蒿,青蒿,甚藟,微衔,夏枯草,藜寄奴,旋覆花,青葱子,红蓝花,脂,大蓟小蓟,续断,漏芦,根黄勔,絳胡芦巴,恶实,苍耳,天名精,鹤虱,缝,芦根,甘蕉,裘荷,麻黄,木贼,石龙刍,灯心,生地黄,乾地黄,熟地黄,牛膝,紫菀,麦门冬,萱草,淡竹叶,冬葵子,蜀葵花,秋葵子,龙葵,酸浆,败酱草,旁蓿花,鼠曲草,决明子,地肤子,瞿麦,王不留行,葶苈,车前子,马鞭草,光明草,鳢肠草,连翘,陆英,蓝实(大青小青),青黛,蓼子,蓄,白用藜,沙苑用藜,谷精草,海金沙,地椒,半边莲,地丁,见肿消

毒草部

大黄,商陆,狼毒,狼牙,防葵,痲茹,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蓖子,蓖麻子,常山,蜀漆,藜芦,附子,川乌,天雄,侧子,草乌,射罔,白附子,天南星,半夏,蚤休,鬼臼,射干,玉簪根,凤仙子,曼陀罗花,羊躑躅,芫花,莨菪,莽草,茵芋, k

蔓草部

兔丝子,五味子,覆盆子,使君子,木蒺藜,马兜铃,青木香,预

知子,牵牛,紫甥,施花,蔷薇(营实),月季花,塘菱实,塘菱根,土瓜根,葛根,天门冬,百部,何首乌, ,土茯苓,白敛,山豆根,黄药子,白药子,威璣仙,茜草,防已,木通,通草, 獭木莲,紫葛, 草,忍冬,清风藤,藤黄

水草部

泽泻,羊蹄根,石菖蒲,蒲黄,苦草,水萍,莼,海藻,昆布

石草部

石斛,骨碎补,石苇,景天,石胡甜,地锦

苔草部

陟厘,石喚鷄卷柏,马勃,倒挂草,苔

卷三

谷部

诸米,诸麦,诸豆,胡麻,亚麻,麻子仁,薏苡仁,粟,阿芙蓉,蒸饼,神曲(酒曲红曲),饴糖,醋,酒

菜部

韭,薤,劳葱蒜, 薑,白芥子,芜青,莱菔,生姜,乾姜,胡甜,香,靳菜,菠菜,靛菜,同蒿,芥子,苋子,马齿苋, 踞蒲公英,落葵,笋菜,蕨,黄独,薯蕷,百合,茄,苦瓠,冬瓜子,越瓜,胡瓜,南瓜,丝瓜,苦瓜,紫菜,石花菜,木耳,桑耳,香蕈(麻姑鸡儂),土蕈

果部

李根白皮,杏仁,梅,桃仁,栗,枣,梨,木瓜,山 ,柰,林檎,柿蒂,安石榴,橘皮,青皮,橘核,橘叶,柑,橙,柚,柑椽,金橘,枇杷(叶),杨梅,樱桃,银杏,胡桃,长生果,琐琐卜萄,橡实,槲皮,窝枝,龙眼,橄榄,榧子,松子,槟榔,大腹子,大腹皮,马槟榔,无花果,枳

水果部

西瓜,瓜子仁,甜瓜蒂,甜瓜子,葡萄,甘蔗,沙糖,石蜜,莲藕,莲实,石莲子,莲须,莲房,荷叶,瓠实,罍实,乌芋,慈姑

味部
蜀椒,秦椒,椒目,猪椒根,胡椒,毕澄茄, 綠茱萸,食茱萸,茗

香木部

柏子仁,柏叶(节油),松脂,松节,杉,肉桂,桂心,牡桂,筒桂,桂枝,辛黄,沈香(蜜香),丁香(丁皮),旃檀,紫檀,降真香,乌药,茴香,枫香脂,薰陆香,没药,麒麟竭,安息香,苏合香,龙

脑香,樟脑,阿魏,芦荟

乔木部

黄檗(小檗),厚朴,杜仲,椿樗根皮,乾漆,梓白皮,梧叶(皮),
桐实,海桐皮,川楝子,槐实,槐花,秦皮,合欢皮,皂荚,皂角
刺,肥皂荚,无患子,没石子,诃梨勒,柳华,桤柳,水杨,榆根
白皮,茺萸,苏方木,桦木皮,薤藁,乌菽根,巴豆,大枫子,相
思子

灌木部

桑根白皮,桑椹,桑叶,桑枝,E3根白皮,楮实,枳椇,枳实,
枸橘,栀子,酸枣仁,白棘,甬仁,山茱萸,金樱子,郁李仁,鼠
李子,女贞实,枸骨,卫矛,南烛,五加皮,枸杞,地骨皮,溲疏,
石南,牡荆,蔓荆子,紫荆皮,木槿花,芙蓉,山茶,蜜蒙,木棉,
柞木,黄杨,放杖木,接骨木

寓木部

茯苓,茯神,琥珀,猪苓,雷丸,桑寄生,松萝

苞木部

竹叶,竹茹,竹沥,剋,竹黄,震烧木

藏器部

锦,裤裆,裹脚布,凿柄,弓弩弦,败蒲扇(蒲席),漆器,灯盏
油,炊单布,败葱皮

卷四

虫部

蜂蜜,蜜笕,露蜂房, ,虫白笕,紫柳,五倍子,桑螵,雀瓮,
原蚕蛾,白僵蚕,蚕茧,蚕退,蚕沙,九香虫,雪蚕,蜻蛉,樗鸡,
芫青,满葛上亭长,地胆,蜘蛛,壁钱,蝎,水蛭,蛆,狗蝇,蛴
螬,桑蠹虫,桃蠹虫,竿蝉,蝉脱,笏螂,天牛,蝼蛄,萤火,衣
鱼,鼠妇,蜚蝻,蛄即俏^,蟾蜍,蟾酥,虾蛙,蝌蚪,蜈蚣,
蚯蚓,蜗牛

龙蛇部

龙骨,龙齿,龙角,蕨,鯪鲤甲,石龙子,守宫,蛤蚧,蛇蜕,蚺蛇
胆,白花蛇,乌蛇,蝮蛇

鱼部

鲤鱼,E4鱼,青鱼,连鱼,阔口鱼,E5鱼,白鱼,石首鱼(白8),
鳔襟,勒鱼,鲂鱼,嘉鱼,鲳鱼,鲫鱼,石斑鱼,残鱼,海粉,燕
窝,鲈鱼,鳊鱼,鳢鱼,鳙鱼,翩甲鱼,鲟鱼,倭瑄,黄颡鱼,江
鲚,河豚,江豚,比目鱼,鲛鱼,乌贼骨,鲍鱼,海马,虾

介部

龟版(胆汁尿), 玳瑁, 蔴 E6 甲, 蟹, 鲎, 牡蛎, 蚌, 真珠, 石决明, 文蛤, 蛤蜊, 蛭, 魁蛤蜊(即瓦楞子), 车螯, 贝子, 石蔴蟹淡菜, 海蠃(甲煎), 田蠃, 寄居虫, 郎君子

禽部

鹤顶, 鹤骨, , 鹑鹑, 鹅, 雁, 鸭, 凫, 鸡, 雉, 乌鸦, 鹞, 鹳, 鸱, 鸱, 鸱, 鸱, 雀卵, 伏翼, 五璣脂, 斑鸠, 伯劳, E7 鸽, 啄木鸟, 鸱, 鹰屎白, , 鸱, , 鸱休, 鸱

兽部

猪, 狗, 羊, 羊角, 牛, 马, 驴, 驼, 酪, 酥, 阿襟, 黄明襟, 牛黄, 狗宝, 狮油, 虎骨, 象皮, 犀角, 熊脂, 熊胆, 鹿羊角, 山羊血, 鹿茸, 鹿角襟, 鹿胎, 麋茸, 麋鹿肉, 麝香, 猫, 狸, 玳, 兔, 狐, 水獭肝, 山獭茎, 膈肭脐, 鼠, 刺 E8 皮

人部

发, 头垢, 乳汁, 爪甲, 人牙, 人中黄, 金汁, 乾粪灰, 溺, 溺白, , 秋石, 红铅, 天璣盖, 人胞, 胞衣水, 初生脐, 胎元

本经逢原卷一

水部

(诸水(古人服药, 必择水火, 故凡汤液, 多用新汲井华水, 取天真之气浮於水面也, 宜文火煎成, 候温暖缓服之, 金匱云: 凡煮药饮汁, 以解毒者, 虽云救急, 不可热饮, 诸毒病得热更甚, 宜冷饮之, 此言治热解毒, 及辛热药味, 当璣遵此例, 一切调补药, 即宜温饮, 苦寒 火药, 则宜热饮, 热因寒用之法也。仲景煎实脾药, 作甘澜水扬之万遍, 取其流利, 不助肾邪也。杓扬百遍, 名百劳水, 取其激扬, 以除陈积也成无己曰: 仲景治伤寒瘀热在 身黄,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煎用潦水, 取其味薄, 不助湿热也。以新汲水煎沸如麻, 名麻沸汤, 取其轻浮以散结热也。以水空煎候熟璣煮药, 名清浆水, 取其下趋不至上涌也。服涌吐药用水, 取其味浊, 引疾上窜, 以吐诸痰, 饮宿食, 酸苦涌泄为阴也。煎荡涤邪秽药, 用东流水, 本经云: 东流水为云母石所畏, 炼云母用之。煎利水药, 用急流水, 取性走也。煎水逆呕吐药, 用逆流水, 取其上涌痰涎也。煎籊盛阴衰目不得瞑药, 用千里流水, 取其性之疾泻也。煎中暑神昏药, 及食枫树菌笑不止, 用地浆水(急掘 阴地作坎置水搅澄者是也), 取救垂绝之阴也。煎中暑亡汗药, 及霍乱泄利不止, 用酸浆水(糯米酿成点乳饼者或水磨作内点真粉之酸水亦可), 取收欲脱之籊也。黄霉雨水, 洗疮疥,

蛛斑痕。白露雨水，洗肌面，蛛颜色。秋露质清，止疟除烦。腊雪气甌，助籐摄火，治天行时气瘟疫，解丹毒。雹水性暴，动风发癩。夏喊楣翼□发成疮。柏叶菖蒲上露，并能明目。韭叶上露，去白癩风。露霄花上露，能损人目，浸蓝水解毒杀虫，误吞水蛭，腹面黄者啜此水虫下即安。瓶中养花水，有毒籐人腊梅者尤甚。卤水咸苦大毒，凡1节~，及毒虫生子入肉者，涂之即化，但疮有血者，不可涂之六畜食一合，当时死人亦然。生熟汤入盐微咸，霍乱者饮一二升，吐尽痰食即愈。方诸水，大蚌水也向月取之，得至阴之精华故能明目，止渴除烦汤火疮敷之有效。上池水，竹篱头上水也长桑君饮扁鹊，能洞鉴藏府见垣一方人。东阿井水，煎乌驴皮襟治逆上之痰血。青州范公泉，造白丸子利膈化痰，二者皆济水之分流也。至若古冢废井，泽中停水山岩泉水有翳及诸水经宿面有五色者，皆有毒，非但不可服食煎药，即洗涤亦忌之。

火部

（诸火〔北方炊食，都用煤火以地属坎，足胜其气，且助命门真火，人食煤火，长气於阴，所以膂力强壮，南人食之多发喉毒，受其毒者，以汁解之然煤火处，置大缸水於旁，则毒从水解。南方炊食，都用薪火，人食薪火，长气於籐，气多轻浮不实，不似北方之禀气刚劲也。凡煎补药，文火缓煎泻药武火急煎，煎骨用桑柴火最良，抱朴子云：一切神仙药，不得桑柴不服，然不若煎收并用文火，则不伤药性。上古炊食，都用燧火是为籐火，今皆击石取火，则阴火也，用以炊食犹之可也，若点艾炷，尤非所宜灸艾宜取太籐真火，否则真麻油灯，艾茎点於炷上，则灸疮至愈不痛。神针火治寒湿 附骨阴疽，凡在筋骨隐痛者针之，火气直警病所。燔针即烧针，病在经筋所发诸，用之其效最捷，经云治在燔针 E9 刺，以知为度，以痛为愈。马矢 燥风 药，取其性缓，通行经络也。韦薪火炊泻籐药，取其轻扬，不损药力，二者皆内经法也。灯火 小儿诸蚤，及头风脑痛，风 缓急，以油能解风毒，火能通经络也。灯花治小儿邪热在心，夜啼不止，以二三颗灯心汤调，抹乳吮之。烛烬治疗肿，同胡麻针砂等分为末，和醋敷之，治九漏，与阴乾马齿苋等分为末，和腊猪脂敷之，取乌柏之余力，以化歹肉也。至於坐 方书不录惟朝鲜志见之，始自闽人吸以 瘴，向後北人藉以辟寒，今则遍行寰宇，岂知毒草之气，灼藏府，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近日目科内障丸中，间有用之获效者，取其辛温散冷积之翳也，不可与貉 P

吸，以火济火多发 r，不可以藤点吸，恐其有蛇虺之毒也，吸 妨慎不得饮火酒，能引火气 灼藏府也，又久受 r，而肺胃不清者，以砂糖汤解之，岸仁 疆 W，涂之不去，惟嚼西瓜仁揉之即净，其涤除痰垢之力可知，世以瓜子仁生痰，不亦谬乎。

土部

（诸土〔脾土喜燥恶湿，故取东壁太籐所照之土，引真火生发之气补土而胜湿，则吐泻自止，用以制药，皆为脾胃之引导耳，昔人以东壁土调水，治小儿嗜食泥土之病，取土入虫口，而 之下行也。道涂中热土，治夏月 死，取温以散热也，若沃以冷水，虚籐立铲死不救矣。白慕土，苦温无毒本经主女子寒热症瘕，月闭积聚，取土之间气，以 妇人间厕之积也，千金治妇人带下等疾者，以土能胜湿，而白则 E0 入气分也，惟邯郸者为胜。黄土，甘平无毒，乃中央正色，不占秽渍故色不黑，治泄利冷热赤白，腹内绞痛下血，解诸药毒闭口椒毒野蕈毒。蚯蚓泥，治小儿阴囊热肿，取寒能解毒也，热病 y 狂乱，无燥结可攻者，蚯蚓泥凉下调服。笏螂转丸土，治反胃吐利霍乱，汤淋绞汁饮之，醋调涂项上瘰疬。土蜂窝上细土，主头风肿毒及蜂蚕伤，醋和傅之。胡燕窝土，主风瘙瘾疹，及恶刺疮，浸淫疮，并水和傅之，小品治湿疡疥疮，外台治笏微尿疮，千金治瘰疬丹毒。鼠壤土，通肾气，解毒邪，取其搜风警窍也。蚁垤土，下胞衣死胎，炒热 心下自出。烧尸场上土，治好魇多梦置枕中，并涂关元及脐。螺蛳泥主反胃吐食，取螺蛳一斗，水浸取泥晒乾，每服一钱，火酒调服。犬屎泥，治妊娠伤寒涂腹保胎，并底泥，治妊娠热病，涂胸脐丹田护子，并治汤火烧疮。伏龙肝，乃蔑心赤土，本经云：味辛微温，主妇人崩中吐血，千金名釜月下土，言正对釜脐处也，然必日用炊饭者良，若煮羹者味咸，不堪入药，止 逆吐血，消响肿毒气，盖以失血过多，中气必损，故取微温调和血脉也，消响肿毒气者，辛散 坚也日华子主催生者，取温中而镇重下坠也，其胎漏不止，产後下利，并宜煮水澄清去滓代水煎药，取温土藏和营血也，千金方治中风口噤，狂不识人，并用搅水澄服，又久利不止，横生逆产，胞衣不下，皆醋调涂脐腹效，小儿重舌，和苦酒涂之，发背酒调厚敷，乾即易，平乃止，杖疮肿痛，香油调涂，灸疮肿痛，煮水热淋皆孙真人法也，外台治一切响肿，和蒜泥贴，乾再易之，百草霜烧百草之煤也，止血散瘀，上下诸血悉主之，又籐毒发斑，取温以解毒散火也，釜脐墨，治籐毒发狂，黑奴丸中用之，千金治卒中恶，卒心痛，舌卒肿大等患，又下死胎方，

用百草霜二钱，伏龙肝五钱，为细末酒调童便服二钱，少顷再服，三服即下，梁上尘，一名乌龙，尾始妊娠胎动，横生逆产及金疮鼻 疔肿恶疮，小儿赤丹，取其轻浮以散久积之气也，清烟墨灰，止吐 上行，或生藕汁，或莱菔汁，或鲜地黄自然汁磨服即止然须烧灰出火毒用之，但勿用乾地黄和水捣磨，柏叶汁甘蕉汁咸非所宜，往往止截後有瘀积之患，飞丝入目，及一切尘物入目，磨浓墨点之自出，或灯心蘸墨汁频卷之，砂锅取人久食者，研细水飞，治黄肿积块，酒服五钱，潞州者佳，孩儿茶，一名鸟礞泥，治背疮疔肿喉毒，阴乾为末，新水调敷，其痛立止，坑同蝉蛻全蝎未作饼，香油煎滚温服，以滓傅疔四围，其疔自出。

金部

（金〔生金辛平有毒，金箔无毒。发明，金能制水，故可疗 瘵风热肝胆之病，然须为箔，庶无重坠伤中之患，紫雪方用赤金叶子煎水，取制肝降痰逆也，若成块锭金及首饰之类，非特无味，且有油腻，良非所宜。银箔功用与金不殊，但入气分，不入血分，稍为不同，肘後方治喉肿，五石汤用之。

（赤铜〔苦平微毒。发明，贼风反折，以赤铜五 ，烧红内二斗酒中百遍服五合，日三服，以效为度，赤铜落，乃打铜落下之屑，与自然铜同类，故亦能接骨，约赤醋沃七次，同五倍等，则染须黑润，藏器曰：赤铜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细研酒灌，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後，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

（铜青〔酸苦平小毒。发明，铜青藉醋结成，能入肝胆二经，以醋蘸拈喉中，则吐风痰，为散疗喉痹牙疳，醋调揩腋下治胡臭，姜汁调点烂沿风眼，去疔杀虫，所治皆厥阴之病。

（自然铜〔辛平小毒，火约醋淬七次，置地七日出火毒，水飞用，铜非约不可入药，新约者火毒燥烈，慎勿用之。发明，自然铜出铜坑中，性禀坚刚散火止痛，功专接骨，骨接之後，即宜理气活血，庶无悍烈伤中，走散真气之患。

（古文钱〔辛平小毒。发明，古钱以生姜汁涂，刮青点目去障消瘀散赤肿，一点即愈，但初点热泪蔑面，然终无损，惟作疮者，与肝肾虚而内障生花者，不可用也，妇人逆产五淋者汁用之，便毒初起，与胡桃肉同嚼，食二三枚即消，便毒属肝，金伐木也。

（铅（一名黑锡）〔甘寒无毒，凡用取未经银冶新铅，熔净去滓，再熔成液，同硫黄约，如焰起以醋 之，候成黑灰，研之不黏滞为度，如约不透，服之令人头痛，以阴降太速，籛火无依故也。发明，铅禀北方癸水之性，阴璫之精，内通於肾，故局方黑 丹，

宣明补真丹皆用之，得汞交感，即能治一切阴痿混淆，上盛下虚气升不降，噎膈反胃，呕吐眩晕诸疾，又槌成薄片，置烧酒中半月许，结成白霜，取其酒徐徐饮之，降阴火最捷，但性带阴毒，恐伤心肾，不可多服，铅性入肉，故女子以之耳，孔即自穿。

（铅粉（一名胡粉）〔辛寒无毒。本经治伏尸毒螫，杀三虫。发明，韶粉与黄丹同类，内有豆粉蛤粉，而无硝盐，但入气分，功专止痛生肌，亦可入膏药代黄丹用，本经治伏尸毒螫杀三虫者，取铅性之重，以镇摄其邪，金匱甘草粉蜜汤，治病吐涎心痛，专取胡粉杀虫，甘草安胃，蜜以诱虫口也，陶景云：尸虫弭良。

（铅丹（一名黄丹）〔辛微寒无毒。本经治吐逆胃反，痿癩疾，除热下气。发明，铅丹体重性沈，味兼盐矾而走血分，能坠痰止虐，本经言止吐逆胃反治痿癩疾，除热下气，取其性重以镇逆满也，仲景柴胡龙骨牡蛎汤用之，取其入胆以痰积也，但内无积滞误服，不能无伤胃夺食之患，傅疮长肉坠痰杀虫，皆铅之本性耳，目暴赤痛，铅丹蜜调贴太髻穴立效。

（蜜陀僧〔咸辛平小毒。发明，此感铅银硝石之气而成，其性重坠，直入下焦，故能坠痰截虐，疗疮肿，治气入心包络，不能言语者用蜜陀僧末一匕，茶清调服即愈，则气乱，取重以去怯而平肝也，但入口则漾漾欲吐，以阴毒之性，能伤胃气也，圣惠方鼻蓬赤疱，蜜陀僧细研，人乳调，夜则涂之，丹方治背疮初起，以醋约七次，桐油调围患处即消，同枯矾治汗癩体气，合五倍子染髭须，同鹰屎白灭癩痕，水磨服解砒霜硫黄毒。

（锡〔辛寒微毒。发明，锡为砒母，故新造锡器，不可盛酒越宿，制瓶藏药，须旧锡杂铅乃佳，昔人过饮烧酒，昏迷欲绝，或令以锡器贮沸汤，盖取气水饮之即苏，此与炊单布治汤气灼无瘳，同气相感之力也。

（铁落〔辛寒有毒，即烧铁赤沸砧上燥下之屑也，铁铤内约赤，醋沃七次用。本经主风热恶疮，疡疽痂疥，气在皮肤中。发明，素问云：有病怒狂者，治以生铁落为饮，渍汁煎药，取其性沈，下气最疾，不可过服，过服令人凛凛恶寒，以其专削膻气也，本经主风热恶疮等疾，皆肝心火热所致，辛寒能除二经之热也，苏恭以之炒热投酒中，疗贼风痲病，借酒以行皮肤中气也。

（铁砂〔酸辛无毒，作铁家磨细末也。发明，针砂寒降，善治湿热，脾劳黄病，於铁铤内约通红，醋沃置阴处，待半月结块生黄，化尽铁性用，为消脾胃坚积黄肿之专药，丹溪温中丸用之，又以制过铁砂一掬，入乾漆灰半钱，香附三钱，合平胃散五钱，

蒸饼为丸，汤酒任下，治疗与温中丸不殊。

（铁精〔平微温小毒。本经明目化铜。发明，铁之积华也，出 蔑中，紫色轻如尘者佳，取至阴沉重之性，得纯籛火炼，而轻浮上升，故可以疗 悸，定风籛，破胃 积血作痛，本经主明目，取其镇摄虚火之义，以其得火气之多也，但胃气寒寒人服之，往往有夺食发瘵之虞，以纯阴镇摄太过，而伤犯籛和之气也。

（铁绣（一名铁衣）〔辛寒无毒。发明，陶华云铁绣水和药服，性沉重最能坠热开结，又能平肝消肿，治恶疮疥癣，和涂之，妇人产後阴挺不数，和貉 耆均笱微蜈蚣咬，和蒜涂之。

石部

（玉〔平淡无毒。发明，玉灭瘢痕，日日磨擦，久则自退，研细水飞，去目翳，珊瑚玛瑙宝石玻璃水晶，为屑水飞，皆能磨翳，不独玉屑为然也。

（云母〔甘平无毒，凡用选白莹者，擘薄片取雨水或流水渍去砂土，更以秋露渍数十日，同露煮七日夜，磨令璿细，拈指无复光明者，乃可用之，或同盐入重布袋 之，沃令盐味尽，悬当风处，自然成粉，6 景曰：炼之用矾钊柔烂，忌羊血者，以其能解诸药之性也，与胡蒜尤为切禁，犯之必腹满作泻，黑者有毒伤人，本经主身皮死肌，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除邪气，安五藏，益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发明，云母生泰山山谷，色白者良，本经言云母甘平，详其性升，亦应有甘温助籛之力，故能辟一切阴邪不正之气，主身皮死肌，以其能辟除阴毒也，其治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以其能镇摄虚籛也，局方云母膏，治一切疔毒，仲景方治牡廔多寒，千金方治久利带下，小便淋疾，及一切恶疮，深师方治痰饮头痛，何德扬治妇人难产，温酒调服三钱，入口即下，金刃伤敷之，止血最速，且无腐烂之虞，阴疽肠疔，亦多用之，皆取助籛之力也，人服能使身轻尸解，孙真人 服之，但石药性偏助籛，凡阴虚火炎者，慎勿误与。

（白石英〔甘温无毒，出泰山，以六棱莹白如水晶者为真，林北海先生本草纲目必读，但收紫而不及白，世鲜真者可知，本经治消渴，阴痿不足，逆，胸膈间久寒，益气除风湿痹。发明，白石英入手太阴足籛明气分，肺疔溃久，痿痹不起者宜之，本经主消渴阴痿不足诸病，功专温肺无疑，但石性 悍，不可久服，仲景金匱风引汤，只令碎如米粒，不欲其滓入胃也，千金五石等方，俱约过水飞入丸，而五石丸专以锤乳为君，合紫白石英赤石脂石膏，专温藏气，而石膏清胃，以解诸石之悍，且既经约过水

飞，不虑其滓之留中蕴热也。

（紫石英〔甘温无毒，出泰山，以五棱明净深紫大块者良，浙产者块小，亦可入药，经火则毒，生研璣细，水飞三次用，时珍云：约赤醋淬七次水飞用非。本经主心腹逆邪气，补不足，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发明，紫石英入手足少阴厥阴血分，上能镇心，定悸，安魂魄，摄逆气，重以去怯也，下能益肝，填补下焦，散阴火止消渴，温以暖血也，女子经阻色淡不孕者宜之，本经治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者，服之能孕，非特峻补，兼散浊阴留结之验也，若血热紫黑者禁用，为其性温也，千金云：妇人欲求美色者，勿服紫石英，令人色黑，非温血之谓乎，故妇人绝孕，由於阴虚火旺，不能摄精者禁用。

（丹砂（一名朱砂）〔甘微寒毒，研细水飞用，入火则烈，毒能杀人，急以生羊血童便金汁等解之。本经主身体五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发明，丹砂体籀性阴，外显丹色，内含真汞，不热而寒，离中有坎也，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婴儿 k，交会於中，镇心安神，是其本性，用则水飞，以免堕镇，不宜见火，恐性飞腾，本经治身体五藏百病，安定神明，则精气自固，火不妄炎，则金木得平，而魂魄自定，五藏皆安，精华上发，而气益目明，籀明神物，故应辟除不祥，消散阴恶杀厉之气，仲淳缪子经疏之言也，同远志龙骨则养心气，同当归丹参则养心血，以人参茯神浓煎，调入丹砂，治离魂病，以丹砂末一钱，和生鸡子黄三钱，搅匀顿服，治妊娠胎动不安，胎死即出，未死即安，又以丹砂一絮为末，取飞净三钱，於一时顷分三次酒服，治子死腹中立出，慎勿经火，若经伏火及一切烹炼，则毒等於砒，惟养正丹则同铅汞硫黄约之，以汞善走，而火毒不致蕴发也。

（银朱〔辛温有毒，忌一切血。发明，水银和硫黄约炼成朱，转式故专杀虫治疮，以毒攻毒而已，今食品往往用之，良非所宜，观其同蟹螯烧之，则臭虫绝迹，和枣肉薰之，则疮痂顿枯，其性悍烈可知。

（水银（一名汞）〔辛寒有毒，水银阴毒重着，不可入人腹，古法治误食水银，令其人卧於椒上，则椒内皆含水银，今有误食水银，腹中重坠，用猪脂二，切作小块焙热，入生蜜拌食得下，亦一法也。本经主疥毒痂痒白秃，杀皮肤中虫，堕胎除热，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发明，水银乃至阴之精，质重着而性流利，得盐矾为轻粉，加硫黄为银朱，炆成罐同硫黄，打火升炼，

则为璣砂，同硝皂等，则为升降璣药，性之飞腾璣变，无似之者，此应变之兵，在用者得其肯 2 而执其枢要焉，本经主疥痒白秃，皮肤中虱，及堕胎除热，傅男子阴，则阴消无气，以至阴之精，能消籛气，故不利男子阴器也，和剂局方之璣砂丹，专取硫磺以制汞，养正丹兼取伏火，丹砂以制铅，深得交通阴籛，既济水火之妙用，非寻常草木可以例推也，千金治白癩风痒，外台治虫癣疥疮，梅师治痔疮作，肘後治一切恶疮，藏恶有云：水银入耳，能蚀人脑，令人百节挛缩，但以金银着耳边即出，头疮切不可用，恐入经络，必缓筋骨，百药不治。

（轻粉（一名膩粉）〔辛燥有毒。发明，水银加盐矾炼为轻粉，化纯阴为燥烈，而阴毒之性犹存，故能通大肠，传小儿疳疽瘰疬，杀疮疥癣虫，风瘙疮，痒，但以阴性暴悍，善 〕秽，霉疮食之，窜入筋骨，莫之能出，久久发为结毒，致成废人，然必仍用水银升炼，入三白丹，引拨毒之药，同气相求，以搜逐之，疔风醉仙丹，通天再造散，用以搜涤毒邪，从齿缝出，钱氏利 丸，白饼子皆用之，取痰积从大便出，真瞑眩之首推也。

（璣砂〔甘温无毒。按胡演丹药秘诀云：升璣砂法，用新锅安逍遥炉上，蜜揩锅底，文火下烧，入硫黄二紮融化，投水银八紮以铁匙急搅，作青砂头如有焰起，喷醋解之，待汞不见星，取出细研，盛入水火鼎内，盐泥固能济，下以自然火升之，乾水十二盞为度，取出如束针纹者成矣，庚辛玉册云：璣砂有三，以一伏时周天火而成者，谓之金鼎璣砂，以九 3 抽漆用周天火而成者，谓之九转璣砂，以地数三十日炒炼而成者，谓之老火璣砂，并宜桑灰淋醋煮，伏过用之，於朱砂中炼出者，谓之真汞尤为神效。发明，时珍曰：此以至籛钓至阴，脱阴反籛，故曰璣砂，为扶危拯急之璣丹，虚籛上逆，痰涎壅盛，头眩吐逆，喘不得卧，寤不得寐，霍乱反胃，心腹冷痛，允为镇坠虚火之专药，但不可久服，凡胃虚呕吐伤暑霍乱，心肺热郁禁用。

（雄黄〔辛苦温微毒，武都者良，入香油 4 化，或米醋入萝卜汁煮乾用，生则有毒伤人。本经主寒热鼠鼯，恶疮疽痔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发明，雄黄生山之籛，纯籛之精，入足籛明经，得籛气之正，能破阴邪，杀百虫，辟百邪，故本经所主，皆阴邪浊恶之病，胜五兵者，功倍五毒之药也，其治痿痰涎，及射工沙虱毒，与大蒜合捣涂之，同硝石煮服，立吐腹中毒虫，千金方治疗肿恶疮，先刺四边及中心，以雄黄末敷之，圣惠方治伤寒狐惑，以雄黄烧於瓶中薰其下部，和剂局方酒症

丸，同蝎尾巴豆，治酒积痛利，肘後以雄黄矾石甘草汤煮，治阴肿如斗，经验方以雄黄白芷为末酒煎，治破伤风肿，家秘方以雄黄细研，神儻糊丸，空心酒下四五分，日服无间，专消虐母，急救良方，以雄黄五钱麝香二钱为末，作二服酒下，治风狗咬伤，外台秘要雄黄敷药箭毒，摄生妙用，雄黄硫黄 豆粉，人乳调敷酒蓬鼻赤，不过二五次愈，痘确证治，以雄黄一钱紫草三钱为末，脂汁调，先以银簪挑破糜痘疔，万氏方治壅痈漫肿，色不欣赤，明雄黄细末三分，鸡子破晓调入，饭上蒸熟食之，重者不过三枚即消，圣济录以雄黄猪胆汁，调敷白秃头疮，薰黄治恶疮疥癣，杀虫虱和诸药，薰嗽，千金方有 嗽薰法。

（雌黄〔辛平有毒，本经主恶疮，头秃痂疥，杀毒虫虱身痒，邪气诸毒。发明，雌黄出山之阴，故单治疮杀虫，而不能治蚤蓐痲疾，本经治恶疮头秃痂疥，与雌黄之治寒热鼠蓐，迥乎阴膺之分矣，其杀毒虫虱身痒，较雄黄之杀精物恶鬼邪气解毒辟恶之性则一，而功用悬殊，治狂痴胜金丹用之，不过借为搜阴邪之向导，耳别录治鼻中 肉，不宜久服，令人脑漏。

（石膏〔辛甘大寒无毒，清胃热约用，治中 热生用，一种微硬有肌理，名理石，主治与粗理黄石相类。本经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蚤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发明，古人以石膏葛根，并为解利膺明经药，盖石膏性寒，葛根性温，功用讵可不辩，葛根乃膺明经解肌散寒之药，石膏为膺明经辛凉解热之药，专治热病 病，大渴引饮，自汗头痛，溺涩便闭，齿浮面肿之热证，仲景白虎汤是也，东垣云：立夏前服白虎，令人小便不禁，降令太过也，今人以此汤治冬月伤寒之膺明证，服之未有得安者，不特石膏之性寒，且有知母，引邪入犯少阴，非越婢大青龙小续命中，石膏佐麻黄化热之比，先哲有云：凡病虽有壮热，而无烦渴者，知不在膺明，切勿误与白虎，本经治中风寒热，是热璫生风之象，邪火上冲，则心下有逆气及蚤喘，膺明之邪热甚，则口乾舌焦不能息，邪热结於腹中则坚痛，邪热不散，则神昏 y，等乎邪鬼解肌散热外泄，则诸证自退矣，即产乳金疮，亦是郁热蕴毒，赤肿神昏，故可用辛凉以解泄之，非产乳金疮可泛用也，其金匱越婢汤，治风水恶寒无大热，身肿自汗不渴，以麻黄发越水气，使之从表而散，石膏化导胃热，使之从胃而解，如大青龙小续命等制，又不当以此执泥也，至於三黄石膏汤，又以伊尹三黄，河间解毒，加入石膏麻黄香畔姜勞聰全以麻黄开发伏气，石膏化导郁热，使之从外而解，盖三黄石膏之有麻

黄，越婢青龙续命之有石膏，白虎之加桂枝，加苍术加入参，加竹叶麦门冬，皆因势利导之捷法，千金五石丸等方，用以解锤乳紫白石英脂之热性耳，别录治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热气，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喘息咽热者，以诸病皆由足太阳明胃经邪热炽盛所致，惟喘息略兼手太阴病，此药能散太阳之邪热，太阳邪热下降，则太阴肺气自盛，故悉主之。精理黄石破积聚，去三虫，千金炼石散醋约水飞，同白敛鹿角，治石喑，以火针针破敷之。

（滑石〔甘寒无毒，色青赤者有毒。本经主身热泄，如子乳难癯闭，利小便，荡胃中积聚寒热益精气。发明，滑石利窍，不独利小便也，上能散表，下能利水道，为荡热散湿，通利六府九窍之专剂，取甘淡之味，以清肺胃之气，下瞽膀胱也，详本经诸治，皆清热利窍之义，河间益元散，通治表上下诸热，解时气则以汤下，催生则以香油浆水调服，暑伤心包，则以本方加辰砂末一分，使热从手足太阳而泄也，惟元气下陷，小便清利，及精滑者勿服，久病阴精不足内热，以致小水短少赤涩，虽有泄泻，皆为切禁，而本经又言益精气者，言邪热去而精气自复也。

（赤石脂〔甘酸辛温无毒，五色石脂并温无毒。本经养心气，明目益精，疗腹痛肠，下痢赤白，小便利，及喑疽疮痔，女子崩中漏下，产难胞衣不出。发明，赤石脂功专止血固下，仲景桃花汤，治下利便脓血者，取石脂之重涩，入下焦血分而固脱，乾姜之辛温，暖下焦气分而补虚，粳米之甘温，佐石脂而固肠胃也，火热暴注，初痢有积热者勿用，本经养心气，明目益精，是指精血脱泄而言，用以固敛其脱，则目明精益矣，疗腹痛肠等疾，以其开泄无度日又不止，故取涩以固之也，治产难胞衣不出，乃指日久去血过多，无力进下，故取重以镇之也，东垣所谓胞衣不出，涩剂可以下之，设血气壅滞，而胞衣不出，又非石脂所宜也，其白者敛肺气，涩大肠，金匱风引汤用之，专取以杜虚风复入之路也，青者入肝，黄者入脾，黑者入肾，总取治崩利水之功，各随其色而用之。

（炉甘石〔甘温无毒。发明，炉甘石得金银之气而成，专入太阳明经而燥湿热，目病为要药，时珍常用炉甘石约飞，海螵 硼砂等分为细末，点诸目病皆妙，又约过水飞，丸如弹圆，多攒簪孔烧赤，煎黄连汁淬数次，点眼皮湿烂，及阴囊肿湿，其功最捷。

（无名璋〔甘平无毒。本经主金疮折伤内损，止痛生肌肉。发明，无名璋本经主折伤内损，今人治打伤肿痛，损伤接骨，又试效

方，临杖预用酒服三五钱，则杖不甚伤，苏颂醋磨敷肿毒者，亦取活血凉血之功耳。

（石钟乳〔甘温无毒，以甘草紫背天葵同煮一伏时，杵粉入僞细研，水飞澄过，再研万遍，磁器收之，若不经约炼，服之令人淋。本经主 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发明，钟乳乃山璣簾气所钟，故莹白中空，纯簾通誓，专走簾明气分，若质实色渝，必生阴壑不无蛇 5 之毒，误饵伤人，惟产乳源，形如鹅翎管者最胜，然性偏助簾，阴虚之人，慎毋轻服，内经云：石药之气悍，服之令簾气暴充，形体壮盛，昧者得此自庆，益肆淫 ，精气暗损，石气独存，孤簾愈炽，久之荣卫不从，发为淋浊，及为疔疽，是果乳石之过欤，抑人之自取耶，惟肺气虚寒， 逆上气，哮喘痰清，下虚脚弱，阴痿不起，大肠冷淋，精泄不固等疾，功效无出其右，本经主 逆上气者，取其性温而镇坠之，则气得归元而病自愈，五藏安，则精自益，目自明其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者，皆取甘温助簾，色白利窍之力也，昔人言钟乳与白术相反，而千金方每多并用，专取相反之性，激其非常之效，予尝亲试，未尝有害，孔公琪，孔窍中通附垂於石，如木之琪，即钟乳之床，本经利九窍，下乳汁之功，与钟乳无碍，而殷琪即孔公琪之根，又为疮疽毒痔温散结气之用，惜乎世鲜知者。

（石灰〔辛温有毒。本经主痂疽疥癣，热气恶疮，癩疾死肌堕眉杀痔虫，去黑子 肉。发明，石灰禀壮火之馀烈，故能辟除阴邪湿毒，观本经所主疽痂疥瘙，热气恶疮，癩疾死肌等，皆外治之用，去黑子者火气未散，性能灼物，故能去黑子 肉及堕眉也，本经虽不言有毒，而内服之方，从无及此，其毒可知，6 氏治中风口 ，以石灰醋炒调涂，左涂右，右涂左，立便牵正，千金治身面疣，用苦酒浸石灰六七日，取汁频频滴之自落，又治溺死之人，用化过细灰 下部，以渗其水即活，又治毒疮不合，古冢中石灰厚传之，集玄方治面靨疣痣，7 水煮滚化矿灰，插糯米半入灰中，经宿色变如晶，以铁微拨动，点少许於上，半日汁出，剔去药不得着水，二日即愈，便筒方治 腮肿痛，醋调陈年石灰傅之，肘後方治烫火伤灼，年久石灰，调油傅之，又治刃金疮，石灰 之，即痛定血止，但不可着水，着水即烂肉也。

（浮石（一名海石）〔咸平无毒，约过水飞用。发明，海石乃水沫结成，色白体轻，故治上焦痰热，止嗽，点目翳，传痘喉，功效最捷，又治诸淋，散积块，皆取咸能软坚之意，消癭瘤结核疔

气，然惟实证宜之，虚者误投，患亦最速，以其性专綱昡肺胃之气也，南海有浮水之石，沈水之香，专取物类之相反，以治病气之阻逆也。

（簾起石（本经名白石）〔咸温无毒，色白揉之绵不脆者真，质坚脆者即伪，约过烧酒淬七次，杵过水飞用。本经主崩中漏下破子藏中血，症瘕结气，寒热腹痛无子，阴痿不起，补不足。发明，簾起石乃云母之根，右肾命门药，下焦虚寒者宜之，黑锡丹用此，正以补命门簾气不足也，本经治崩中漏下簾衰不能统摄阴血也，又言破子藏中血，症瘕结气，是指阴邪畜积而言，用簾起石之咸温，散其所结，则子藏安和，孕自成矣，阴虚火旺者忌用，以其性专助簾也。

（慈石〔（本经名玄石俗名 K 石）辛咸微寒无毒，入药约过，醋淬七次研细水飞用。本经主周痺风湿，肢节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消，除大热烦满，及耳聋。发明，慈石为铁之母，肾与命门药也，惟其慈故能引针，千金慈朱丸，治阴虚龙火上炎，耳鸣嘈嘈，肾虚瞳神散大，盖慈石入肾，镇养真精，使水不外移，朱朱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耳目皆受荫矣，本经主周痺风湿，肢节中痛，洗洗酸消，取辛以通痺而祛散之，重大一块，同约穿山甲末，绵裹塞耳中，口含生铁一块，觉耳中如风雨 8 即通。

（代赭石（本经名须丸）〔苦甘平无毒，击碎有乳形者真，火约醋淬三次，研细水飞用。本经主鬼疰贼风虫毒，腹中毒邪，女子赤沃漏下。发明，赭石之重以镇逆气，入肝与心包络二经血分，本经治贼风蛊毒，赤沃漏下。发明，赭石之重以镇逆气，入肝与心包络二经血分，本经治贼风蛊毒，赤沃漏下。取其能收敛血气也，仲景治伤寒吐下後，心下痞硬，噫气不除旋复代赭石汤，取重以降逆气涤痰涎也，观本经所治皆属实邪，即赤沃漏下，亦是肝心二经瘀滞之患，其治难产胞衣不下，及大人小儿蚤气入腹，取重以镇之也，簾虚阴痿，下部虚寒忌之，以其沈降而乏生发之功也。

（禹餘糧（本经名白餘匱与太乙餘匱功用皆同）〔甘平无毒，细研水淘澄之，勿令有砂土。本经主 逆寒热烦满，下赤白血闭，症瘕大热，炼饵服之，不肌轻身延年。发明，重可以去怯，禹餘糧之重，为镇固之剂，手足簾明血分药，其味甘故治 逆热烦满之病，其性涩，故主赤白带下前後诸病，仲景治伤寒下利不止，心下痞鞭，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丸主之，寒重以镇痞逆，涩

以固脱泄也，抱朴子云：禹馀粮丸日再服，三日後令人多气力，负担远行，身轻不肌，即本经轻身取延年之谓。

（空青〔甘酸大寒无毒。本经主青盲耳聋，明目利九窍，通血脉，养精神，益肝气，久服轻身延年。发明，空青感铜之精气而结，故专入肝明目，本经主耳目九窍诸病，皆通血脉，养精神，益肝气之力也，久服轻身延年者，铜性善涤垢秽，垢秽去而气血清纯，毋伐天和矣，时珍曰：空青与绿青，皆生益州，及越隗山有铜处，东方甲乙是生肝胆，其气之清者，为肝血，其精英，为胆汁，开窍於目，血者五藏之英，皆因而注之为神，胆汁充则目明，絀则目昏，铜亦青箴之气所生，其气之清者为绿，犹肝血也，其精英为空青之浆，犹胆汁也，其为治目神药，盖亦以类相感耳，但世罕得真医亦罕识，以故俗谚有天下有空青，人间无瞽目之说，不知此虽贵品，铜官始兴凉州高平饶信等处，亦皆有之，出铜坎者，铜质隐隐，内涵空绿，生金穴者金星粲粲，内涵空青，总取得肝胆之精璣，通空窍之风气也予尝以此验之，考之张果玉洞要诀云：空青似杨梅受赤金之精，甲乙阴璣之气，近泉而生故能含润，然必新从坎中出者，则钻破中有水，若出矿日久，则乾如珠矣，安有藏久不乾之理，近世必以中空涵浆者为真，若尔则当名空浆，不当名空青矣，但须验其中空，内有青绿如珠者，即真空青，急不可得绿青可以代用，活法在人，可执一乎。

（曾青（曾音层其青层层而生故石形如蚯蚓屎者真）〔酸小寒无毒。本经主目痛，止泪出风痹利关节，通九窍破症坚积聚。久服轻身不老。发明，曾青治目，义同空青，以其并出铜矿与绿青同一根源，曾青则绿青之祖气也，古方太乙神精丹之，扁鹊治积聚留饮，有曾青丸，并见古今录验方，曾空二青，近世绝罕，千金云：当取昆仑绿代之，即绿青也。

（绿青（俗名石绿）〔微酸小毒。发明，痰在上宜吐之，在下宜利之，绿青吐风痰眩闷，取二三钱，同龙脑少许调匀，以生薄荷汁，合酒温服便卧，涎自口角流出乃愈，不呕吐而功速，故着之。

（扁青（俗名石青）〔甘平无毒。本经主目痛明目折跌喎肿金疮不神，破积聚解毒气，利精神。发明，石青走肝磨坚积，故本经所主，皆肝经积聚之病，时珍用吐风痰，研细温水灌下即吐肝虚易蚤多痰者宜之，形如缩砂者，名鱼目青，主治与扁青无璫。

（石胆（俗名胆矾）〔酸辛寒有毒，产秦州嵩岳，及蒲州中条山，

出铜处有之能化五金以之制汞则与金无碍，本经主目痛金疮诸痿痲，女子阴蚀痛，石淋寒热崩中下血诸邪毒气。发明，石胆酸辛气寒，入少藪胆经，性寒收敛，味辛上行能涌风热痰涎，发散风木相火又能杀虫，本经主目痛金疮痿痲，取酸寒以涤湿热淫火也，又为咽齿喉乳蛾，诸邪毒气要药，涌吐风痰最快，方用米醋煮真鸭嘴，胆矾末醋调，探吐襟痰即祛久治紫白癩风，胆矾牡蛎粉生研醋调摩之，风犬咬伤，胆矾末水服探吐，蜜调傅之立愈，胃虫痛，茶清调胆矾末吐之，走马牙疳红枣去核，入胆矾约赤，研末敷之，追出痰涎即愈，百虫入耳，胆矾和醋灌之即出，千金方也。

（石〔辛热有毒，久服令人筋挛，约法以黄泥包炭火烧一日一夕乃可用之，恶羊血不入汤液。本经主寒热鼠鼯蚀，死肌风，腹中坚癖邪气。发明，时珍云：石与砒石相近，性亦相类，但砒石略带黄晕，石全白，稍有分辨，而古方石与矾石常相浑书，二字相似，故误耳，然矾石性寒无毒，石性热有毒，不可不审甄权阴膈间积气，冷湿风瘙痒积十年者，仲景云生用破人心肝，严冬以此置水中，则水不凝其热毒之性不凝砒石，今药肆中往往充砒石，而石仅可破积攻不能开痰散结，是以胜金丹截疟丹，服之不效者，良由误用石之故，按王子敬静息帖言，石深是可疑凡喜服寒食散者辄发喉毒，故云深可疑也，以其毒烈，乾汞最速，故丹房目为仙药，凡山中有则春不生草冬，不积雪而鼠食则毙，蚕食则肥物类之宜忌，有不可解者其特生石，有苍白紫桃花色金星银星等类，其毒不碍，惟出金穴中者名握雪石，虽温无毒，上B0为不同。

（砒石（出信州故又名信石）〔苦辛大热大毒色白有黄晕者名金脚砒炼过者曰砒霜，色红者最劣，不堪入药，畏豆芽茶冷水，入药醋煮用，或与芽茶同用或与浸湿生豆仁同研以杀其毒中其毒者以生羊血解之，冷水多灌亦解，若犯火酒，必不可救。发明，砒霜痲家常用，入口则吐利兼作，吐後大渴，则与豆汤饮之，砒性大毒，误食必死，奈何以必死之药，治必不死之病岂不殆哉，然狂痴之病又所必需胜金丹用之无不应者，枯痔散与天璣盖同用，七日痔枯自落，取热毒之性以枯歹肉，天璣盖以透骨髓散宿垢，长肌肉也。

（硃石〔辛咸平无毒色青者入肝力胜，色黄者兼脾次之硝石约过，杵细水飞用。发明，青硃石厥阴之药，其性下行，治风木太过，挟制脾土，气不斡化积滞生痰壅塞膈上，变生风热诸病，故

宜此药，重以下坠泄之，使木平气下，而痰积通利，诸证自除矣，今人以王隐君滚痰丸，通治诸痰怪证不论虚实寒热概用，殊为未妥不知痰因脾胃不能运化，积滞而生，襟固稠粘者，诚为合剂，设因阴虚火炎，煎熬津液，凝结成痰如误投之，则阴气愈虚，痰火弭炽，痰热未除，而脾胃先为之败矣，况乎脾胃虚寒，食少便溏者得之，泄利不止，祸不旋踵，若小儿多变慢脾风证，每致不救，可不慎欤。

（花乳石（一名花唾）〔酸辛温无毒出陕华诸郡，色黄中有淡白点，以此得名，又代州山谷中有五色者，制法以花乳石五斤，同硫黄二斤，入坩成罐内盐泥固济，加顶火约过研细水飞用。发明，花乳石产硫黄山中，其性大温，厥阴血分药也，葛可久治虚劳吐血有花唾 瓷以其性温善散瘀结也，和剂局方治金刃箭伤，打扑垂死，外有损处，以约过细末掺伤处，血化黄水，再掺即活，如内有损血入 9 府，煎童子小便，入酒少许，调灌一钱七立效，妇人产後恶血冲心，昏晕不省，或胎死腹中胞衣不下致死，但心胸温暖者，急以童便调灌一钱，取下恶血即安，若膈上有血，化为黄水，即时吐出，或随小便出甚效，但阴虚火炎，中无瘀积者，误用必殆。

（河沙〔微寒无毒。发明，河沙得水土之气，故夏月发，通石淋主绞肠疝痛，用沙炒热冷水淬之，澄清服效，又风湿顽 不仁，筋骨挛缩，六月取河沙曝热，伏坐其中，冷即易之，取微汗，忌风冷劳役，不过数次愈，其王田沙，夏月发淋疹良。

（石燕〔甘寒无毒。发明，石燕出祈簾西北江畔沙滩上，形似蚪而小，坚重於石，俗云因雷雨则自石穴中出，随雨飞堕者，妄也其性寒凉，乃利窍行湿热之物，故能疗眼目障翳，磨水不时点之，热淋煮汁饮之，妇人难产，紫手各执一枚即下，然不若磨汁饮之，仅似有理。

（石蟹〔甘寒无毒。发明，石蟹生南海，近海州郡皆有之，体质石也，与蟹相似，或言崖州榆林港内土璫细最寒，蟹入不能运动，片时成石，亦妄言也，其性咸寒质坚，能磨翳积，故青盲目淫肤翳丁翳漆疮皆水磨点涂，催生下胎，疗热璫血晕，熟水磨服。

（蛇黄〔温微毒。发明，蛇黄生蛇腹中，如牛黄之类，世人因其难得，遂以蛇含石醋约水飞代之，取蛇之性窜入肝也，蛇含石入手足厥阴血分，与代赭之性不甚相远，为小儿镇摄蚤蓀之重剂，脾风泄泻者宜之。

(霹靂 (即雷楔))〔温无毒。发明,雷楔稟东南水火之气,治小儿蚤蓀磨汁服之作枕辟恶梦不祥,镇邪疰,刮屑杀瘵虫下蛊毒,置箱中不生羆虫,佩之安神治蚤邪之疾。

卤石部

(食盐〔咸寒无毒。本经主结热喘逆胸中病,令人吐。发明,咸走肾走血,肾病血病人无多食盐,以血得咸,则凝也,补肾药用之,不过借为引导耳乾霍乱及臭毒头疼腹痛,多用盐水吐之,本经所主结热喘逆者,以咸能下气,过咸则引涎水聚於膈上,而涌之也好食咸者,人多黑色耗血之验也,病水肿忌食,以甚走肾助邪水之逆满也,千金治妊妇横生逆产,先露手足,以盐摩产妇产腹,并涂儿手足,急以爪搔之,即缩入而正产,又杀虫毒,凡水蛭蚯蚓,得盐即化为水,毒虫螫者,以盐擦之,其毒即解,盐之味咸性降,下气最速治下部清颇,吐胸中痰,止心腹卒痛,不可多食,伤肺喜,扁鹊云能除一切大风痛,炒热熨之,今人救朱鱼 雷电暴雨欲死,但口微动者,速将盐少许调水,贮鱼於中,时时微动其水即活,鳞尾有损处,以盐涂之,即生出,盐为水之精,专得涵养之力也,今人食暴雨潦水腹胀,以盐汤探吐即安,其解水毒可知。

(戎盐(一名石盐俗名青盐与光明盐同类))〔咸寒无毒。本经主明目目痛,益气坚筋骨去毒蛊。发明,戎盐稟至阴之气,凝结而成,不经煎炼生涯之阴,功专走血入肾,治目中瘀赤昏涩,金匱茯苓戎盐汤,治小便不通,取其补肾,利膀胱也,又能固齿明目,治目痛益气坚筋骨,一皆补肾之力,本经首主明目目痛,是热淫於内,治以咸寒,又言去毒蛊者,咸能软坚蛊毒邪气,不能浮长矣。

(卤硷(一名石硷))〔苦咸微寒无毒。本经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柔肌肤。发明,咸味咸性走,故能消痰磨积,热烦蛊毒,消渴属实热者宜之,肌肤粗者,以汤洗之顽皮渐退,是即柔肌肤之谓也。水硷乃蔑灰淋汤,冲银鞣脚所造,性能发面,故面粉中无不用之,病人食之,多发浮肿,故方後每忌湿面,观其善涤衣垢,綢眩可知。

(凝水石(即寒水石))〔辛咸寒无毒,近世真者绝不易得,欲验真伪,含之即化为水,否即是伪,石膏亦名寒水石,与此不同。本经主身热腹中积聚邪气,皮中如火烧满。发明,寒水石生积盐之下,得阴凝之气而成,盐之精也,治心肾积热之上药,本经治腹中积聚,咸能软坚也,身热皮中如火烧,咸能降火也,金匱风

引汤，局方紫雪，皆用以治有馀之邪热也，如无真者，戎盐玄精石皆可代用，总取咸寒降泄之用耳。

（玄精石〔辛咸无毒，青白龟背者良。本经除风冷邪气湿，益精气，发明，玄精石禀太阴之精，与盐同性，故其形皆六出，象老阴之数也，本经言味咸气温，传写之误，其气寒而不温，其味辛咸沉降，同硫黄硝石，治上盛下虚，收籥助阴，有扶危拯逆之功，来复丹用之，专取一籥来复之义，寒因寒用，深得本经诸治之奥。

（朴硝〔辛苦咸寒有毒，黄者伤人，赤者杀人，入药必取白者，以水煎化，澄去滓，入莱菔自然汁同煮，倾入盆中，经宿结成如痲階谓之盆硝，齐卫之硝，上生锋芒，谓之芒硝，川晋之硝，上生六棱，谓之牙硝，取芒硝再三，以莱菔汁炼去咸味，悬当风处，吹去水气，轻白如粉，谓之风化，硝以芒硝牙硝同莱菔汁甘草煎过，鼎罐升约，谓之玄明粉。本经主五藏积热，胃胀闭，涂蓄结饮食，推陈致新除邪气（向错简在硝石条内今正之详治五藏等证皆热邪固积决非硝石所能）。发明，热淫於内，治以咸寒，坚者以咸软之，热者以寒消之，不出本经推陈致新之妙用，仲景大陷胸汤，调胃承气汤，皆用芒硝软坚去实，且带微辛，所以走而不守，若热结不致坚者，不可轻用，小儿赤游风，以硝倾汤中，取布粤湿拭之。

（玄明粉（御药院方名白龙粉）〔辛甘微寒无毒。发明，玄明粉用芒硝约过多遍，佐以甘草，缓其咸寒之性，用治隔上热痰，胃中实热，肠中宿垢，非若芒硝之力峻伤血也，然脾胃虚寒，及阴虚火动者，慎勿轻用以取虚虚之咎。

（风化硝〔甘咸寒无毒。发明，风化硝甘缓轻浮，故治上焦心肺痰热，而不致於泄利者宜之，并治经络之痰湿，但重着而非痰痛者，用之有效，指迷茯苓丸，治痰湿流於肩背之籥位，而隐隐作痛，最为合剂，然惟体肥气实者为宜，眼睑赤肿，和人乳点之。

（硝石（即焰硝）〔辛苦咸温有毒，溶化投甘草结定取用，本经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府积聚结固留癖，能化七十二种石（诸家本草皆错简在朴硝条内详化七十二种石岂朴硝能之）。发明，焰硝属火，其性上升，能破积散坚，治诸寒热交错之病，升散三焦火郁，调和藏府虚寒，除寒热邪气，逐六府积热，不出本经主治也，别录言天地至神之物，能化七十二种石，抱朴子亦云：能消柔五金，化七十二石，其错简可知与硫黄同用，即配偶二汞□均调阴籥，有升降水火之功，治冷热缓急之病，盖硫黄性

暖而利，其性下行，硝石性暖而散，其性上行，一升一降，此制方之妙也。

（砂〔咸苦辛热有毒，醋煮乾刮下用，番禺者良，畏酸浆水，忌羊血，中其毒者，生豆研汁恣饮解之。发明，砂大热，乃卤液所结，乘阴毒之气含籛毒之精，破积攻坚，无出其右，故能治噎膈反胃，积块肉症，其性能柔金银，故焊药用之，所言化人心为血者，甚言其迅利也，外用治恶肉，除疣赘，去鼻中肉最捷，但不可过用，用过急以甘草汤洗之，观金银有伪，投砂罐中，悉能消去，况人腹中有久积死胎，岂不腐溃，但其性毒烈，苟有生机，慎勿轻试。

（蓬砂（一名鹏砂）〔甘微咸无毒，甘草汤煮化微火炒松用。发明，蓬砂味甘微咸气温色白而质轻，能去胸膈上焦之实热，素问云：热淫於内，治以咸寒，以甘缓之是也，其性能柔五金而去垢腻，故主痰嗽喉，破症结，噎膈积聚，骨鲠结核恶肉，取其能柔物也，含化咽津，治喉中肿痛，膈上痰热，取其能散肿也，眼目障翳口齿诸病用之，取其能涤垢也，昔人治骨鲠，百计不下，取含咽汁，脱然如失，此软坚之徵也。

（石硫黄〔酸咸大热有毒，以莱窰縻空，入硫黄蒸熟用或入豆腐中煮七次用，或醋约用，猪脏中制用，各随本方，硫是矾之液，矾是铁之精，磁石是铁之母，故铁砂磁石制入硫黄立成紫粉，硫能乾汞，见五金而黑，得水银则赤也。本经主妇人阴蚀疽痔恶血，坚筋骨除头秃。发明，硫黄禀纯籛之精，赋大热之性，助命门相火不足，寒郁火邪，胃结痛，脚冷痿弱者宜之，其性虽热，而Q大肠与燥湿之性不同，但久服伤阴，多致使血，伤寒阴毒，爪甲纯青，火焰散，屡奏神功，阴水腹胀，水道不通金液丹服之即效，本经治阴蚀疽痔，乃热因热用，以散阴中蕴积之垢热，但热邪亢盛者禁用，又言坚筋骨者，取以治下部之寒湿，若湿热痿，良非所宜，人身阴常不足，籛常有馀，苟非真病虚寒，胡可服此毒热，类按有久服硫黄，人渐缩小之例，石顽亲见李尧占服此数年，临毙缩小如七八岁童子状，正内经所谓热则骨消筋缓是也。

（矾石〔酸涩微寒无毒，明如鹏砂起横椽者，名马齿矾最胜，生用约用各随本方，生者多食破人心肺。本经主寒热泄利，白沃阴蚀恶疮，目痛坚骨齿。发明，白矾专收湿热，固虚脱，故本经主寒热泄利，益指利久不止，虚脱滑泄，因发寒热而言，其治白沃阴蚀恶疮专取涤垢之用，用以洗之则治目痛漱之则坚骨齿，引

景曰经云：坚骨齿诚为可疑，以其性专入骨，多用则损齿，少用则坚齿，齿乃骨之余也，为未去鼻中肉，其治气分之痰湿痲肿最捷，侯氏黑散用之，使药积腹中，以助悠久之功，故笮矾丸以之为君，有人遍身生疮如蛇头，服此而愈，甄权生含咽津，治急喉，皆取其去秽之功也，若湿热方炽，积滞正多，误用收涩，为害不浅，岐伯言久服伤人骨，凡阴虚咽痛，误认喉风，阴冷腹痛，误认臭毒而用矾石必殆。

（绿矾（一名皂矾）〔酸寒无毒。发明，皂矾专除垢腻，同苍术酒曲醋丸，治心腹中满，或黄肿如土色甚效，盖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用以破血分之瘀积，其效最速，金匱治女劳黑瘡，硝石矾石丸，专取皂矾以破瘀积之血，绿其未经注明，尝有误用白矾涩收，殊昧此理，又妇人白沃经水不利，子藏坚癖，中有乾血白物，用矾红杏仁蜜丸纳阴中，日一易之。

山草部

（甘草（一名国老）〔甘平无毒，反海藻大戟甘遂芫花，补中散表灸用，泻火解毒生用，中心黑者，有毒勿用。本经主五藏六府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气力，解金疮肿毒。发明，甘草气薄味厚，升降阴籥，大缓诸火，生用则气平，调脾胃虚热，大泻心火，解喉肿金疮诸毒，灸之则气温，补三焦元气，治藏府寒热而散表邪，去咽痛，缓正气，养阴血，长肌肉，坚筋骨，能和冲脉之逆，缓带脉之急，凡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皮急缩者，宜倍用之，其性能缓急，而又协和诸药，故热药用之缓其热，寒药用之缓其寒，寒热相兼者，用之得其平，本经治藏府寒热邪气，总不出调和胃气之义，仲景附子理中用甘草，恐僭上也，调胃承气用甘草，恐速下也，皆缓之之意，小柴胡有黄芩之寒，人参半夏之温而用甘草，则有调和之意，灸甘草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浑是表津血不调，故用甘草以和诸药之性而复其脉，深得攻补兼该之妙用，惟土实胀满者禁用，而脾虚胀满者必用，盖脾温则健，世俗不辨虚实，一见胀满，便禁甘草，何不思之甚耶，凡中满呕吐，诸湿肿满，酒客之病，不喜其甘，藻戟遂莩与之相反，亦迂缓不可救昏昧耳，而胡洽治痰以十枣汤加甘草大戟，乃痰在膈上，欲令通泄以拨病根也，古方有相恶相反并用，非妙警精微者，不知此理，其梢去茎中痛，节解痲疽毒，条草生用解百药毒，凡毒遇土则化，甘草为九土之精，故能解诸毒也，千金方云：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方称大豆解百药毒，予每试之不效，加甘草为甘

豆汤，其验甚捷，岭南人解蛊，凡饮食时，先用炙甘草一寸嚼之，若中毒随即吐出。

（黄〔甘温无毒，入益气药灸用，入解表及托药生用，肥润而软者良，坚细而枯者，食之令人胸满。本经主痈疽久败，排脓止痛，大风癩疾，五痔鼠鼯补虚小儿百病。发明，黄甘温，气薄味厚，升少降多，阴中籀也，能补五藏诸虚，入手足太阴手籀明少籀，而治脉弦自汗，泻阴火去肺热，无汗则发，有汗则止，入肺而固表虚自汗，入脾而托已溃痈疡，本经首言痈疽久败，排止痛，次言大风癩疾，五痔鼠鼯，皆用生者，以疏卫气之热，性虽温补，而能通调血脉，流行经络，可无拟於壅滞也，其治气虚盗汗自汗，及皮肤痛，是肌表之药，治咯血柔脾胃，是中州之药，治伤寒尺脉不至，补肾藏元气不足，及婴儿易感风邪，发热自汗诸病，皆用灸者，以实卫气之虚，乃上中下内外三焦药，即本经补虚之谓，如痘疹保元汤，治脾肺虚热当归补血汤，治血虚发热，皆为圣药黄同人参则益气，同当归则补血，同白术防风则调脾湿，同防风防己则祛风湿，同桂枝附子，则治卫虚亡籀汗不止，为理开阖之总司，又黄性专实卫，温补下元，而当归补血汤，曷不用地黄之，属反用此三倍於归，其义何居，盖阴血之虚而发热，明系籀从阴亢，自必峻用阴中之籀药为君兼，当归引入血分，自然籀生阴长，阴邪退听而亢热除矣，若用纯滋腻，徒资襟滞，热无由而散也，是黄固护其营，不使重夺其汗，而阴自守热自除矣，昔人言无汗不得用黄，服之令人胸满，此指表实形瘦色苍，胸中气盛者而言，若卫气虚衰之人感寒，虽用表药，多不得作汗，须用黄建中之属，始得汗解，不可拘於俗见，而废圣法也，唐许胤宗治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沈而口噤，乃造黄防风汤数斛，置於床下，气如咽雾，一夕便得语也，此义惟玉屏风散得之黄性畏防风，然得防风，其功愈大，盖相畏而相使者也。

（人参〔古作〕〔甘苦微温无毒，产高丽者良，反藜芦畏，卤盐，阴虚火炎，嗽喘逆者，青盐制之。本经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蚤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发明，人参甘温，气薄味厚，籀中微阴，能补肺中元气，肺气旺，四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肺主诸气故也，古人血脱益气，盖血不自生，须得补籀气之药乃生，籀生则阴长，血乃旺耳，若单用补血药，血无由而生也，素问言无籀则阴无以生，无阴则籀无以化，故补气必用人参，补血须兼用之，仲景言病人汗後身热亡，

血脉沈迟，下利身凉，脉微血虚，并加人参盖有形之血，未能即生希微之气，所当急固，无形生有形也，丹溪言虚火可补，参之属实火可泻，臂连之属，後世不察，概谓人参补火谬矣，夫火与元气，势不紮立，正气胜则邪气退，人参既补元气，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又何与甘草茯苓白术为四君子耶，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浮而瓢濡，虚大迟缓无力，沈而迟涩，弦细微弱结代，或右手关部无力，皆可用也，若弦强紧实，滑数洪盛，长大无力，或右手独见脉实，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嗽勿用者，寒束热邪，壅滞在肺之嗽也，若自汗恶寒而嗽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於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病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吐血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强，服人参则籊愈旺，阴愈消，未有不引血大脱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古今治劳莫过於葛可久，其独参汤保真汤，未尝废人参而不用，惟淋疹初发，身发热而斑点未形，伤寒始作，证未定而热邪方炽，不可用耳，喻嘉言曰：伤寒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发汗时元气大旺，外邪乘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致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人，必用人参入表药中，使药得力，一涌而出，全非补养之意，即和解药中，有人参之大力，居间外邪遇正，自不争而退舍，亦非补一边之意，而不知者，谓伤寒无补，邪得补弭炽，断不敢用，而市井愚夫，乃交口劝病人不宜服参，医者又避嫌远谤，一切可生之机，悉置不理殊失，本经除邪气之旨矣，古今诸方，表汗用参苏饮败毒散，和解用小柴胡，解热用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攻下用黄龙汤，领人参深入驱邪，即热退神清，从仲景至今，明贤方书，无不用人参，何为今日医家，屏绝不用，以阿谀求容，全失一脉相传之宗旨，殊不知误用人参杀人者，皆是与黄白术乾姜当归，肉桂附子，同行温补之误所致，不与羌独柴前，芎半枳桔等，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安得视人参为砒鸩刀刃，固执不通耶，又痘疹不宜轻用人参者，青乾柴黑陷，血热毒盛也，若气虚顶陷，色白皮薄，泄泻浆清，必用也，故博爱心鉴治痘，以保元汤为要药，人参得升麻补上焦之气，泻中州之火，得茯苓补下焦之气，

泻肾中之火，东垣交泰丸，用人参皂荚，是恶而不恶也，治月闭，用四物加人参五玃脂，是畏而不畏也，痰在胸膈，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惟右手独见脉实者，为肺经本有火，故不宜用，若右手虚大而嗽者，虽有火邪，此为虚火上炎，肾水不足，乃刑金之火，非肺金之火，正当以人参救肺，但须用多，方始得力，若少用必增胀满，本经言安五藏，定魂魄，止蚤悸，明目开心益智者，以藏气安和，心神盛定，当无蚤悸昏昧之虑矣，其除邪气者，以甘温之力协诸表药，助胃祛邪，譬诸坐有君子，则小人无身之地矣，缪子经疏云：人参论其功能之广，如本经所说，信非虚语，第其性亦有所不宜，世之录其长者，或遗其短，摘其瑕者，或弃其瑜，是以或当用而後时，或非宜而罔投，或蒙其利，反见其害二者之误，其失则一，使良药不见信於世，粗工互腾其口说，岂知人参本补五藏真籛之气者也，若夫虚羸 怯，劳役饥饱所伤，努力失血，以致籛气短乏，陷入阴分，发热倦怠，四肢无力，或中暑伤气，气无以动，或呕吐泄泻，霍乱转筋，胃弱不食，脾虚不磨，或真肠衰少，肾气乏绝，籛道不举，或中风失音，产後气喘，小儿慢蚤，痘後气虚，溃疡长肉等证，投之靡不立效，惟不利於肺家有热，嗽吐痰，吐血 骨蒸劳瘵，阴虚动火之候，盖肺者清肃之藏，真气无亏，则盛谧清静，以受生气之 蒸，而朝百脉，苟纵恣情欲，亏损真阴，火空则发，热起於下，火烁乎上，则肺先受之，火乃肺之贼邪，邪气胜则实，实则肺热郁结，为痰嗽痒，而血热妄行，溢出上窍，王好古所谓肺热还伤肺是也，若误投之，鲜克免者，此皆实实之误於人参何咎哉。产山西太行山者，名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参芦能耗气，专入吐剂，涌虚人膈上清饮宜之，盐哮用参芦涌吐最妙，参芦涌吐，参须下泄，与当归紫菀之头止血，身和血尾破血之意不殊，参须价廉，贫乏之之，人往往用之，其治胃虚呕逆，嗽失血等证，亦能获效，以其性专下行也，若治久痢滑精崩中下血之证，每致增剧，以其味苦降泄也，其芦世罕知用，惟江右人称为竹节参，近日吾絳亦有用之者，其治泻利脓血，崩带精滑等证，俱无妨碍，如气虚火炎，喘呕嗽血，误用转剧，昔人用以涌吐者，取其性升，而於补中寓泻也，此义前人未发，因屡验而笔之。

（沙参〔甘淡微寒无毒，有南北二种，北者质坚性寒，南者体虚力微，反藜芦。本经主血结蚤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发明，沙

参专泄肺气之热，故喘嗽气壅，小便赤涩不利，金受火毒阴虚失血，或喘寒热，及肺痿等疾宜之，本经主血结蚤气者，因蚤气入心，心包热郁而血结也，除寒热者，郁热解而寒热除也，补中益肺气者，用以清理肺胃之虚热，则津液复而正气受益矣，洁古言肺寒用人参，肺热用沙参，好古言沙参性寒，补五藏之阴，总未警轻虚泄热之义也，卫生方治肺热嗽，沙参一味，水煎服之，肘后方治卒然疝痛，自汗欲死，沙参为末，酒服立祛，证治要诀治妇人白带，沙参为末，米饮服之，盖沙参专开肺气，肺气清，则木邪散而疝自除，带自愈矣，时珍云：人参甘苦而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治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金受火蔽骡胎之，此即本经补中益肺气之谓，一补籥而生阴，一补阴而制籥，不可不辨。

（桔梗（本经名））〔辛甘苦微温无毒，甘者为，苦者为桔梗，咬之腥涩者为木梗，不堪入药。本经主胸脘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蚤恐悸气。发明，桔梗上升清肺气，利咽喉，为肺部引经，又能开发皮髓，故与羌独柴胡穷苏辈同为解表药，与甘草同为舟楫之剂，诸药有此一味，不能下沈也，伤寒，邪结胸脘，则痛如刀刺，邪在中焦，则腹满肠鸣幽幽，辛甘升发，苦淡降泄，则邪解而气和矣，其主蚤恐悸气者，心脾气郁不舒，用以升散之也，朱肱用桔梗治胸中痞满，总不出本经主治，仲景治寒实结胸，同贝母巴豆，取其温中消破积也，治肺痛唾脓血，用桔梗甘草，取排脓而清浊气也，治少阴证二三日咽痛，用甘草桔汤，取其调寒热通阴气也，千金方治喉痹毒气，桔梗二藜，水煎顿服，加甘草连翘荆防，名如圣汤，通治咽喉诸病，桔梗有甘苦二种，甘者曰。千金治强中为病，茎长兴发不交精出，取其能升解热邪於上也，又乾嗽，及G1火之邪郁在肺中，亦宜甘以润之，痢疾腹痛，乃肺金之气郁在大肠，则宜苦以润之，甘升而苦降也，此药升降诸气，能入肺使诸气下降，俗泥为上升而不能下行，失其用矣，痘疹下部不能起发，为之切忌，以其性能阻药力於上，不得下警也，惟阴虚久嗽不宜用，以其通籥泄气也，其芦吐膈上风热实痰，生研末，白汤调服二三钱探吐之。

（黄精〔甘平无毒，勿误用k，k即野葛，叶头尖有毛，又名断肠草，误用杀人，黄精则茎紫花黄，叶似竹叶也。发明，黄精为补中宫之胜品，宽中益气，使五藏调和，肌肉充盛，骨髓坚强，皆是补阴之功，但籥衰阴盛人服之，每致泄泻痞满，不可不

知。

（ 芎藭（本经名女萎又名玉竹）〔甘平无毒，肥白者良，入发散风热药生用，入补药蜜水拌，饭上蒸熟用。本经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去面黑黯，好颜色润泽，轻身不老。发明，萎藭甘润性平，滋肺益肾，补而不壅，善调厥阴久袭之风，故本经治中风暴热等病，皆取其养正祛邪之力也，别录主心腹结气，虚热腰痛，茎中寒，目痛眦烂泪出，甄权主内补不足，去虚劳客热，头痛不安，千金治风温自汗身重，语言难出，萎藭汤以之为君，其源本诸麻黄升麻汤，深得仲景之奥，时珍用治虚劳寒热， 疟不足之证，用代参蓍，不寒不燥，大有殊功，不止於去风热温毒而已，又主小便卒淋，发热口乾，眼黑头眩目赤涩痛，其性虽润，而无伤犯脾胃，夺食泄泻之虞，但其性之缓耳。

（ 知母〔苦甘寒无毒，肥白者良，盐酒炒用。本经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补不足益气。发明，知母沉降，入足少阴气分，及足蕤明，手足太阴，能泻有馀相火，理消渴烦热蒸，仲景白虎汤，酸枣汤皆用之，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热而除烦，但外感表证未除，泻痢燥渴忌之，脾胃虚热人误服，令人作泻殊食，故虚损大忌，近世误为滋阴上剂，劳瘵神丹，因而天枉者多矣，本经言除邪气肢体浮肿，是指湿热水气而言，故下文云：下水补不足益气，乃湿热相火有馀，烁灼精气之候，故用此清热养阴，邪热去则正气复矣。

（ 肉苁蓉〔甘咸微温无毒，酒洗去甲及腐，切片焙用。本经主五劳七伤，补中除茎中寒热痛，养五藏，强阴益精气多子，妇人症瘕。发明，肉苁蓉与琐苻，总是一类，味厚性降，命门相火不足者宜之，峻补精血，骤用反动大便滑泄，本经主劳伤补中者，是火衰不能生土，非中气之本虚也，治妇人症瘕者，咸能 坚而走血分也，又肉苁蓉止泄精遗沥，除茎中寒热痛，以其能下导虚火也，锁苻治腰膝软弱，以其能温补精血也，总皆滋益相火之验，老人燥结，宜煮粥食之，但胃气虚者服之，令人呕吐泄泻，强苻易兴，而精不固者忌之。

（ 天麻（本经名离母一名定风草茎名赤箭）〔辛平微温无毒，湿纸裹燥熟切片用。本经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发明，天麻味辛浓厚，性升属蕤，为肝家气分药，故肝虚不足，风从内生者，天麻芎 以补之，诸风掉眩，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治，小儿蚤痰风热，服天麻即消，天麻乃定

草，久服则遍身发出红斑，是驱风之验也，按天麻性虽不燥，毕竟风剂，若血虚无风，火炎头痛，口乾便闭者，不可妄投，本经言杀鬼精物，蛊毒恶气者，以其能定风，镇八方之邪气也，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者，其性属籐，籐生则阴长也。

(白术(一名山姜))〔甘温无毒。云术肥大气壅，台术条细力薄，盛国狗头术皮赤稍大，然皆栽灌而成，故其气浊，不若於潜野生者气清，无壅滞之患。入诸补气药，饭上蒸数次用，入肺胃久嗽药，蜜水拌蒸，入脾胃痰湿药，姜汁拌晒，入健脾药土炒，入泻痢虚脱药，炒存性用，入风痹痰湿利水破血药，俱生用，然非於潜产者，不可生用也。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痠疽，止汗除热，消食，作煎。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发明，白术甘温味厚，籐中之阴，可升可降，入脾胃二经，生用则有除湿益燥，消痰利水，治风寒湿痹，死肌痠疽，散腰脐间血，及冲脉为病，逆气急之功，制熟则有和中补气，止渴生津，止汗除热，进饮食安胎之效，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痠疽者，正以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痹，痹者拘挛而痛是也，经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死肌者，湿毒侵肌肉也，痠者，风寒乘虚客於肝脾肾经所致也，疽者，脾胃虚而湿热瘀滞也，如上诸证，莫由风寒湿而成，术有除此三者之功，故能祛其所致之疾也，止汗除湿进食者，湿热盛则自汗，湿邪客则发热，湿去则脾胃燥，燥则食自消，汗自止，热自除矣，又主大风在身而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肤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暖胃，消嗜食，得叁苓大补中气，得枳橘健脾胃饮食，本经言消食作煎饵留其滓以健脾胃气，食自化矣，仲景五苓散，祖素问泽术麋衔汤，并用生者，但彼兼麋衔以统血，则汗自止，此兼桂枝以通津，则渴自除，洁古枳术丸，祖金匱枳实汤，彼用生者以健胃，则逆满自愈，此用熟者以助脾，则饮食自强，且以荷叶裹饭为丸取清震之气，以鼓籐之力也，盖白术得中宫冲和之气，补脾胃药以之为君，脾土旺则清气升而精微上，浊气降而糟粕输，仲景有云：白术禀纯籐之土气，除邪之功胜，而益阴之效亏，故病属阴虚血少精不足，内热骨蒸，口乾唇燥，嗽吐痰，吐血鼻 便闭滞下者，法咸忌之，术燥肾而闭气，肝肾有动气者勿服，蕪涓子云：痠疽忌白术，其燥肾而闭气，故反生脓作痛也，凡藏皆属阴，世人但知白术能健脾，盛知脾虚而无湿邪者用之，反燥脾家津液，是损脾阴也，何补之有，此最易误，故特表而出之。

(苍术(本经名山蓊))〔苦辛温无毒，产茅山者，味甘形瘦多毛最

良，絳郡诸山者次之，楚中大块辛烈气燥者为下，制用糯米泔浸，刮去皮切片，同芝麻炒，或麻油炒通黄，去焦末，或去皮切片，蜜水拌饭上蒸用，又白露後以泔水净，置屋上晒露一月，谓之神术。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痲疽。发明，苍术辛烈，性温而燥，可升可降，能径入诸经，僮鹤箴明之湿而安太阴，辟时行恶气，因经泔浸炒，故能除上湿发汗，与白术止汗则痺，腹中窄狭者须之，本经治风寒湿痹，死肌痲疽等证，总取性专开壅，故能发汗而去风寒湿气，祛湿而去死肌，痲疽下气而消痰食饮癖，又能总解诸郁，佐以香附快气之药，下气最速，一升一降，则郁散而气平也，脾精不禁，淋浊不止，腰背酸疼，用以脾津，津生於气也，同黄檗为二妙，治下部湿热疼肿，又苍术一味麻油制过为末，煮枣肉为丸，治疸下饮，许叔微患饮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写文，左向伏几，是以饮食多坠左边，饮酒止从左下有8，疸痛食殊嘈杂，饮酒半杯即止，十数日必呕酸水，暑月左半身绝无汗，服雄附矾牵牛遂戟等皆无效，自揣必有囊，如水之有窠臼，不盈科不行，乃悉屏诸药，以前丸服三月而疾除，暑月汗亦周身，灯下能书细字，皆苍术之力也，然惟素禀肥盛多湿者为宜，若形瘦多火者禁用。其神术已经露制，转燥为清，用以发散上部头风痲湿证，故治时行头痛有神术汤，此得制度之妙也。

（狗脊（本经名百枝）〔苦平微温无毒，酒浸炒去毛用。本经主腰背强，关机缓急，周痹寒湿膝痛，颇利老人。发明，狗脊为强筋骨要药，故本经主腰背强，周痹寒湿等疾，颇利老人者，补益肾气而坚强筋骨也，其性味形类，与相似，而功用亦不甚相远，四宝丹用金毛狗脊去毛，盐泥固济约红，苏木川乌头生用，等分为末，醋和丸，温酒盐汤下二十丸，治男妇毒风脚软，肾气虚弱，又病後足肿，煎洗效。

（贯藎（别录名草鴟头）〔苦微寒有毒。本经主腹中邪热气诸毒杀三虫。发明，贯藎苦寒而降，辟时行疫疠不正之气，疫发之时，以此药置水食之，则不得传染，且能解毒，坚，治妇人血气，本经治腹中邪热气诸毒，以其性专散结积诸毒，而虫积皆由湿热所生，苦寒能除湿热，故亦主之，王海藏治夏月痘出不快，快斑散用之，云贯藎有毒，而能解腹中邪热杀三虫，病从内发者多效，王百一选方，言食鲤鱼羹，为肋骨所哽，百药不效，或令以贯藎煎浓汁连进，一咯而出，可见软坚之功，不但治疮治血而已，病人虚寒无实热者勿服。

（巴戟天〔辛甘微温无毒，酒浸去心焙用，川产者良。本经主

大风邪气，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藏，补中增志益气。发明，巴戟天严冬不凋，肾经血分冲脉药也，故守真地黄饮子用之，即水经治大风邪气之谓，以其性补元籀而兼散邪，真元得补，邪安所留，是以可愈大风邪气也，主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藏，补中增志益气者，脾胃二经得所养，而诸虚自祛矣，又治脚气，补血海，病人虚寒加用之，有人嗜酒患脚气甚危，或教以巴戟半紮，糯米同炒去米大黄一紮炒为末，熟蜜丸，温水下七十丸，仍禁酒遂愈，惟阴虚相火炽盛者禁用。

（远志〔苗名小草〕〔辛苦温无毒，甘草汤泡去骨，制过不可陈久，久则油气戟人喉。本经主 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发明，远志入足少阴肾经气分，非心经药也，专於强志益精，主梦泄，盖精与志，皆肾所藏，肾气充，九窍利，智慧生，耳目聪明，邪气不能为害，肾气不足，则志气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不能闭蛰封藏，故精气不固也，小便赤浊，用远志甘草茯神益智为丸，枣汤服效，取其为阴火之向导也，昔人治喉痹失音作痛，远志末吹之，涎出为度，取其通肾气，而开窍也，又治妇人血噤失音，及一切痈疽，搐鼻治脑风，杀乌附毒，惟水亏相火旺者禁服，以其善鼓龙雷之性也，本经言治 逆伤中，详远志性温助火，非 逆所宜，当是呕逆之误，以其性禀纯籀，能通诸窍，窍通则耳目聪明，强志不忘，皆益肾气之验，别录云：去心下膈气，非呕逆之类乎，一切阴虚火旺，便浊遗精，喉痹肿痛慎用，苗名小草，亦能利窍，兼散少阴风气之结也。

（淫羊申（一名仙璣脾）〔辛温无毒，羊脂或酒炒用。本经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发明，淫羊申手足籀明，三焦命门药也，辛以润肾，温以助籀，故本经治阴痿绝伤等证，真籀不足者宜之，坚筋骨，消瘰，一切冷风劳气，筋骨挛急，四肢不仁，补腰膝，强气力，一味仙璣脾酒，为偏风不遂之要药，惟阴虚走精，强籀不痿禁服。

（仙茅〔辛温有毒，忌犯铁器，酒浸焙乾用。发明，仙茅性热，补三焦命门之药，惟籀衰精冷，下元痿弱，老人失溺无子，男子禀赋素虚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动火，为叵测，按医说云：一人中仙茅毒，舌胀出口，渐大与肩齐，以小刀 之，随破随合，至百数，始有血一点出，曰可救矣，煮大黄芒硝与服，以药掺之，应手消缩，此皆火盛性淫之人过服之害也，然川产者少，伪充者不可不辩。

(玄叁(一名黑叁)〔苦微寒无毒,反藜芦。本经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馀疾,补肾气,令人明目。发明,黑叁入足少阴肾经,主肾水受伤,真阴失守,孤痿无根,亢而僭逆,咽喉肿痛之专药,又治伤寒瘧毒,汗下不解,发斑咽痛,心下懊绍,烦不得眠,心神颠倒欲绝者俱用,玄叁专清上焦氤氲之气,无根之火,本经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馀痿并可清有形热滞,故消瘰仞结核,治目赤痛肿,本经又云:补气令人明目,不特暴赤肿痛,总皆散结清火之验也,但其性寒滑,脾虚泄泻者禁用。

(地榆〔苦涩微寒无毒,去梢酒拌炒黑用。本经主妇人乳产疼痛,七伤带下五漏,止痛止汗,除恶肉,疗金疮。发明,地榆入足厥阴,兼行手足筋脉,体沈而降,善入下焦理血,本经主乳产疼痛,七伤带下五漏者,是指去血过多,肝风内生之象,又云止汗止痛,除恶肉,疗金疮者,以其能和血也,若气虚下陷而崩带,及久痢脓血,瘀晦不鲜者,又为切禁,性能伤胃,误服多致口噤不食,又诸疮痛者加地榆,痒者加黄芩,以其能散血热也,烧灰香油调敷火烫,乃借火气引散血中之毒耳,稍专行血,不可混用。

(丹叁〔苦平微温无毒,酒炒用,反藜芦。本经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寒热积聚,破症除瘕,止烦满益气。发明,丹叁气平而降,心与包络血分药也。本经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等疾,皆瘀血内滞,而化为水之候,止烦满益气者,瘀积去而烦满愈,正气复也,按四物汤治妇人病,不问胎前产後,经水多少,皆可通用,惟一味丹叁散,主治与之相同,盖丹叁能破宿血,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带下,调经脉之神品,然其性长於行血,妊娠无故勿服,大便不实者忌之。

(紫叁(即牡蒙又名童肠,三四月间遍地茸生高三五寸逐层起台开紫花者是也)〔苦辛寒无毒,反藜芦。本经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通九窍,利大小便。发明,紫叁入足厥阴,兼入足太筋脉明血分,故治诸血病,及寒热血痢,痈肿积块,即本经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之谓,瘀血去则九窍利,而二便通矣,古方治妇人肠覃,乌喙丸中用牡蒙,即紫叁也,仲景治下痢肺痛,用紫叁汤,取其散积血也,但市人罕识其真,详痢下肺痛,皆胸中气结之故,每以紫菀代之,虽气味之寒温不同, Q 之性则一。

(紫草〔甘咸寒无毒,色深紫而脆者良,淡紫质坚者曰紫梗,不入药。本经主心腹邪气五癢,补中益气,利九窍。发明,紫草入心胞络,及肝经血分,其功专於凉血活血。利大小肠故痘疹欲

出未出，血热毒盛，大便闭涩，色乾枯而毒不得越者宜之，已出而紫黑便闭者亦可用，盖紫草凉血，血凉则毒出，世俗误以为宣发之药非也，若已出而色红活者不宜，或白陷及大小便利者忌之，本经言治心腹邪气五痒者，乃活血利窍之义，发痘即活血利窍之大端也，言补中益气者，营血和，则中气受益矣。

（白头翁（一名野丈人）〔苦微寒无毒，产齐鲁，苗长叶白者力优，生柴胡中短小者力薄，得酒良。本经主温虐狂猖寒热，症瘕积聚瘕气，逐血止腹痛，疗金疮。发明，白头翁味苦微寒，入手足解明血分，本经言苦温者，传写之误也，其治温疟狂猖寒热等症，皆少解，解明热邪固结之病，结散则积血去而腹痛止矣，别录止鼻 6 景止毒痢 亦是热毒入伤血分之候，仲景治热痢下重，有白头翁汤，盖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痢则下焦虚，故以纯苦之剂坚之，男子阴疝偏坠，小儿头秃鼻 及热毒下痢紫血鲜血，用此并效，但胃虚大便完 不化，痢久下稀淡血水者勿服，以其苦寒降泄也。

（白及〔苦辛平微寒无毒，反乌附。本经主痈肿恶疮，败疽伤阴死肌，胃中邪气，贼风鬼击，祛缓不收。发明，白及性涩而收，得秋金之气，故能入肺止血，生肌治疮，本经主败疽伤阴死肌，皆热壅血伤，胃中邪气，亦邪热也，贼风祛缓，皆血分有热，湿热伤阴所致也，其治吐血咯血，为其性敛也，用此为末，米饮服之即止，试血法，吐水盆内，浮者肺血，沉者肝血，半浮半沈者心血，各随所见，以羊肺肝心煮熟，粵白及末，每日食之，其冶金疮及痈疽方多用之。

（三七（纲目名山漆一名金不换）〔甘微苦温无毒。（广产形如人参者是有节者非）发明，时珍云：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刃箭疮要药，止血散血定痛，为末掺之，吐血 崩中下血血痢，产後恶血不下，并宜服之，凡杖扑伤损，瘀血淋漓者，随即嚼烂 G2 之，青肿者即消，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後尤宜服之，此解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独用研服尤良，取其专力也，一种庭砌栽植者，以苗捣敷肿毒即消，亦取散血之意。

（黄连〔苦寒无毒，产川中者，中空色正黄，截开分瓣者为良，云南水连次之，日本絳楚为下，治心藏火生用，治肝胆实火，猪胆汁炒，治肝胆虚火，醋炒褐色，治上焦火酒炒，中焦火姜汁炒，下焦火盐水炒，气分郁结肝火，煎絳茱萸汤炒，血分块中伏火，同乾漆末炒，食积火黄土拌炒。解附子巴豆轻粉毒，忌猪

肉。本经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 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发明，黄连性寒味苦，气薄味厚，降多升少，入手少阴厥阴，苦入心寒胜热黄连大黄之苦寒，以导心下之实热，去心窍之恶血，仲景九种心下痞，五等泻心汤，皆用之，泻心者，其实泻脾，实则泻其子也，下痢胃口虚热口噤者，黄连人参煎汤，时时呷之，如吐再饮，但得一呷下咽便好，诸苦寒药多泻，惟黄连苓槩性寒，而燥能降火去湿止泻痢，故血痢以之为君，今人但见肠虚渗泄，微似有血，不顾寒热多少，便用黄连，由是多致危殆，至於虚冷白痢，及先泻後痢之虚寒证，误用致死者多矣，诸痛疮疮，皆属心火，眼暴赤肿，痛不可忍，亦属心火，兼挟肝邪，俱宜黄连当归，治痢及目为要药，故本经首言治热气目痛，及肠 腹痛之患取苦燥之性，以清头目坚肠胃，祛湿热也，妇人阴中肿痛，亦是湿热为患，尤宜以苦燥之，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木香，姜连散，用乾姜黄连，佐金丸用黄连絳茱萸，治消渴，用酒蒸黄连，治口疮，用细辛黄连，治下血，用黄连葫蒜，皆是寒因热用，热因寒用，而无偏胜之害，然苦寒之剂，中病即止，岂可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生发冲和之气乎，医经有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之说，此性虽寒，其味至苦，入胃则先归於心，久而不已，心火偏胜则热，及其理也，近代庸流，喜用黄连为清剂，殊不知黄连泻实火，若虚火而妄投，反伤中气，阴火愈逆上无制矣，故阴虚烦热，脾虚泄泻，五更肾泄，妇人产後血虚烦热，小儿痘疹气虚作泻，及行浆後泄泻，并皆禁用。

（胡黄连〔苦大寒无毒，忌猪肉，犯之令人漏精。发明，胡黄连苦寒而降，大伐藏府骨髓邪热，除妇人胎蒸，小儿疳热，积气之峻药，同乌梅止小儿血痢，同鸡肝治小儿疳服，同猪置疗杨梅疮毒，同乾姜治子积，皆取伐肝肾热邪也，小儿肾气本实，故可当此，若脾胃肾藏不足者服之，夺人天元，为害不浅，惟霉疮用胡黄连，当归甘草猪口水酒煎服，二剂辄效，以其直誓下焦，善搜淫火之毒也。

（黄芩〔苦寒无毒，中空者为枯芩入肺，细实者为子芩入大肠，并煮熟酒炒用。本经主诸热瘧，肠 泄利，逐水下血闭，治恶疮疽蚀火疮。发明，黄芩苦燥而坚肠胃，故湿热黄瘧，肠 泻痢，为必用之药，其枯芩性升，入手太阴经，清肌表之热条芩性降，泻肝胆大肠之火，除胃中热，得酒炒上行，主膈上诸热得芍药甘草，治下痢脓血，腹痛後重身热，佐黄连治诸疮痛不可忍，同黑参治喉间腥臭，助白术安胎，盖黄芩能清热凉血，白术能补脾统血

也，此惟胎热升动不盛者宜之，胎寒下坠，及食少便溏者，慎毋混用，丹溪言黄芩治三焦火，仲景治伤寒少阳证，用小柴胡汤，汗下不解，胸满心烦，用柴胡汤桂姜汤，温病用黄芩汤，太阴少阳合病，用葛根黄芩黄连汤，心下痞满，用泻心汤，寒格吐逆，用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等方，皆用黄芩以治表 诸热，使邪从小肠而泄，皆本经主诸热之纲旨，其黄瘴肠 泻痢之治，取苦寒以去湿热也，逐水下血闭者，火郁血热之所致，大降则血行，水下而闭自通矣，昔人以柴胡去热不及黄芩，盖柴胡专主少阳往来寒热，少阳为枢，非柴胡不能宣通中外，黄芩专主阳明蒸热，阳明居中，非黄芩不能开泄蕴隆，一主风木客邪，一主湿土蕴着，讵可混论，芩虽苦寒，毕竟治标之药，惟躯晓者宜之，若阴虚伏热，虚阳发露，可轻试乎，其条实者兼行冲脉，治热血妄行，古方有一味子芩丸，治女人血热，经水暴下不止者最效，若血虚发热，肾虚挟寒，及妊娠胎寒下坠，脉迟小弱，皆不可用，以其苦寒而伐生发之气也。

（秦芎〔苦平微温无毒，雷公云：左文列为秦，治湿病，右文列为芎，发脚气，今药肆多右文者，慎勿混用。本经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下水利小便。发明，秦芎阴中微阳，可升可降，入手足阳明，以其去湿也，兼入肝胆以其治风也，故手足不遂，黄瘴酒毒，及妇人带疾须之，阳明有湿，则身体酸痛，肢节烦疼，及挛急不遂，有热则日晡潮热，用以祛风胜湿则愈，凡痛有寒热，或浮肿者，多挟客邪，用以祛风利湿，方为合剂，故本经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等证，若久痛虚羸血气不能营养肢体而痛，及下体虚寒，疼酸枯瘦等病，而小便清利者，咸非秦芎所宜，今庸师喜用秦芎，且不辨左文右文，凡遇痛证，辄用之，失其旨矣。

（柴胡（即寇胡）〔苦平无毒，入解表药生用，清肝炒熟用。本经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明目益精。发明，柴胡能引清阳之气，从左上升，足少阳胆经之药胆清净之府，无出无入，禁汗吐下，惟宜和解，以其经居半表半里，本经治心腹肠胃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使清阳之气上升，而胃中留结宿滞，亦解散矣，仲景治伤寒寒热往来，但痛耳聋，妇人热入血室，皆为必用，小儿五疳羸热，诸症寒热，咸宜用之，痘疹见点後，有寒热或但下疼热，於透表药内用之，不使热留少阳经中，则将来无咬牙之患，虚劳寒热，多有可用者，劳有五劳，病在五藏，若劳在肝胆心包络有热，或少阳经寒热，则柴

胡为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籛气下陷，则柴胡乃引清气退热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东垣补中益气用之者，乃引肝胆清籛之气上行，兼升瞽参书之力耳，疮疽用之者，散诸经血结气聚也，今人以细者名小柴胡，不知小柴胡乃汤名也，若大柴胡汤，而用银州者可乎，按柴胡为少籛经药病在太籛，服之太早，则引 6 入门，病在阴经用之，则重伤其表，误人不可胜数，其性升发，病人虚而气升者忌之，呕吐及阴火炎上者勿服，若阴虚骨蒸服之，助其虚籛上逆，势必耗尽真阴而後已，奈何操司命之权者，多所未悟也。

（银柴胡〔甘微寒无毒，银州者良，今延安府五原城所产者，长尺馀，肥白而软，北地产者，如前胡而软，今人谓之北柴胡，勿令犯火，犯火则不效。发明，银柴胡行足籛明少阴，其性味与石斛不甚相远，不独清热，兼能凉血，和剂局方治上下诸血，龙脑鸡苏丸中用之，凡入虚劳方中，惟银州者为宜，若用北柴胡升动虚籛，发热喘嗽，愈无 宇，可不辩而混用乎，按柴胡条下，本经推陈致新，明目益精，皆指银夏者而言，非北柴胡所能也。

（前胡〔苦微寒无毒，甄权曰：甘辛平无毒，白色者良，去尾用。发明，前胡入手足太阴籛明少籛，其功长於下气，故能治痰热喘嗽痞膈诸疾，气下则火降痰亦降矣，为痰气之要味，治伤寒寒热，及时气内外俱热，按二胡通为风药，但柴胡主升，前胡主降，有不同耳，又按前胡治气实风痰，凡阴虚火动之风痰，及不因外盛而有痰者禁用。

（防风〔甘辛温无毒，叉头者令人烦喘，叉尾者发人痼疾。本经主大风头眩痛恶风风邪，目盲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疼痛。发明，防风浮而升籛也，入手太籛籛明，少籛厥阴，兼通足太籛，治风去湿之仙药也，以风能胜湿也，其治大风头眩痛，恶风风邪等病，其性上行，故治上盛风邪，泻肺实喘满，及周身痹痛，四肢挛急，目盲无所见，风眼冷泪，总不出本经主治也，防风治一身尽痛，乃卒伍卑贱之职，随所引而至，风药中润剂也，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盖於土中泻木也，凡脊痛项强，不可回顾，腰似折，项似拔者，乃手足太籛证，正当用之，凡疮在胸膈已上者，虽无手足太籛证，亦当用防风，为能散结，去上部风热也，经验方治妇人风入胞门，崩中不止，独圣散用一味防风，面糊酒调丸服，然惟血色清稀，而脉浮弦者为宜，如血色脓赤，脉来数者，又属一味子芩丸证，不可混也，惟肺虚有汗喘乏，及气升作呕，火升作嗽，阴虚盗汗，籛虚自汗者勿服，妇人产後血虚

发瘡，嬰兒瀉後脾虛發搐，咸為切禁。

（獨活〔辛苦微溫無毒，香而紫黑者真。本經主風寒所擊，金瘡止痛，奔豚瘧瘡，女子疝瘕。發明，獨活不搖風而治風，浮萍不沈水而治水，因其所勝而制也，本經治金瘡為風寒所擊而痛，及賁豚瘧瘡，女子疝瘕，皆邪風內賊之候，獨活生益州，較羌活其氣稍細，升中有降，能通謦周身，而散風勝濕，與細辛同用，治厥陰頭痛目眩，又足少陰經伏風頭痛，紮足濕痺，不能動止者，非此不治，甄權以獨活治諸風濕冷，奔喘逆氣，皮膚枯癢，手足挛痛，勞損風毒齒痛，皆風濕相搏之病也，但氣血虛而遍身痛，及陰虛下體痿弱者禁用，南方無剛猛之風，一切虛風類中，咸非獨活所宜。

（羌活〔苦辛溫無毒，香而色紫者良。發明，羌活生於羌胡，雍州隴西西川皆有之，治足太陰風濕相搏，一身盡痛，頭痛肢節痛，目赤肤痒，乃却亂反正之主帥，督脈為病，脊強而厥者，非此不能除，甄權以羌活治賊風失音不語多痒，手足不遂，口面斜， 答 皆風中血脉之病也，蘇恭曰：疗風宜用獨活，兼水宜用羌活，風能勝濕，故羌活能治水濕，與芎 同用，治太陰厥陰頭痛，發汗散表，透關利節，非時感冒之仙藥也，但內傷元氣血虛頭痛，及遍身肢節痛，皆非所宜，昔人治勞力感寒，於補中益氣湯中用之，深得補中寓瀉之意。

（升麻〔甘苦平無毒，忌見火，解莨菪毒。本經辟瘟疫瘴氣，邪氣盡毒，入口皆吐出，中惡腹痛，時氣毒疔頭痛，寒熱風腫諸毒，喉痛口瘡。發明，升麻能引清氣右升，足太陰本藥也，本經治疫瘴盡毒，取性升上行也，治中惡腹痛，取開發胃氣也，治喉痛口瘡者，取升散少太陰明火熱也，同葛根則發散太陰風邪，同柴胡則升提胃中清氣，引甘溫之藥上升，故元氣下陷者，用此於陰中升太陰，以緩帶脈之縮急，凡胃虛傷冷，郁遏太陰氣於脾土，宜升麻葛根以升散其郁火，故補脾胃藥，非此引用不效，脾痺非此不除，升麻葛根湯，乃太陰發散藥，若初病太陰便服之，發動其邪，必傳太陰，反成其害也，又升麻葛根能發痘，惟初發熱時可用，見點後忌服，為其氣升，發動熱毒於上，為害莫測，而淋疹尤為切禁，誤投喘滿立至，按升麻屬太陰性升，力能扶助太陰氣，捍禦陰邪，故於淋帶瀉痢脫肛方用之，取其升舉清太陰於上也，古方治噤口痢，用醋炒升麻，引人參蓮肉，扶胃進食，大有神效，凡上盛下虛，吐血 嗽多痰，陰虛火動，氣逆嘔吐，堤忡癡狂諸證，皆在所禁。

(苦叁〔苦寒无毒，反藜芦。本经主心腹结气，症瘕积聚黄瘵，溺有馀沥，逐水除痈肿，补中明目止泪。发明，苦叁黄檗之苦寒下降，皆能益肾，盖取其苦燥湿，寒除热也，热生风，湿生虫，故又能治风杀虫，惟肾水炼而相火胜者宜之，若脾胃虚而饮食絀少，肝肾虚而火衰精冷，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久服苦叁，多致腰重，因其性降而不升也，观本经主治，皆湿热为患之病，详补中当是补阴之误，以其能除湿热，湿热去而阴自复，目自明矣，然惟湿热者宜之，沈存中苦腰重，久坐不能行，此因病齿痛数年，用苦叁揩齿，其气味入齿伤肾所致也，後施昭先亦用苦叁揩齿，岁久亦病腰重，自後悉不用之，腰疾皆愈，或云苦叁既能补阴明目，何久服反病腰重乎，殊不知苦寒之性，直入心肾，内有湿热者足以当之，始得之则有辅阴祛邪之力，清热明目之功，湿热既去，而又服之，必致苦寒伤肾，腰重脚弱，在所不免，理固然也，何疑之有。

(白藜皮(一名白羊鲜)〔苦咸寒无毒，本经主头风黄瘵，逆淋沥，女子阴中肿痛，湿痹死肌，不可屈伸起止行步。发明，白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脾明经去风湿热药也，兼入手太阴肺明，为诸黄风痹要药，本经所主，皆风湿热邪，蕴酿经中之病，千金治婴儿风疹，热则生风，胸中有痰白羊鲜汤，取其善祛风热也，世医施之於疮科浅矣，下部虚寒之，人虽有湿证勿用。

(延胡索(即玄胡索)〔苦辛温无毒，上部酒炒，中部醋炒，下部水炒。发明，延胡索色黄入脾胃，能活血咸止痛，治小便溺血，得五瓊脂，同入肝经，散血破滞，炮灸论曰：心痛欲死，急觅延索，以其能散胃 气血滞痛也，盖当归芍药，调腹中血虚痛，延胡五瓊，治胸腹血滞痛，又延胡善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与当归桂心治一身上下诸痛，及经癸不调，产後血病，往往独行多功，杂他药中便缓，按延胡走而不守，惟有瘀滞者宜之，若经事先期，虚而崩漏，产後血虚而晕，咸非所宜。

(贝母〔甘苦平微寒无毒，反乌头，川者味甘最佳，西者味薄次之，象山者微苦又次之，一种大而苦者，仅能解毒，并去心用，凡肺经药，皆当去心，不独贝母也，其独颗无瓣者，名丹龙睛，误服令人筋不收持。本经主伤寒烦热淋漓邪气，症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发明，贝母乃手太阴肺经气分药，兼入少阴心经，一名佻翎 风言采其佻翎善解心胸郁结之气，故诗人以此寓焉，肺受心胞火乘，因而生痰，或为邪热所干，喘嗽烦闷，非此莫治，

详本经主伤寒烦热者，甘寒能解烦热也，淋漓者，热结二肠也，清心肺郁热，而淋漓通矣，疝瘕者，足厥阴之邪干手厥阴也，经曰诊得心脉搏滑急，为心疝，少腹当有形也，喉痹者，热郁结於上也经云一阴一筋结，谓之喉痹，心主三焦之脉，皆络於喉也，乳难者，郁热结於手足厥阴也，风痉者金疮热郁生风而成痉，总取解散郁结之邪也，仲景治伤寒寒实结胸，外无热证者，小陷胸汤主之，白散亦可，二方一主热痰内结，一主寒实内积，虽同一例，治不可混也，俗以半夏性燥，用贝母代之，不知贝母寒润，治肺家燥痰，痰因郁结者宜之，半夏性燥，治脾胃湿痰，痰因湿滞者宜之，二者天渊，何可代用若虚劳嗽，吐血咯血，肺痿肺痛痈疽及诸郁火证，半夏乃禁忌，皆贝母为向导也，至於脾胃湿热，涎化为痰，久则生火生痰，上攻昏愤，僵仆蹇涩诸证，生死旦夕，岂贝母可治乎，浙产者治疝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一切痈疡，又同苦参当归，治妊娠小便难，同青黛治人面恶疮，同连翘治项上结核，皆取其开郁散结，化痰解毒之功也。

(山慈姑(金灯花根也九月开花朱色与叶不相见故又名无义草)〔甘微辛小毒。发明，山慈姑攻坚解毒，治喉肿疮毒瘰疬结核等证，紫金锭用之，亦是解诸毒耳，丹方治面上瘢痕，用山慈姑末，和轻粉硼砂末各少许，先用 G3 水笔涂患处，次掺上药，太乙膏盖日易一次，俟药消尽後，以鹰屎白蜜陀僧末，蜜水调护，数日勿见风日效，惟眼胞上者不可治，以其绣动不辍也。

(白茅根(一名地筋)〔甘寒无毒，与百脉根相类，百脉根出巴西，他处罕得。本经主劳伤虚羸，补中益气，除瘀血血闭寒热，能利小便。发明，甘寒能降，除伏热利小便止渴，治伤寒瘰逆喘咳，主吐衄诸血，治黄瘴水肿，胃反上气，五淋疼热，及痘疮乾紫不起，但呕逆吐亦有因於寒者，即非所宜，本经主治劳伤虚羸者，以甘寒能滋虚热，而无伤犯胃气之虞也，言补中益气，胃热去而中气复，是指客邪入伤中州渐成虚羸而言，非劳伤本病所宜，昔人考本草功用，言白茅根与百脉根相类，今肃州不行岁贡，百脉根无从可得，而止渴去热之用，白茅根裕如也，其茅花甘温，色白轻虚，力能上升入肺，散热止 屋上败茅，研传斑疮湿烂，取其收湿之力也。

(草龙胆〔苦涩大寒小毒，去芦或酒炒，或甘草汤浸一宿用，凡用勿空腹服，令人小便不禁。本经主骨间寒热，蚤蓂邪气，续绝伤，定五藏，杀蛊毒。发明，草龙胆苦寒降，主肝经邪热，下焦湿热，酒瘴黄肿，目痛赤肿瘀肉，小儿肝气，去肠中小虫，盖肝

胆湿热，取苦寒以泻之，时珍曰：相火寄在肝胆，有泻无补，故泻肝胆之热，正益肝胆之气，但大苦大寒，过伤胃中生发之气，反助火邪，亦如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之义，本经主骨间寒热，是指热伤肾水而言，热生风，则发蚤搔，重则变为痿病，湿热邪气之在中下二焦者，非此不除，以其专伐肝胆之邪也，肝胆之邪去，而五藏安和，经脉之绝伤续矣，杀蛊毒者，去湿热之患也，凡胃气虚人服之必呕，脾虚人服之必泻，虽有湿热，慎勿轻用。

（细辛〔辛温无毒，产华阴及辽东者良，反藜芦。本经主 逆头痛脑痛，百节拘挛，风湿痺痛死肌，明目利九窍。发明，细辛辛温上升，入手足，厥阴少阴血分，治督脉为病，脊强而厥，本经治逆头痛脑痛，善搜厥阴伏匿之邪也，独活为使，治少阴头痛如神，亦主诸箴头痛，诸风药用之，治风湿痺痛，百节拘挛，去死肌明目者，取辛以散结，而开经脉窍队之邪也，味辛而热，温少阴之经，故仲景少阴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辛温能散，故凡风寒风湿头痛口疮喉痹 汗 纵 均取其能散浮热，亦火郁发之之义也，辛能泄泻肺，故风寒 嗽上气者宜之，辛能补肝，故胆气不足，则肝气有馀，蚤痿眼目诸病宜之，辛能润燥，故通少阴诸经，及耳窍闭塞者宜之，又主痰结湿火，鼻塞不利，凡口舌生疮者，用细辛黄连末掺之，凡血虚内热，火郁头痛，发热 嗽者戒用，以其辛烈耗散真气也，细辛辛之璿者，用不过五分。

（杜衡〔俗名马蹄香又名杜葵〕〔辛温无毒。发明，杜衡香窜，与细辛相似，故药肆以之代充细辛，亦能散头目风寒，下气消痰，行水破血，但其气浊，不能搜涤少阴经中之寒，稍逊细辛一筹耳。

（白微〔苦咸平无毒。本经主暴中风身热肢满，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疼温疟洗洗，发作有时。发明，白微咸平降泄，抑箴扶阴，为足箴明经本药，兼行足少阴手太阴，本经主暴中风身热肢满，是热郁生风，痰随火涌，故令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疼皆热邪所致，温疟乃冬时伏邪，至春而发缪氏经疏言暑邪所伤，秋必发为温疟，恐非经旨，别录疗伤中淋露者，女子伤犯阴中营血而成淋露之疾，用以除热益阴则前证神矣，下水气，利阴气者，总取益阴之功，真阴益而邪水下，性善降泄，故久服利人，金匱治妇人产中虚烦呕逆，安中益气，竹皮丸中用之，千金治风温发汗後身灼热，自汗身重多眠，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萎甬汤中用之，又治妇人遗尿不拘胎前产後，有白微芍药汤，取其有补阴之功，而兼行手太阴，以清膀胱之上原殊非虚寒

不禁之比也，古方多用治妇人者，以别录有疗伤中淋露之功也，凡胃虚少食泄泻，及喘多汗，籛气外泄者禁用。

（白前〔甘辛微温无毒。发明，时珍曰：白前入手太阴，长於降气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金匱治嗽而脉沈者，用泽漆汤以中有白前也深师治久嗽上气体肿，短气倚息不得卧，常作水鸡者用白前汤，外台治久嗽吐血用白前桔梗桑白皮甘草，皆取其下气耳，若虚嗽常哽气者不可用也，白前较白微稍温，较细辛稍平，专搜肺窍中风水，非若白微之咸寒，专泄肺胃之燥热亦不似细辛之辛窜，能治肾肝之沈寒也。本经逢原卷一终

本经逢原卷二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芳草部

（当归〔甘辛温无毒，蜀产者力刚可攻，秦产者力柔可补，凡治本病酒制，有痰姜汁制，白者为粉归，性劣不入补剂。本经主逆上气，温疟寒热，洒洒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汁饮之。发明，当归气味俱厚，可升可降，入手少阴足太阴厥阴血分，凡血受病及诸病夜甚，必须用之，本经主逆上气，温疟寒热，妇人漏下绝子，皆取辛温润血之功，产後恶血上冲，亦必用之，别录温中止痛，甄权治下痢腹痛，女人沥血腰痛，好古治冲脉为病，逆气急，带脉为病腹痛，腰溶溶若坐水中，其功专於破恶血养新血，润肠胃，荣筋骨，泽皮肤，理痈疽，排脓止痛，盖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甘温，能和营血，辛温能散内寒，使气血各有所归，入手少阴，心主血也，入足太阴，脾血也，入足厥阴，肝藏血也，身能养血，尾能行血，同人参黄则补气而生血，同牵牛大黄则行气而泻血，同桂附絳萸则热，同大黄芒硝则寒血虚以人参赤脂为佐，血热以生地条芩为佐，仲景治籛邪陷阴，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用当归四逆汤，於桂枝汤加当归细辛通草，以通其血脉，即下痢脉大，气不归附，亦用此汤以归附之，凡血虚发热者，宜当归补血汤，方用当归三钱，黄一藜，作三服，心下刺痛者，一味当归酒煎服，专主血分诸病，海藏言当归血药，何本经治逆上气，按当归辛散，乃血中气药，故逆上气，有阴虚籛无所附者，用血药补阴，则血和而气降矣，凡冲任督带病，皆不可少，惟泄泻家痰饮家禁用。

（芎〔纲目名川芎〕〔辛温无毒，蜀产者，味辛而甘为上，他处产者，气味辛烈为下，反藜芦，叶名G4芩。本经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筋挛缓急金疮，妇人血闭无子。发明，芎辛温，上升入肝

经，行冲脉，血中理气药也，故本经治中风入脑头痛等证，取其辛散血分诸邪也，好古言搜肝气补肝血，润肝燥补风虚，又治一切风气血气，及面上游风，目疾多泪，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故四物汤用之者，皆搜肝经之风，治少髌厥阴头痛，及血虚头痛圣药，助清髌之气，去湿气在头，头痛必用之药，血痢已通，而痛不止，乃阴亏气郁药中加芎，气行血调，其痛立止，璣苑方验胎法，以生芎末艾汤服一钱七，腹中微动者为胎，千金方治子死腹中，以芎末酒调方寸匙，须臾二三服立出，凡骨蒸盗汗，阴虚火炎，嗽吐逆，及气弱之人不可服，其性辛散，令真气走泄而阴愈虚也。

（抚芎〔辛温无毒，产江左抚州，中心有孔者是。发明，抚芎升散专於开郁宽胸，通行经络，郁在中焦，则胸膈痞满作痛，须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气升则郁自降，故抚芎总解诸郁，直瞽三焦，为通阴髌气血之使，然久服耗气，令人暴亡。

（蛇蛻鈇苦辛温无毒。本经主男子阴痿湿痒，妇人阴中肿痛，除气，利关节，癩疹恶疮。发明，蛇蛻朱襪专入右肾命门，少髌三焦气分，本经列之上品，不独助男子壮火，且能散妇人郁抑，非妙瞽本经精义，不能得从治之法也，但肾火易动，髌强精不固者勿服。

（说辛苦温无毒，香而燥者良，臭而润者勿用。本经主妇人疝瘕，阴中寒肿痛，腹中急，除风头痛，长肌肤，悦颜色。发明，攄均为足太髌寒郁经中，头项巅顶痛，及大寒犯脑，连齿颊痛之专药，女人阴肿疝疼，督脉为病，脊强而厥，亦多用之，雾露之邪，中於上焦，须兼木香，风客於胃泄泻，脾胃药中，宜加用之，今人只知 赈高巅顶头脑之药，而本经治妇人疝瘕，腹中急，阴中寒等证，皆太髌经寒湿为病，亦属客邪内犯之候，故用 诃 h 风除湿，则中外之疾皆痊，岂特除风头痛而已哉，云长肌肉悦颜色者，外用作面脂之类是也，但头痛挟内热，春夏温病热病，头痛口渴，及产後血虚火炎头痛，皆不可服。

（白芷（即都梁香）〔辛苦温无毒。本经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寒热头风，侵目泪出，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发明，白芷辛香升发，行手髌明，性温气厚，行足髌明，芳香上瞽，入手太阴，为解利髌明风热头痛，及寒热头风，侵目泪出之要药，其所主之病，不离三经，如寒热头风，眉棱骨痛头目齿痛，三经之风热也，漏下赤白痛疽，头面皮肤风燥痒，三经之湿热也，风热者辛以散之，湿热者温以除之，都梁丸治崩漏赤白，深

得本经之旨，性善风，女人漏下赤白，皆风入胞门所致，辛香入脾，故又能温散血闭阴肿，及寒热头风，侵目泪出，总取辛散利窍之功，其长肌肤润泽颜色者，则有排脓长肉之力，所以外科用之，痘疹起胀，连皮肿者，於解毒药内用之，预杜将来发痒之患，今人用治肠痈，有败脓淋漓不已，腥秽殊甚，遂致脐腹冷痛，须此排脓，脓尽乃以他药补之，烧 @虫蛇，为末新汲水调频灌，解蛇毒内攻，和胆矾麝香，掺蛇伤溃烂，但性温而升，味苦而散，故呕吐因於热者，漏下赤白，因於火者勿用，痈疽溃後，亦宜渐絀，以其能耗胃气也。

（白芍药〔酸苦平微寒无毒，入补脾药酒炒，入止血药醋炒，入和营药及下痢後重，血热痈毒药，并洗酒生用入，血虚水肿腹胀药，桂酒制用，反藜芦。本经主邪气腹痛，除血，利小便，益气。发明，白芍药酸寒，敛津液而护营血，收阴气而泻邪热，盖泻肝之邪热，所以补脾之阴，即本经主邪气腹痛益气之谓，故仲景以为补营首药，入肝脾血分，及籐维寒热，带脉腹痛，补中下二焦，能於土中泻水，为血痢必用之药，然须兼桂用之，方得敛中寓散之义，建中汤之妙用，人所不知，盖泻痢皆太阴之病，建中专主太阴腹痛也，其治血，黄 桂枝五物汤中用之，非深譬本经妙理者不能也，又得炙甘草治腹中急痛，同白术补脾，同芎 泻肝，从人参补血虚，从黄连止泻痢，同姜枣温经散湿，在用者各得其宜耳，凡人籐气虚衰，阴气散漫，患腹胀满急，於补中益气药中，加白芍药一味以收阴，则籐虚不受阴制之胀，得籐药便消矣，然气虚内寒者不可用，古云絀芍药以避中寒，诚不可忽，产後不可用，以其酸寒泻肝，伐生发之气也，小便不利者禁用，以膀胱得酸收敛愈秘也，而真武汤中，又用以利小便者，深得本经之旨，盖真武汤本治少阴精伤，而证见虚寒，非太籐膀胱癰闭之候，以其能益阴滋血，培养津液，小便自行，非通利也，至於桂枝汤中用以护营血，使邪不得内犯，建中汤中用以培土藏，而治籐邪内陷腹痛，此皆仲景用药之微妙，端不外本经之义，其除血，破坚积，治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皆指赤者而言，与白芍无预，因本经未分赤白，故一贯例之。

（赤芍药〔酸苦微寒无毒，酒洗用。本经除血，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发明，赤芍药性专下气，故止痛不絀当归，苏恭以为赤者，利小便下气，白者止痛和血，端不出本经除血，破坚积，止痛利小便之旨，其主寒热疝瘕者，善行血中之滞也，故有瘀血留着作痛者宜之，非若白者酸寒收敛也，其治血 利小便

之功，赤白皆得应用，要在配合之神，乃着奇耳。

（牡丹皮〔苦辛平无毒，酒洗去硷土，曝乾，勿见火。本经主寒热中风，蚤蓀邪气，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五藏，疗痈疮。发明，牡丹皮入手足少阴厥阴，治血中伏火，故相火胜肾，无汗骨蒸为专药，本经主寒热中风，蚤蓀等证，以其味辛气窜，能开发陷伏之邪外散，惟自汗多者勿用，为能走泄津液也，痘疹初起勿用，为其性专散血，不无根脚散阔之虑，王安道云：志不足者，足少阴病也，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後人惟知黄柏治相火，不知丹皮之功更胜也，又症坚瘀血，留舍肠胃五藏，及阴虚吐血 蛙 岔 纂以能行瘀血，而又能安好血，有破积生新，引血归经之功，故犀角地黄汤用之，凡妇人血崩，及经行过期不净，属虚寒者禁用，又赤者利血，白兼补气亦如赤白芍药之义，诸家言其性寒，安有辛香而寒者乎。

（木香〔辛苦温无毒，形如枯骨，味苦色淡黄者良，味咸色黑勿用，生用理气，燥熟止泻。本经主邪气，辟毒疫，强志止淋露。发明，木香气香味厚，不独砮而下降，盖能理胃以下气滞，乃三焦气分之药，兼入肺脾肝三经，能升降诸气，故上焦气滞 郁宜之者，金郁则泄之也然虽入肺，而肺燥气上者良，非所宜，其中焦气滞不端宜之者，脾胃喜芳香也，下焦气滞後重宜之者，塞者通之也，若治中 气滞不端，心腹疼痛，以槟榔佐之，使气下则结痛下散矣，本经辟疫毒邪气，强志，止淋露，以其辛燥助籐，善开阴经伏匿之邪，大明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胃，霍乱泻痢，健脾消食安胎，甄权治九种心痛，积年冷气併癖，症块胀痛，壅气上冲，烦闷羸劣，女人血气刺痛不可忍，然香燥而偏於籐，肺虚有热，血枯而燥，及阴火冲上者勿服。

（甘松香〔甘温无毒。发明，甘松芳香升窜，能开脾郁，少加脾胃药中，甚醒脾气，主恶气卒心腹痛满，风疝齿珣，得白芷白附子良，脚气膝肿，煎汤淋洗效。

（山柰〔辛温无毒。发明，山柰芳香入籐明暖胃，辟瘴疠恶气，治心腹冷气痛，寒湿霍乱，风虫牙痛，皆芳香正气之力也。

（高良姜〔辛大温无毒，燥熟用，子名红豆蔻。发明，良姜辛热，纯籐上升，入足籐明太阴二经，为客寒所犯，则逆冷霍乱，腹痛诸病生焉，辛温暖脾胃而逐寒邪，则胃中冷逆自除，霍乱腹痛自愈，甄权治腹内久冷气痛，去风冷 弱，大明主转筋泻利反胃，解酒毒消食，苏颂治恶心呕清水，皆取暖胃温中散寒之功也，而寒疝小腹掣痛，须同茴香用之，产後下焦虚寒，瘀血不行，小腹

结痛者加用之，若胃火作呕，伤暑霍乱禁用，为其温燥也。红豆 G5 辛温，主水泻霍乱，心腹绞痛，止呕进食，大补命门相火，故正元丹中用之，然能动火伤目致 不宜久服。

（草豆蔻〔辛温无毒，面裹燥热去面用。发明，草豆蔻性温，入脾胃二经，东垣曰：风寒客邪，在胃口之上，当心疼痛者宜之，丹溪曰草豆蔻性温，能散滞气，若明知口食寒物，胃 作疼，或湿郁成病者，用之神效，若热郁者不可用，恐积温成热也，然多用能助脾热，伤肺损目，故阴虚血燥者忌之。

（草果（亦名豆蔻）〔辛温涩无毒，去生用。发明，草果与草豆蔻，总是一类，其草果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脾明，除寒燥湿，开郁化食，利膈上痰，解面湿鱼肉诸毒，与知母同用，治瘴疟寒热，取其一阴一脾，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脾明独胜之火也，然疟亦有不由於岚瘴气，而实邪不盛者忌服，凡湿热瘀滞，伤暑暴注，溲赤口乾者禁用。

（白豆蔻（俗名晓蔻）〔辛温无毒，忌见火，去净隔膜，不尔令人隔满，凡草果草豆蔻缩砂皆然，不独白豆蔻也。发明，白豆蔻辛香上升，入脾肺二经，散肺中滞气，治脾虚疟疾，呕吐寒热，能消能磨流行三焦，营卫一转诸证自平，古方治胃冷积气呕逆反胃，消谷下气，宽膈进食解酒毒，皆相宜也，若火升作呕，蕴热作痛者勿服。

（缩砂密（俗名砂仁）〔辛温涩无毒。发明，缩砂属土醒脾调胃，为脾胃肺肾大小肠膀胱七经之气药，能引，诸药归宿丹田，治脾虚泄泻，宿食不消泻痢白沫，腹中虚痛，寒饮胀痞，噎膈呕吐，和中行气，止痛安胎，用之悉效，同熟地茯苓，纳气归肾，同檀香豆蔻下气安肺，得陈皮白术，和气益脾，惟新产妇忌之，恐气骤行动血也，今人治血痢亦多用之，若积欲尽时良，非所宜又血虚火炎 嗽禁用，妊妇气滞者宜服，若气虚者多服，反耗其气多致难产，南人性喜条畅，食品每多用之，北人性喜潜藏，药中赤罕用者。

（益智子〔辛温无毒，去晓盐水炒用。发明，益智行脾退阴，三焦命门气弱者宜之，脾主智，此物能益脾胃，理元气，补肾虚滑精，胃虚多唾，女人崩漏，治心气不足梦泄，夜多小便，及冷气腹痛，於土中益火也，集验方缩泉丸，治稷气不足，方用益智子盐炒去盐，与乌药等分为末，酒煮山药粉为糊丸，如梧子大，空心盐汤下七十丸，丹方治夜多小便，取二十四枚，入盐同煎服之有验，按益智功专补火，如血燥有火，湿热暴注，及因热而遗

浊，色黄乾结者，不可误用也。

（荜 〔辛大温无毒，醋浸刮去皮子，免伤肺上气。发明，荜 辛热浮散，为头疼鼻渊要药，取其能入箴明经，散浮热也，性能温中下气，治霍乱水泻，心腹满者宜之，然辛热耗散，能动脾胃之火，多用令人喘 目昏，肠虚下重，以其走泄真气也。

（叶（子名 酱）〔辛温无毒。发明，叶辛热，能下气温中，破痰散结气，解瘴疠，岭南人以叶合槟榔食，取其辛香，能破瘴疠之气也，其子可以调羹，故谓之酱，荜 之类也。

（肉豆蔻（俗名肉果）〔辛温无毒，糯米粉 燥熟用，勿犯铁。发明，肉豆蔻辛香，入手足箴明，温中补脾，宽膨胀，固大肠，为小儿伤乳吐逆泄泻之要药，二神丸合补骨脂治肾泻，盖取补脾以治肾邪也，按脾土性喜芳香，故肉果与脾胃最为相宜，以其能下气者脾胃得补则健，非若厚朴枳实之峻削也，热郁暴注禁用，以其辛温性滞也。

（补骨脂（俗名破故纸字音相近之误也）〔苦辛大温无毒，盐酒浸焙乾用，与胡麻同炒良，忌 薑羊肉诸血。发明，补骨脂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胞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使元箴坚固，骨髓充实涩以固脱也，胡桃属水，润燥养血，血属阴恶燥，故油以润之，佐补骨脂，有水火相生之妙，故局方青娥丸用之，孙思邈言，补肾不若补脾，许学士言，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虚弱，则箴气衰劣，不能薰蒸脾胃，令人痞满少食，譬如釜底无火，虽终日不熟，箴衰则饮食亦不能消化，济生二神丸，治脾肾虚寒泄泻，用补骨脂补肾，肉豆蔻补脾，如絳菜莢以平其肝，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若精伤溺赤涩痛者，去木香易五味子，腰膝酸疼，肾冷精流者用之屡效，凡阴虚有火，梦泄溺血，大便闭结者勿施。

（姜黄〔辛苦温无毒，藏器曰辛少苦多，性热不冷，或云大寒误矣，有二种，蜀川生者，色黄质嫩有须，折之中空有眼，切之分为紫片者，为片子姜黄，江广生者，质粗形扁如乾姜，仅可染色，不入汤药，今药肆混市误人，徒有耗气之患，而无治疗之功也。发明，姜黄郁金蓬术，三物形状功用皆相近，但郁金入心，专治心包之血，姜黄入脾，兼治血中之气，蓬术入肝，兼治气中之血，为不同耳，古方三痹汤，用片子姜黄，治风寒湿气手臂痛，戴元礼曰：片子姜黄，能入手臂治痛，其兼理血中之气可知，能治症瘕痼疽，通经消肿毒，功力烈於郁金，但血虚臂痛者服之，病必增剧。

（郁金〔辛苦平无毒，本草以为性寒误矣，安有辛香而寒之理，蜀产者，体圆尾锐，如蝉腹状，发苗处有小孔，皮黄而带黑，通身粗皱如梧桐子纹，每枚约重半钱，折开质坚色黄，中带紫黑，嗅之微香不烈者真，若大小不等，色黄皮起细横纹，有须如线，折之中空质柔，内外皆黄，其气烈者，即片子姜黄也，体圆者首尾相似，通身横纹，发苗处无小孔，折开气烈触鼻者，染色姜黄中之小者也，蓬术则大块色青黑，最大者为广茂，与此不类，苏恭不能分别，乃为一物谬矣。发明，郁金辛香不烈，先升後降，入心及包络，治吐血 闷愤 破恶血血淋尿血，妇人经脉逆行，产後败血冲心，及宿血心痛，并宜郁金末，加姜汁童便同服，其血自清痰中带血者加竹沥，又鼻血上行者，加入四物汤，一妇患失心风癲十年，用郁金四紫，佐明矾一紫为丸，朱砂为衣，才服五十丸，心间如有物脱去，再服而苏以郁金入心去恶血，明矾化顽痰，朱砂安神故也，又能化症瘕为水，岭南蛊毒为害，初觉胸腹痛，即用升麻或胆矾吐之，若膈下急痛，以米汤郁金末三钱服之，调即泻出恶物，或合升麻郁金服之，不吐则下，此李巽岩为雷州司理鞠狱得此方，活人甚多，按以上诸治，其功皆在破宿生新，今世误以为诸血圣药，病者不惜重费，医者藉为射利，咸以姜黄代充，为害非浅凡属阴虚失血，及阴火迫血上逆，咸为切禁。

（蓬莪 〕即蓬蔡□〔苦辛温无毒，入肝经药醋炒，入心脾药面 煨熟入四物汤调经羊血或鸡血拌炒。发明，蓬莪 〕肝破血，治妇人血气结积痛，痰癖冷气，跌扑损痛下血，及内损恶血，通肝经聚血，盖此药专破气中之血也，按蓬莪 〕积之药，但虚人得之，积不去而真已竭，更可虞也须得参术健脾胃，补中寓泻，乃得力耳。

（荆三棱〔苦平无毒，生荆楚地故名荆三棱，真者绝少，今世所用，皆草三棱也，醋炒用之。发明，三棱肝经气分药也，能破血中之气散血结通肝经积血，主寒癖结块，产後恶血，血结腹痛，通月水堕胎，以其力峻，故难久服，有人病症瘕腹胀，用三棱莪江策瓌煎服，下一黑物如鱼而愈，按洁古云：三棱能泻真气，虚者勿用，东垣破积诸方，皆与人参赞助，如专用罔眩，脾胃愈虚，不能运行，其积亢逆益甚矣。

（香附（即莎草根）〔辛微苦甘平无毒，产金华光细者佳，入血分，补虚，童便浸炒，调气，盐水浸炒，行经络，酒浸炒，消积聚，醋浸炒，气血不调，胸膈不利，则四者兼制，肥盛多痰，姜汁

浸炒，止痛漏血，便制炒黑，走表药中，则生用之。发明，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乃足厥阴肝，手少三焦气分主药，兼入冲脉，开郁气，消痰食，散风寒，行血气，止诸痛，月候不调，胎产崩漏，多怒多忧者之要药，治紫豆气妨，心绳少气是血中之气药也，盖血不自行，随气而行，气逆而郁，则血亦凝滞气顺，则血亦随之而和畅矣，生则上行胸膈，外鬻皮毛，故能散风寒，熟下走肝肾，外彻腰足，故能调血气，得参术则益气，得归地则调血，得木香则流滞和中得沉香则升降诸气，得芎 苍术则总解诸郁，得山栀黄连则降火清热，得茯苓则交心肾，得茴香补骨脂则引气归元，得厚朴半夏则决壅消胀，得紫苏 h 解散邪气，得三棱莪 h 消磨积块，得艾叶则治血气，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也，惟经水先期而淡，及失气无声无臭者勿用，血气本虚更与利气，则行之愈速矣。

（茉莉花〔辛熟无毒，根热有毒。发明，茉莉古花方罕用，近世白痢药中用之，取其芳香散陈气也，其根性热有大毒，以酒磨一寸服，即昏迷一日乃醒，服二三寸，二三日醒，惟接骨脱臼，用以傅之，则不知痛也。

（排草香〔辛温无毒。发明，芳香之气皆可辟臭去邪恶气，鬼魅邪精，天行时气，并宜烧之，水煮洗水肿浮气，与生姜芥子煎汤，浴风症呕者

（申香〔辛微温无毒，广产者良，但叶甚少，土人每以排草叶伪充，最难辨别，须於茎上，择去色绿未经霉坏者方效。发明，申香入手足太阴，芳香之气助脾醒胃，故能止呕逆，开胃进食，温中快气，去瘴气，止霍乱，治心腹痛，凡时行疫疠，山岚瘴疟，用此醒脾健胃，则邪气自无容而愈矣，但阴虚火旺，胃虚作呕，内无留滞者不可用，恐反伤正气，引邪内入，江浙土产者，代胃消食，其茎能耗气，用者审之。

（薰香（即零陵香）〔甘平无毒，广产者良，云簾产者气浊，不堪入药。发明，薰香辛散上鬻，故心痛恶气，齿痛鼻塞皆用之，单用治鼻中 肉鼻 ，香以养鼻也，多服作喘，为能耗散真气也。

（兰香〔辛温无毒，菜部移此，濒湖纲目，芳草部有兰草，菜部有兰香，名曰罗勒，种类不同，因考正之，按兰有三种，一种曰兰草，其气浓浊，即今之省头草也，一种曰兰香，植之庭砌，二十步内即闻香，俗名香草，以子能去目 故又名勦障草，一种名罗勒，茎叶较兰香稍粗大，形虽璫类，而气萃浊，以嫩时可食，仅入菜部，不堪入药。本经利水道，杀虫毒，辟不祥久服益气，

轻身不老，通神明。发明，兰气芳香，能辟疫毒恶气，楚人以之为佩，又能辟汗湿之气，故又名辟汗香，入手足太阴腧明，力能调中消食，去恶气，治江疝，口中时时溢出甜水者，非此不除，按兰性芳香辛温，专走气道，故能利水调肝和脾，其功倍於申香，善调呕逆，散积久陈郁之气，素问云：五味入口，藏於胃，以行其津气，津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所发也，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东垣治消渴生津，饮用兰叶，盖本於此，又治牙疼口臭，有神功丸，亦用兰香，云如无以申香代之，近世有误认幽兰为兰香者，大可喷饭，观本经利水杀虫毒辟不祥之治，岂幽兰能之，乎古方治疔风兰香散，去其散肺胃中之湿热虫毒也，普济方治反胃，兰香和甘蔗汁服之，钱氏治小儿鼻疳赤烂，兰叶烧灰二钱，铜绿半钱，轻粉二字为末，日傅三次即愈。子治目及尘物入目，以三五颗内目中，少顷其子湿胀，与物俱出，又主暴得赤眼後生 丑用兰香子一粒，入眦内，闭目少顷，连膜俱出，盖此子得湿即胀，故能染惹泪浮膜尔，然目中不可着一尘，而此可纳三五颗，亦不妨碍，又小儿食肥甘口臭齿黑，名曰崩砂，渐至龋烂，名曰溃槽，又或出血，名曰息露，则齿落，名曰腐根，用兰香子末轻粉各一钱，蜜陀僧约赤，醋淬妍末半藜，和匀每以少许傅齿，及龋上，内服甘露饮立效。时珍曰：兰香须三月枣叶生时种之乃生，否则不生，常以鱼腥水冷泥水螫泥水浇之，则香而茂，不宜粪水，着粪则萎，其子大如枣而褐色不光，七月收之，种时防蚁，湿则有脂浮胀，须以枯炭末掩之。

（泽兰〔苦甘微温无毒，取叶酒洗用。本经主金疮痈肿疮脓。发明，泽兰入足太阴厥阴血分，专治产後血败，流於腰股，拘挛疼痛，破宿血，消症瘕，除水肿，身面四肢浮肿，本经主金疮痈肿疮脓，皆取散血之功，为产科之要药，更以芎归童便佐之，功效胜於益母。

（马兰〔辛平无毒，赤茎者良。发明，马兰入腧明血分，与泽兰功用相近，故能破宿生新，丹方治妇人淋浊痔漏有效，喉痹肿痛，以马兰根叶捣汁，入米醋滴鼻孔，或灌喉中，取痰自开，绞肠袪腹痛，以马兰细嚼咽汁立安，水肿溺涩，马兰一握，黑豆小麦各一撮，酒水煎服效，蛇伤，搗汁和醋擦之，皆取散血解毒也。

（香薷〔辛微温无毒，江西白花者良。发明，香薷辛温，先升後降，故热服能发散暑邪，冷饮则解热利小便，治水甚捷，世医治

暑病，以香薷饮为首药，然暑有乘凉饮冷，致腠气为阴邪所遏，遂病发热恶寒头痛，烦躁口渴，或吐或泻，或霍乱者，宜用此发越腠气散水和脾，若饮食不节，劳役作丧之人伤暑，发热大渴，烦渴喘促者，乃劳倦内伤之证，必用清暑益气，如大热大渴，又宜人参白虎之类，以泻火益元，更有汗出如雨，吐泻脱元，四肢清冷，脉微欲脱者，又须大顺浆水散等方救之，若用香薷饮，是重虚其表，顷刻脱亡矣，今人不知，概用沈冷代茶，若元气虚人服之，往往致病，盖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如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岂可漫用，深师香薷丸，治通身水肿，以香薷熬膏，丸白术末，日三夜一服，米饮下之效。

（爵劳肭俗名赤眼老母草）〔咸寒无毒。本经主腰脊痛，不得劳翹 仰艰难，除热，可作汤浴。发明，爵勛搜樵血脉，苏恭言疗血胀下气，杖疮捣汁涂之立祛，观本经诸品，不出活血舒筋之用也。〕

（荆芥（又名假苏）〔辛微温无毒，产後止血，童便制黑用，凡食河豚及一切无鳞鱼与驴肉俱忌之，食黄 鱼後服之，令人吐血，惟地浆可解，与蟹同食动风。本经主寒热鼠鼯癩伽生疮，破结聚气，下瘀血除湿疽。发明，荆芥穗入手太阴足厥阴气分，其功长於祛经络中之风热，观本经所主，皆是搜经中风热瘀血之病，又能清头目，去瘀血破结气，消疮毒，故风病血病疮病产後为要药，治风兼治血者，以其入风水之藏，即是藏血之地，故并主之，华元化治产後中风，口噤发痉，及血晕不醒，荆芥末三钱，豆淋酒调服神效，产後血晕，热童便调服，而表虚自汗，阴虚而赤者禁用，今人但遇风证，概用荆芥，此流气散之相沿耳。〕

（紫苏〔辛温无毒，叶紫者能散血脉之邪最良。发明，苏叶味辛入气分，色紫入血分，升中有降，同橘皮砂仁，则行气安胎，同申香乌药，则快气止痛，同麻黄葛根，则发汗解肌，同芎 当归，则和营散血，同木瓜厚朴，则散湿解暑，同桔梗枳椇，则利膈宽中，同杏仁窠子，则消痰定喘，然不宜久服，泄人真气，单用煮汁解蟹毒，若脾胃虚寒人过服，多致滑泄，往往不觉也，其梗能行气安胎，但力浅薄，难於奏效，亡血家大虚，及妊妇产妇发散，用苞最佳，本乎天者亲上，取其包含子气，且气味皆薄，而无过汗伤中之患也。〕

（苏子〔辛温无毒，粗而色深紫者真，细而色淡者假。发明，诸香皆燥，惟苏子独润，为虚劳 嗽之专药，性能下气，故胸膈不利者宜之，与橘红同为除喘定嗽，消痰顺气之良剂，但性主僮

鹤。气虚久嗽，阴虚喘逆，脾虚便滑者，皆不可用。

（水苏（一名鸡苏）〔辛温无毒，子名荏子。本经下气杀谷，除饮食，辟口臭，去邪毒，辟恶气。发明，水苏即苏之野生色青者，其气芳香，故本经所主，一皆胃病，专取芳香正气之义，同方用治血病者，取以解散血中之气也，气散，则血亦散矣。

（薄荷〔辛平无毒，苏产者良，去梗用。发明，薄荷辛凉上升，入肝肺二经，辛能发散，专於消风散热，凉能清利，故治 嗽失音，头痛头风，眼目口齿诸病，利咽喉，去舌胎，小儿蚤热，及癩疥疮疥为要药，其性浮而上升，为药中春升之令，能开郁散气，故逍遥散用之，然所用不过二三分，以其辛香伐气，多服久服，令人虚冷，瘦弱人多服动消渴病，阴虚发热， 嗽自汗者勿施。

隰草部

（菊〔黄者苦甘平，白者苦辛平，皆无毒，野生者名苦蕒，可捣涂痈肿疔毒，服之伤人脑。本经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发明，菊得金水之精英，补水以制火，益金以平木，为去风热之要药，故本经专主头目风热诸病，取其味甘气清，有补阴养目之功，盖益金则肝木平而风自息，补水则心火制而热自除矣，其治恶风湿痹者，以其能清利血脉之邪，而痹湿得以开泄也，又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藩分，紫者入妇人血分，观金匱侯氏黑散，千金秦苻散俱用菊花为君，时珍所谓治诸头目，其者深矣，近有一种从番舶来，六月开花，但有正黄而无间色，岂特黄州脱瓣为瑾哉。

（艾〔苦辛温无毒，蕲州者为胜。发明，艾性纯籊，故可以取太籊真火，可以回垂绝元籊，服之则走肝脾肾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生用则性温，炒熟则大热，用以灸火，则透诸经而治百病，苏颂言其有毒误矣，夫用药以治病，中病则止，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带漏之病，以艾和归附诸药治之，夫何不可，艾附丸调经而温子宫，兼主心腹诸痛，襟艾汤治虚痢，及胎妊产後下血，雷火 同丁香麝脐熨，寒痹挛痛，若老人脐腹畏冷，及寒湿脚气，以熟艾入布兜之，惟阴虚火旺，血燥生热，及宿有失血病者为禁，有人患风瘙癢疹，不时 发，以绢擦之即消，亦取其辛散开发之力。

（茵陈蒿〔苦平微寒无毒。本经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发明，茵陈有二种，一种叶细如青蒿者，名绵茵陈，专於利水，为湿热黄疸要药，一种生子如铃者，名山茵陈，又名角蒿，其味辛

苦小毒，专於杀虫，治口齿疮绝胜，并入足太籛，本经主风湿寒热，热黄疸结湿伏籛明所生之病，皆指绵茵陈而言，仲景茵陈蒿汤，以之为君，治湿热发黄，梔子柏皮汤，以之为佐，治燥热发黄，如苗涝则湿黄，旱则燥黄，其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以之为使，治瘀热在 而身黄，此三分治方籛黄也，其治阴黄，则有茵陈附子汤，各随燥湿寒热而为主治，按茵陈专走气分而利湿热，若蓄血发黄，非此能治也，外台治齿龈宣露，千金治口疮齿蚀，并用烧灰涂之有汁吐去一宿即效，而杀虫方中，一味煎汤，内服外洗，皆用角蒿，专取逐湿化热之功也。

（青蒿〔苦寒无毒，茎紫者真根茎子叶不可并用，恐成痼疾，叶主湿热气治骨蒸俱宜童便制用。本经主疥瘙痂，恶疮杀虫，留热在骨节间明目。发明，青蒿亦有二种，一种发於早春，叶青如绵茵陈专泻丙丁之火，能利水道，与绵茵陈之性，不甚相远，一种盛於夏秋，微黄如地肤子，专司甲乙之令，为少籛厥阴血分之药，故茎紫者为良，其治骨蒸劳热，有杀虫之功，而不伤伐骨节中籛和之气者，以其得春升之令最早也，此与角蒿之性，大都相类，又能明目，善清在上之虚热，烧灰淋汁，和石灰点，治恶疮息肉廔癩，苏恭生捣敷金疮，经验方和桂心治寒疟，但性偏苦寒，脾虚虚寒泄泻者勿服。

（甚蔚（俗名益母）〔辛甘微温无毒，忌犯铁器，其子微炒香蒸熟，烈日曝燥，杵去晓用。本经甚蔚子明目益精，除水气，茎治癰疹，可作浴汤。发明，甚蔚入手少阴，足厥阴血分，活血行气，有补阴之功，凡胎前产後所恃者血气也，胎前无滞，产後无虚，以其行中有补也，然所谓补者，是散其瘀而营血受荫，非补养血气之谓，丹方以益母之嫩叶阴乾，拌童便陈酒，九蒸九晒，八四物汤料为丸，治产後诸证，但功专行血，故崩漏下血，若脾胃不实，太肠不固者勿用，为其性下行也，近世治番祆腹痛呕逆，用以浓煎，少加生蜜，放温恣饮有效，取其能散恶血也，其子能明目，功专益精利水，水亏而瞳子收小者宜之，若火盛瞳子散大者切忌，为其辛散，能助火邪也，白花者名鏊，菜嫩苗可食，故谓之菜，藏器主产後腹痛，今人治白带，用一味为末，服之大效。

（薇衔〔苦涩温无毒，素问谓之麋衔，唐本曰鹿衔，千金曰鹿药草，言鹿有疾，衔此草即祛也，其叶大而面绿背紫者为真，苏恭言有大小二种，保升言叶似甚蔚，丛生有毛者，絳风草也。本经主风湿痹历节痛，蚤蓀吐血，悸气贼风，鼠鼯痲肿。发明，鹿衔本经专主风湿痹历节痛，素问同泽术治酒风身热懈惰，汗出如

浴，恶风少气之病，亦取其能除痹着血脉之风湿也，又治蚤蓀悸气，吐咯诸血，以其能走胃与肾肝血分，专理血中邪湿，而无留滞之患，近世治吐血咯血用之，以其能温补冲督之精血也，陕人名为鹿胎草，言鹿食，此即能成胎，其性温补下元可知，今絳兴山中间亦产此，每於初夏，群鹿引子衔食乃去洵为瓊真无疑，采得晒乾，一味浸酒，最为有益，但性专助籐，力能走散阴精，故藏器云：妇人服之，绝产无子，良有见乎此也，其子名延寿，果味微涩而甘，惟秦地有之，不特有益於老人，而婴儿先天不足，尤为上药，惜乎南方罕得也。

（夏枯草〔苦辛温无毒。本经主寒热瘰疬，鼠鼯头疮，破症散瘰结气，脚肿湿痹，轻身。发明，夏枯草本经专治寒热瘰疬，有补养厥血脉阴之功，以辛能散结，苦能除热，而症结瘰气散矣，言轻身者脚肿湿痹愈，而无重着之患也，佐以香附甘草，治目珠疼夜甚者，以其禀纯籐之气，而散阴中结滞之热也，又能解内热，缓肝火，从治之法，并治痘後馀毒，及肝热目赤有效，久服亦防伤胃，以善走厥阴，助肝木之气耳。

（藜寄奴〔苦温无毒。发明，藜寄奴破血下胀，又能止血，故产後馀疾，及金疮血大小便血皆用之，千金方治折伤瘀血，用藜寄奴骨碎补延胡索水煎，加童便服，集简方治大小便血，藜寄奴末，空心茶清调服，卫生易简方，治血气胀满，藜寄奴红酒煎服，时珍治小儿尿血，取藜寄奴研末服效，丹方治大便血，用藜寄奴半紫，腊茶一钱，乌梅半枚，煎服即效，但性走散，不可过服，令人吐利。

（旋覆花（本经名金沸草）〔咸甘温小毒。本经主结气促下满蚤悸，除水五藏间寒热，补中下气。发明，旋去覆花升而能降，肺与大肠药也，其功在於开结下气，行水消痰，治蚤悸，祛痞坚，除寒热，散风湿，开胃气，止呕逆，除噫气，故肺中伏饮寒嗽宜之，仲景治伤寒汗下後心下痞坚，噫气不除，有旋覆代赭石汤，金匱半产漏下，有旋花覆汤，胡洽治痰饮在紫豆胀满，有旋覆花汤，皆取其能下气也，但性专温散，故阴虚劳嗽，风热燥，不可误用，用之嗽必愈甚，本经言补中下气者，甘能缓中，咸能润下，痰气下而中气安，促下满结，寒热蚤悸，水气皆除矣。

（青窠（即鸡冠花）〔苦微寒无毒。本经主邪气皮肤中热，风瘙身痒，杀三虫，子治唇口青。发明，青窠子治风热目疾与决明子同功，本经虽不言治目疾，而主唇口青，为足厥阴经药，其明目之功可推，其治风瘙身痒，皮肤中热，以能散厥阴经中血脉之风热

也。

（红蓝花（即红花）〔辛温无毒。发明，血生於心包，藏於肝，属於冲任，红花汁与之同类，故能行男子血脉，通妇人经水，活血解痘毒，散赤肿，产後血晕，及胎死腹中，并宜和童便服之，少则养血，多则行血，过用使人血行不止，且性兼上行，不可不知，亦主蛊毒下血，堪作罍脂，治小儿耳，解痘疗毒肿，产後血闷，以红花十斤，煮汤盛补，置於横格之下，异妇寝上薰之，汤冷再加，半日乃稣。

（脂〔甘平无毒。脂有四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一种以山燕脂花汁染粉而成，一种以山榴花汁作成者，一种以紫柳汁染绵而成，皆可入血病药用，又落葵子亦可取汁，和粉而成，可作面脂，不入药用，紫柳查名火漆，匠工补水用之。发明，脂色红，并可为活血之药，其治痘疮肌肉结硬，用绵脂同紫草煎汤，乘热频将脂擦之渐软，即能发出，又痘疮护眼黄柏膏，用油脂调涂，则痘无入眼之患。

（大蓟小蓟〔花甘温根微凉无毒。发明，大蓟小蓟，皆能破血，大蓟根主女子赤白沃下，止吐血鼻凉而能行，行而带补，兼疗痈肿，小蓟根专於破血不能消肿，有破宿生新之功，吐血血崩之用，但其力微，只可退热，不似大蓟能破瘀散毒也，丹方治吐血不止，用小蓟山查生地，一服即止，止中寓泻，劫剂中之良法，近世医师咸用其花，总取散血之义，然其性皆下行，故脾胃虚弱，泄泻少食者忌用。

（续断〔本经名属折，别录名接骨〕〔苦微温无毒，去根尾酒炒用。本经主伤中补不足，金疮痈疡，折跌，续筋骨，妇人乳难，久服益气力。发明，续断入肝，主续筋骨，为妇人胎产崩漏之首药，又主带脉为病，久服益气力，利关节，治腰痛，暖子宫，疗金疮折伤，散痈肿瘀血，疗妇人乳难，本经治伤中补不足等病，总取和血通经之义，又能止小便多，治遗泄，古方血痢，用平胃散一剂，续断三钱，为末，每服三钱，水煎服即愈，甯无顾名思义之实乎。

（漏〔本经名野兰〕芦〔苦咸寒有毒。本经主皮肤热毒，恶疮疽痔漏痹，下乳汁。发明，漏芦苦寒解毒，乃足解明经药本经治热毒恶疮，下乳汁，以其能利窍也，为消毒排脓杀虫要药，古方治痈疽发背，以漏芦汤为首称，盖咸能软坚寒能解毒，故服之必大便作泻，使邪从下而出也，昔人治瘦儿疮毒，令母服此，使药性从乳中过之，每致乳子利下白沫，大损元气，故气虚及疮疡不起发

者，咸非所宜，而妊妇尤为切禁。

（勳蠲勳綺甘寒无毒。发明，勳鏐行滞血，产妇枕之治血晕，产後腹痛，以安腹上即止，渍水疗热渴，根治小儿赤丹。其黄勳趾温，专散陈久瘀血，取陈年者烧灰存性，酒调服之，络勳N灰，治锁喉风神效。

（胡芦巴〔苦大温无毒。发明，胡芦巴乃海外胡蘿蔔子，声音相近之G6耳，右肾命门药也，元籀不足，冷气潜伏，不得归元者宜之，小肠奔豚偏坠，及小腹有形如卵，上下走痛不可忍者，用胡芦巴丸，肾气不归，上热下寒厥逆呕吐者，用黑锡丹，皆与金铃子一寒一热同用，其导火归元之功可知。

（恶实(又名鼠黏子牛蒡子，大力子皆别名也)〔辛平无毒。发明，鼠黏子肺经药也，治风湿癩疹，咽喉风热，散诸肿疮疡之毒，痘疹之仙药也，痘不起发，用此为末，刺雄鸡冠血，和酒酿调，胡甜汤下神效，疮疡毒盛，生研用之，即出疮头，酒炒上行，能通十二经，去皮肤风，消痧□毒，惟气虚色白，大便利者不宜。

（苍耳(右名薻 ^〔实甘温叶苦辛小毒，酒浸炒用，忌猪肉。发明，苍耳治头风，脑痛，风湿周痹，四肢拘挛，恶肉死肌，皮肤瘙痒，脚膝寒痛，久服亦能益气，其叶久服，去湿有效，服苍耳人最忌猪肉，及风邪触犯，则遍身发出赤丹也，妇人血风攻脑，头旋闷绝忽倒，不知人事者用苍耳草嫩心，阴乾为末，酒服甚效，此味善通顶门连脑，能走督脉也。

（天名精(本经名虾蟆蓝一地菘子名鹤虱)〔甘寒无毒。本经主瘀血血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发明，天名精功专散血，有破宿生新之功，故本经言下血止血，又能涌吐风痰，杀虫解毒，搗汁服之，能止痰涎漱之止牙疼，捣之敷蛇伤，煎服除淫秽邪毒，从小便泄出，凡乳蛾喉咙肿痛，及小儿急慢蚤风，牙关紧急，不省人事者，捣绞和酒灌之，咽喉肿塞，痰涎壅滞，捣汁鹅翎扫入，去痰立效，亦治猪瘟。

（鹤虱〔苦平无毒。发明，鹤虱入厥阴肝经，善调逆气，能治一身痰凝气滞，杀虫方中最要药，录验方疗攻心痛，一味丸服，小儿虫痛，亦单用鹤虱研末，肥肉汁服，其虫自下，药肆每以胡芦卜子代充，不可不辨。

（〔辛苦寒小毒，采叶阴乾，入甑中层层洒酒与蜜，九蒸九晒用。发明，苦寒，略兼微辛，故有小毒，为祛风除湿，而兼活血之要药，丸治风湿四肢麻痹，骨节冷痛，腰膝无力甚效，但脾肾紫虚，阴血不足，而腰膝无力，骨痛麻痹者，大非所宜，时珍

曰：生捣汁服，则令人吐，故云有小毒，九蒸九晒，则去风痹，故云无毒，或云甚益元气，不稽之言也，生者捣服能吐风痰，其能伤胃可知。

（缝）〔甘寒无毒。发明，缝生小竹而叶最大，故可以之为笠烧灰治吐 衄以及便溺诸血，又能通小便，利肺气，散喉痹，消痈肿，每服不过一钱匕，又治痘疮倒靥，以缝叶灰一钱匕，入麝香酒调服之，乾缝蒂煎汤，治胃热癩逆，其性较柿蒂稍平，取灰以香油调，涂汤火伤甚良。

（芦根）（剋名 芦茎名苇茎花 7 蓬壮臈）〔甘寒无毒。发明，芦根甘寒主消渴，胃中客热，利小便，治噎哕反胃，呕逆不下食，妊娠心热时疫寒热烦闷，解河豚诸鱼毒，其剋尤良。芦治脐下坚癖，小便不利。苇茎中空，专於利窍，善治肺痈吐脓血臭痰，千金苇茎汤以之为君，服之热毒从小便泄去最捷，芦花煮汁治霍乱，心腹胀痛，缝烧存性，治吐 C

（甘蕉）（即芭蕉）〔甘大寒无毒。发明，甘蕉性寒，治天行狂热，解消渴烦闷，利小便，治湿热黄瘴，和酒服疗痈肿，并以滓涂患处良，小儿游风，卧蕉叶上即愈，治火烫，以筋插入，出筋瓶盛，取油涂之，别录痈疽结热，肘後治治发背肿，毒圣惠治血淋涩痛，苏颂治风蓂欲倒，饮之取吐效，惟阴疽不赤肿者禁用。

（荷）（即芭蕉之色白者）〔辛温有小毒忌铁。发明，荷有毒而能攻毒，为主蛊之最，中蛊者服 荷汁，并卧叶上，即能呼出蛊主姓名，其治喉舌疮烂，妇人月闭，及伤寒时气，壮热头痛，口疮用之，皆取其辛散也。

（麻黄）〔苦温无毒，去根节，汤泡去沫晒乾用，若连根节用，令人汗不绝，其根专能止汗。本经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 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发明，麻黄微苦而温，中空而浮，籀也升也，入足太籀，其经循背下行，本属寒水，而又受外寒，故宜发汗去皮毛气分寒邪，以泄寒实，若过发则汗多亡籀，或饮食劳倦，及杂病自汗，表虚之证用之，则脱人元气，祸患莫测，麻黄治卫实之药，桂枝治卫虚之药，二物虽为太籀经药，其实营卫药也，心主营血，肺上卫气，故麻黄为手太阴肺经之剂，桂枝为手少阴心经之剂，伤寒伤风而 嗽，用麻黄汤桂枝汤，即汤液之源也，麻黄乃肺经之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汤，有汗用桂枝汤，夫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即为血，在卫即为汗，寒伤营，营血不能外通於卫，卫气闭固，故无汗发热而恶寒，风伤卫，卫气不能内护於

营，营气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是证虽属太籛，而肺实受邪气，盖皮毛外闭，邪热内攻，肺气怫郁，故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誓之於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气，是麻黄汤，虽太籛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邪郁之药也，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自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佐以芍药泄水而固脾，皆是脾肺之药，是则桂枝虽太籛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又少阴证发热脉沈，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少阴与太籛为表，所谓熟附麻配黄，补中有发也，本经治中风是主缓风瘫痪而言，云温疟系湿疟乃传写之误，破 G7 坚积聚者，表兼治，非神而明之，难效其法也。

（木贼〔甘微苦无毒，去节用。发明，木贼与麻黄，同形同性，故能发汗解肌，升散火郁风湿，专主眼目风热暴斲 取发散肝肺风邪也，多用令人目肿，若久斲 非所宜，伤暑或暴怒赤肿，亦勿用之。

（石龙刖（一名龙须即席草）〔苦微寒无毒。本经主心腹邪气，小便不利淋闭，风湿鬼疟。发明，龙刖生水中，性专利水，本经所主心腹邪气，亦是因水湿滞积所致，其败席治淋，及小便不通，昔人用以煮服，莫若烧灰酒服更良。

（灯心草〔甘寒无毒，欲入丸剂，粳米饮浆磨之。发明，灯心轻虚甘淡，故能泻肺利水，治急喉痹，烧灰吹之，又烧灰涂乳上，饲小儿止夜啼，烧灰入轻粉麝香治阴疝。

（生地黄（本经名地髓又名 音户）〔甘苦寒无毒，禁犯铁，忌莱菔诸血，采得鲜者，即用为生地黄炙焙乾收者，为乾地黄，以法制过者，为熟地黄。本经主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疗折跌伤筋，久服轻身不老，生者尤良。发明，生地黄性禀至阴，功专散血，入手足少阴厥阴，兼行足太阴手太籛，钱仲籛导赤散与木通同用，泻丙丁之火，别录治妇人崩中血不止，及产後血上薄心，胎动下血，鼻 R 血，皆捣汁饮之，以其能散血消瘀解烦也，其治跌扑损伤，面目青肿，以生地黄捣烂罨之即消，此即本经治伤中血痹，折跌筋伤等证之义，盖肝藏血而主筋，肝无留滞，则营血调而伤中自愈，筋无邪着，则三气通而血痹自除作汤除寒热积聚者血和则结散，而诸证平矣，其曰填骨髓，长肌肉者，邪无着，而形神自复也，昔人治心痛，以鲜地黄汁作冷淘食之取吐，不吐则利出长虫如辟宫而安，此即本经除寒热积聚之验，其於服食方中用之取以辅助诸药辟除三虫使

从幽门化出也，因思千金璣飞散中，生地黄急不可得鲜者，咸取乾者应用，乃知本经未後续出生者尤良一语见，古圣之苦心，无所不用其璣也，愚按生地黄与乾地黄，功用不同岂可混论按，徐之才别录云：生地黄乃新掘之鲜者，为散血之专药，观本经主治，皆指鲜者而言，缘诸家本草，从未明言，且产处辽远，药肆仅有乾者，鲜者绝不可得，是不能无混用之失，曷知乾地黄既经炙焙，力能止血安有伤中血痹折跌筋伤等治乎，至於伤中日久，积聚内形，寒热外显，并宜鲜者作汤，统领他药，共襄破宿生新之功，设混用乾者，则瘀伤愈结，安望其有髓充肉长之乎，予尝综览诸方，凡药之未经火者，性皆行散，已经炙焙，性皆守中，不独地黄为然也。

（乾地黄〔苦微甘寒无毒，产怀庆者丁头鼠尾，皮粗质坚，每株重七八钱者力优，产亳州者，头尾俱粗，皮细质柔，形虽长大而力薄，产江浙者，细软无力，仅可清热，不入补剂，无问产於何地，但枯槁质轻者，谓之天黄，不堪入汤药。发明，乾地黄心紫通心，中黄入脾皮黑归肾，味厚气薄，内专凉血滋阴，外润皮肤索泽，病人而有热虚者宜加用之。戴元礼曰：阴微籛盛，相火炽强，来乘阴位，日渐煎熬，阴虚火旺之证，宜生地黄以滋阴退籛同人叁茯之苓石蜜，名玉膏，治虚劳嗽唾血，同大麦门冬，熟地人叁，名固本丸，治老人精血枯槁於固本丸中，加枸杞熬膏，名集璣膏，治虚羸喘嗽乏力，其玉膏虽用鲜者捣汁桑火熬膏散中寓止与乾者无璣，固本丸集璣膏并用乾者，而集璣变丸作膏，较之固本差胜，易简方曰男子多阴虚宜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生地黄，虞搏云：生地黄凉血，而胃气弱者恐妨食，熟地黄补血，而痰饮多者，恐泥膈，或言生地黄酒炒则不妨胃，熟地黄姜制，则不泥膈，然须详病人元气，病气之浅深而用之，若产後恶食泄泻，小腹结痛，虚劳脾胃薄弱，大便不实，胸腹多痰，气道不利升降窒塞者，咸须远之，浙产者专於凉血润燥，病人元气本亏，因热邪闭结，而舌乾焦黑，大小便秘，不胜攻下者，用此於清热药中通其秘结最妙，其有润燥之功，而无滋润之患也，愚按本经，地黄虽列上品，而实性稟阴柔，与乡愿不璣，譬诸宵人，内藏隐隙，外示优容，是以举世名家，靡不藉为滋阴上药，止血神丹，虽或用非其宜，得以稍清旺气，服之仍得暂安，非若人叁之性稟籛明，象类君子，苟有过人皆知之，是以师家敛手不敢用，病家缄口不敢尝，直至滨危，不得已而用之，每至下咽即毙，是以左右之人，靡不交口归咎於人叁，曷知其为从前误药所

致，夫药之遗患於病，比比有之，莫如地黄门冬之属，阴柔最甚，至死不觉其非，故不惮屑琐，特表而出之。

（熟地黄〔甘温无毒，制地黄法，择取原株重六七钱者，以好酒浸，入缩砂仁末拌，木甑瓦锅，九蒸九晒，得太籀真火，入剂方始得力，盖地黄性泥，得砂仁之香窜，而通调五藏冲和之气，归宿丹田也。发明，熟地黄假火力蒸晒，转苦为甘，为阴中之籀，故能补肾中元气，必须蒸晒多次，得太籀真火，瓠有坎离交济之妙用，若但煮熟，不如蒸曝，虽服奚益，好古曰：生地黄治心热手心热，益肾水，凉心血，其脉洪实者宜之，若脉虚者，则宜熟地黄，钱氏六味丸以之为君，天一所生之源也，若命门真火素弱者，必须崔氏八味丸，得桂附共襄之力，方得阴籀兼济之功，汤液四物汤，以之为主，乙癸同源之治也，其功专於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藏内伤不足，通血脉，利耳目，黑须发，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经候不调，胎产百病，滋肾水真阴，疗脐腹急痛，病後胫股酸痛，坐而欲起，目啞啞如无所见，盖脐下痛，属肾藏精伤，胫股酸，系下元不足，目啞啞如无所见，乃水亏不能鉴物，皆肾所主之病，非熟地黄不除，今人治目啞晒 往往用六味丸，配磁朱丸服，良非所宜，地黄禁铁，磁为铁之母，安得不忌，予尝用当归代地黄，借其辛温，以助发之势，火盛则用芍药代山茱萸，借其酸寒，以收耗散之阴，药虽琿而功不殊也，愚按地黄本手少阴经药，功专清热散血，非经蒸曝，不能入足少阴经，得水火既济之功，转苦成甘，变紫为黑，故直入肾藏，填补真阴，兼培黄庭后土，土厚载物，诸藏皆受其荫，是以崔氏八味，钱氏六味，为培养真阴真籀之总司，後人藉，此各随所禀之偏，而为增絀，无往非受其益，如阴气不固，则加鯁用藜，籀气不充，则加鹿茸河车，中气不舒，则加沈香缩砂，下气不吸，则加牛膝车前，上气不津，则加门冬五味，肝气内盛，则絀萸倍泽，精气下脱，则絀泽倍萸，各得补偏救弊之妙用，其阴火旺者，加知柏於六味方中，此与鸩酒止渴无琿，他如四物汤中之芎归即六味丸中山萸之义十全大补中之 桂，即八味丸中桂附之义方得阴籀相济之妙用，须知八味十全平调血气，且汤液性味易过，地黄与叁并用略无妨碍，六味丸中，切不可杂一味中焦药，如人参白术甘草之类，咸非所宜，昔人有以六味丸加叁而服，下咽少顷，卽作迷迷不爽，或令增麦冬五味，功力倍常，深得金水相生之妙用，非专工药性者之可与讨论也。

（牛膝（本经名百倍）〔苦酸平无毒，怀产者长而无傍须，水道涩

渗者宜之，川产者细而微黑，精气不固者宜之，忌牛肉。本经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逐血气伤热火烂堕胎。发明，牛膝气薄味厚，性沉降泄，乃足厥阴之药，本经专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等病不及补养下元之功，岂圣法有所未尽欤，丹溪言牛膝能引诸药下行筋骨痛风在下者宜加用之，其性虽下行走筋，然滑利之品，精气不固者，终非所宜得酒蒸，则能养筋，生用则去恶血，其治腰膝痛不可屈伸，足痿之病，非取其养血营筋之力欤，其治痈肿恶疮，金疮折伤，尿血淋痛，妇人经秘不通，非取其活血破瘀之力欤，外台以生牛膝一味浓煎，治积久劳疟，肘後以二斤浸酒，治卒暴症疾，延年以之同葵子煎服下胞衣，卫生以之捣罨折伤梅师以之捣涂金疮千金以之捣敷毒肿，集验以之通利溺闭，皆取其性滑利窍，消血解毒之功，虽强阴强筋而气虚下陷，大便易泄，梦泄遗精妊娠崩漏俱禁用，惟川者气味形质与续断仿佛，庶无精滑之虞盖肾司闭藏肝司儉鹤，此味专司儉鹤，而无固热之功，世俗妄谓益肾，而培养下元药中，往往用之，与延盗入室何璫，其土牛膝，亦能解毒利窍，专治血鼓，一味浓煎，恣意服之，又锁喉风，诸治不效，以土牛膝，和醋捣绞取汁粵鸡翎探吐稠痰不过二三次神验。

（紫菀（白者名女菀））〔苦辛微温无毒，或酒洗，或蜜水炒用。本经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去蛊毒痿瘠預安五藏。女菀治风寒洗霍乱泄利，肠鸣上下无常处蚤蓀寒热百病。发明，紫菀肺经血分之药，本经止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取性疏利肺经血气也，去蛊毒痿瘠以其辛苦微温，能散结降气，蛊毒自不能留，痿由肺热叶焦，紫菀专通肺气，使热从溲便去耳别录疗唾脓血大明消痰止渴皆滋肺经血气之效，金匱泽漆汤，用以治而脉沈者，属肺脉沈则血分之病也，亦治下痢肺痛与紫参同功，其性辛而不燥，润而不寒，补而不滞，善调五劳体虚，止嗽定喘，疗蚤悸吐又能通调水道，故溺涩便血，单服一掬即效，然大泄肺气，阴虚肺热乾禁用，以其性专温散，而无培养之力也。白者曰女菀，大泄肺气，本经主风寒洗洗，霍乱泄利，肠鸣上下无常处，蚤蓀寒热百病，一皆气分受伤之病，肘後方治人面黑令白方，用女菀三分，铅丹一分为末，醋浆服，一刀圭日进三服，十日大便黑，二十一日面白便止，过用则太白矣，千金方用酒服，男十日，女二十日，黑色皆从大便去，三十岁後不可服，以肺气渐絀，不可复泄也。

（麦门冬（本作羨冬））〔甘寒无毒，去心用即不烦心。本经主心胸

结气，腹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久服轻身，不老不饥。发明，麦门冬籛中微阴，入心肺，肾及足籛明之经，定心热蚤烦疗肺痿吐脓，盖专泄而不专收，寒多人禁服，肺中伏火，脉气欲绝者加五味子人参，为生脉散，专补脉中元气不足，东垣云：六七月间，湿热方盛，人病骨乏无力，身重气短，头旋眼黑甚则痿软，故孙真人以生脉散，补其天元真气，脉者人之元气也，人参之甘温，泻阴火而益元气，麦门冬甘寒，滋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之酸咸泻丙火而补庚金，兼益五藏之气也，时珍曰：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添精补髓，通肾气定喘促，令人肌体滑泽，本经主心胸结气，腹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一气贯下言因过饱伤胃，而致心胸气结，脉绝不通羸瘦短气，故宜以此滋其津液，通其肺胃，殊非开豁痰，气消蓐饒饮食之谓其阴虚羸瘦，喘上气，失音失血，及风热暴嗽咸非所宜，恐寒郁热邪，牢不可破，多成虚损之疾，麻疹嗽，不可误用以其性寒助阴，固敛籛邪，不能发越也，凡脾胃虚寒泄泻，及痘疮虚寒作泻，产後血虚泻渴，皆非所宜。

（萱草（一名宜男一名忘忧）〔甘平无毒。发明，萱性下走入阴，故根治沙石淋，下水气，及酒痺大热。搗酒服治吹乳肿痛。花治酒痺，利湿热，其花起层者，有毒勿食。

（淡竹叶〔甘寒无毒。发明，淡竹隰生嫩苗，叶绿花碧，根须结子，与竹绝然不同，性专淡渗下降，故能去燥热，清心利小便，根能堕胎催生。

（冬葵子（向日葵子也）〔甘寒滑无毒。本经主五藏六府寒热羸瘦，破五癰，利小便。发明，向日葵坚质耐寒，入冬不凋，故名冬葵，性滑利窍，能治藏府寒热羸瘦，破五淋，利小便，妇人乳房胀痛，同砂仁等分为末，热酒服三钱，其肿即消孕妇难产不下，专取一味炒香为末，芎归汤下三钱则易生，取晨暮转动璣活耳，夏子益奇疾方云：有人手足忽长倒生肉刺，如锥痛不可忍，但食葵菜即愈，亦取其寒滑利窍之用也。

（蜀葵〔甘寒无毒。发明，葵以蜀中最胜，种类最多其子入药，皆性滑利窍，能润气血之燥，千金称滑其除客热，利肠胃，是言其概也，东垣取其花之白者治白带，赤者治赤带随其色而为所用，被狗啮者食之疮永不祛。

（秋葵子〔甘寒滑无毒。发明，葵色种种，惟花於秋香，独禀金气而色黄，其子性专润下，治小便淋，及催生用之与向日葵不殊，其花消痈肿，浸油涂汤火伤，其痛即止。

(龙葵(即老鸦眼睛草)〔苦微甘滑寒无毒。发明,龙葵性滑如葵,言苗叶也,消热散血,压丹石毒,去妇人败血,老鸦眼睛,言其子也,善能续筋消疗肿,与苗叶不羶,根利小便,与木通煎服呷者

(酸浆(一名灯龙草俗名挂金灯)〔苦寒无毒。本经主热烦满,定志益气,利水道。发明,酸浆利湿除热,清肺治 化化痰,痰热去而志定气和矣,又主咽喉肿痛,盖此草治热痰 嗽,佛耳草治寒痰 嗽,故其主治各有专司也。

(败酱草(一名苦菜又名鹿肠根作败酱气故名)〔苦平无毒。本经主暴热火疮赤气,疥瘙疽痔,马鞍热气。发明,败酱乃手箴明厥阴药,善除暴热火疮,皆取苦寒散毒之用,其治疽痔马鞍热气,以其性专下泄也,金匱薏苡附子败酱散,治肠痈固结未溃,故取薏苡下瞽,败酱苦降附子开结而为热因热用之向道,深得本经之旨,若脓成热毒势胀,不可用也,而妇人下部疽蚀方中亦恒用之,近世医师罕有识者,惟徽人采取科乾,曰苦科菜,惜乎不知治疗之功用也。

(诃藟花〔辛温无毒紫色有白丝者真蜜水拌微炒。本经主 逆上气,善喘喉 , 诸蚤蓀寒热邪气。发明,诃藟味辛入气分色紫归血分虽其性温,却不燥血,故能轻扬上瞽,观本经主治,一皆气升火炎之病,古方用为温肺治嗽之要药,润肺消痰,止嗽定喘,喉 喉 , 肺痿肺痛,咸宜用之,有人病 多日,或令燃诃藟花三絮,放无风处,以管吸其 之,数日果愈,盍寡失合阴虚劳嗽禁用,以其性温也。

(鼠曲草(即鼠耳草又名佛耳草)〔甘平无毒。发明,别录鼠耳主寒 寒热 嗽,东垣佛耳治寒嗽及痰,除肺中寒,大升肺气,日华云:大抵寒嗽多是火郁於内,寒覆於外,故佛耳 G8 冬为之必用,宣明透膈散,治寒郁肺络之嗽,用佛耳 G8 冬,锤乳雄黄为末,并於炉中烧,以筒吸 下,有涎即吐去屡效。

(决明子〔咸平无毒,别录云:苦甘微寒无毒炒研用。本经主青盲目淫,肤赤白膜眼赤痛泪出久服益精光轻身。发明,相感志言 綱中种决明蛇不敢入丹溪言决明解蛇毒本此,入药明目,本经治青盲目淫眼赤泪出,取其苦寒清热也,以水调末涂肿毒贴心止鼻 贴太髌穴治头疼,作枕治头风,别录疗口青,是主肝经畜热之验也,不宜久服,久服令人患风伐肝搜风太过,反招风热也,本经言久服益精光轻身,是指目疾人,肝热内滞者而言,若肝虚血弱者过用虚风内扰在所必致耳。

(地肤子(一名落帚又名黄蒿)(甘寒无毒。本经主膀胱热利小便,补中益气,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老。发明,盖病皆起於虚,虚而多热,则小便不利,精气日燔,故本经主以清利膀胱邪热,中气自复,耳目聪明矣其能 热利小便,去阴火治客热丹肿,叶主老人夏秋间热淋,用此捣自然汁服之即通,男子白浊,用地肤子白敛为丸,滚汤下,妇人白带,地肤子为末,热酒服之屡效。苗叶烧灰煎霜,制砒石粉霜,水银硫磺雄黄 砂毒。

(瞿麦(家种者 督均^〔苦寒无毒。本经主关格诸癃结,小便不通,出刺决痈肿,明目去,破胎堕子下闭血。发明,瞿麦利小便,为君主之用,故本经专主关格诸癃结,小便不通,金匱方治小便不利有水气,其人苦渴者,用塘菱瞿麦丸古方通心经,利小肠,为最要药,若心经虽有热,而小肠虚者服之,则心热未退,而小肠别作病矣,以其降泄太过也,本经又言出刺,取鲜者捣涂竹木刺也,破胎堕子下闭血,皆利窍所致,故妊娠产後小水不利,及脾虚水肿禁用,以性专泄气也。

(王不留行(即剪金花俗名金盏银台)(苦甘平无毒。发明,王不留行,专行血分,乃箴明厥阴冲任之药,能通乳利窍,其性走而不守,故妊妇禁服,一妇患淋卧久,用此煎服再剂而愈,其利小便,出竹木刺,与瞿麦同功。

(葶苈(辛苦寒小毒,酒净焙用,疗实水满急生用。本经主症瘕积聚结气,饮食寒热,破坚逐邪,通利水道。发明,葶苈苦寒不殊硝黄,专泄肺中之气,亦入手箴明足太箴,故仲景泻肺汤用之,肺气壅塞,则膀胱之气化不通,譬之水注,上窍闭则下窍不通,水湿泛溢,为喘满,为肿胀,为积聚,种种诸病生矣,辛能散,苦能泄大寒沈降,能下行逐水,故能疗本经诸病,亦能泄大便,为其体轻性沈降,引领肺气下走大肠,又主肺痛喘逆,痰气结聚,通身水气,脾胃虚者宜远之,大戟去水,葶苈愈胀用之不节,反乃成病,葶苈有甘苦二种,缓急不同,大抵甜者下泄性缓,虽泄肺而不伤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复伤胃,故以大枣辅之,然肺之水气 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可过剂,金匱方云:葶苈傅头疮药气入脑杀人。

(车前子(甘咸寒无毒酒浸焙用。本经主气癃,止痛利水道除湿久服轻身耐老。发明,车前子入足太箴少阴,能利小便,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本经治气癃止痛,通肾气也小便利则湿去,湿去则 除别录治女子淋漓等病,专取清热利窍之功也,男女阴中有二窍,一窍通精一窍通水二窍不兼开水窍得气化乃出精窍得火

动乃泄，车前专通气化行水道疏利膀胱湿热，不致扰动真火而精气甯谧矣故，凡泻利暴下病小便不利而痛者，用车前子为末，米饮服二钱，利水道，分清浊，而谷藏止矣又治目疾水轮不清取其降而不火伤肾也时珍用以导小肠热，止暑湿泻取甘平润下之用耳箴气下陷肾气虚脱人勿服，其叶捣汁温服疗火盛泄精甚验，若虚滑精气不固者禁用。

（马鞭草（一名龙牙草）〔苦微寒无毒。发明，马鞭草色赤入肝经血分，故治妇人血气腹胀月经不匀，通经散瘀，治金疮行血活血，生捣汁饮治喉痛肿又捣敷治下部清颜及笱微尿男子阴肿惟阴血虚而胃者弱勿服。

（光明草（即狗尾草）〔发明，眼赤拳毛倒睫者，翻转目睑以一二茎粵水，G9 去恶血甚良。

（鱧肠草（一名金陵草即旱莲草）〔甘酸平无毒。发明，鱧肠草经血分药灸疮发洪血不可止者，傅之立已，汁涂眉发生速而繁，皆益肾养血之验，故乌须发方用之千金方有金陵煎能益髭须变白为黑也单用熬膏，治大便下血，肾主二便，但脾胃虚，大便易泻者勿服。

（连翘〔苦平无毒，根名连轺甘寒平小毒。本经主寒热鼠鼯瘰疬痈肿，恶疮癭瘤结热蛊毒。发明，连翘轻清而浮，本手少阴厥阴气分药泻心经客热破血结，散气聚消肿毒，利小便诸痛痒疮，皆属心火，连翘泻心，为疮家圣药，十二经疮药中不可无，此乃结者散之之义，本经专主寒热鼠鼯，瘰疬癭瘤结热等病，皆由足少胆经气郁而成，此药正清胆经郁热痈疽恶疮无非营卫壅遏得清凉以散之蛊毒所结得辛香以解之，然苦寒之性，仅可以治热肿，故痈疽溃後，脓清色淡及胃弱食少者禁用。根寒降专下热气，治湿热发黄湿热去而面悦好，眼目明，矣仲景治瘀热在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奈何世鲜知此如无根以实代之。

（陆英（一名蒴 又名接骨草）〔苦寒无毒。本经主骨间诸，四肢拘挛疼酸膝寒痛阴痿短气不足脚肿。发明，陶苏本草甄权药性皆言陆英即蒴，田野村墟甚多人家所植高大色赤者是陆英，田野所出不红叶上有粉者是蒴 二味所主，大率相类外台千金方多用之世以其贱而全置不讲也。

（蓝实（大青小青）〔苦寒无毒。有二种大者曰大青，苗高如蓼小者曰小青，叶光如景天（向编在麻後今并此），本经解诸毒，杀蛊（同 G0）疰鬼螫毒。发明，本经取用蓝实，乃大青之子是即所谓蓼蓝也性禀至阴其味苦寒，故能入肝本经取治蛊疰，诸毒专

於清解温热诸邪也，箴毒发斑咽痛必用之药而茎叶性味不羶主治皆同日华子治天行热狂疔肿风疹，朱肱治发斑咽痛有犀角大青汤，大青四物汤，皆取其叶以治温热毒盛发斑之药，非正伤寒药也，盖大青泻肝胆之实火正以心胃之邪热所以小儿疳热丹毒为要药。小青捣敷肿疔甚效，治血痢，腹痛杀百药毒，解狼毒射罔斑砒石等毒，千金以蓝叶捣汁，治腹中摠子由奇疾方，用板蓝汁，治腹内应声虫，陈实功以蓝同贝母捣敷人面疮，皆取苦寒，以散蕴结之热毒也。蓝淀以蓝浸地坑一宿，入石灰搅澄去水为淀，甚解诸毒，傅热疮之用则一，而杀虫之功更以 陞U膈，非此不除今人以染缸水治噎膈，皆取其杀虫也。

（青黛（一名蓝）〔咸寒无毒。发明，青黛乃蓝淀浮沫，搅澄掠出收乾，泻肝胆，散郁火治温毒发斑，及产後热痢下重千金蓝青丸用之，天行寒热头痛，水研服之，与蓝同类而止血拔毒杀虫之功，似胜於蓝又治噎膈之疾，取其化虫之力也，和溺白 H1 冰片，吹口疳最效。

（蓼子（生水旁者曰水蓼俗名荭草）〔咸微温无毒。本经明目温中，耐风寒，下水气，疗面浮肿痈疡。发明，蓼实治消渴去热，及癩痲瘵腹胀，皆取其散热消积之功，即本经下水气面浮肿痈疡之用，其荭草子，专治痞积，H20 丸用之，蓼叶治大小肠邪气，黄帝云：蓼食过多，毒发心痛，妇人月事来不可食蓼及蒜，善为血淋带下，扁鹊云：蓼食之令人寒热，损骨髓，杀丈夫阴气。

（蓄〔苦平无毒。本经主浸淫疥瘙疽痔，杀三虫。发明，蓄利水散湿热，治黄瘧霍乱，疗小儿 H4 病，女子阴蚀，本经专主浸淫疥瘙疽痔，所主皆湿热之病，三虫亦湿热所化也。

（白用藜〔苦辛温无毒，酒浸焙焦去刺研用。本经主恶血，破症结积聚，喉乳难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发明，白用藜性升而散，入肝肾经，为治风明目要药，风入少阴厥阴经者为向导，目病为风木之邪，风盛则目病，风去则目明矣，本经专破恶血积聚，治喉乳难，以苦能泄，温能宣，辛能润也，此言刺用藜之功耳，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以其入肾益精气也，此则专主沙苑用藜而言，其治痰消痈肿，搜肾藏风气，又须刺者为破敌之先锋，千金方治白淀风，以一味为末汤服二钱，日二服，服至半月，白处见红点，至一月效。

（沙苑用藜〔甘温无毒，产沙苑者色微黑，而形似羊肾，若色微绿，虽产秦中，非沙苑也，酒蒸捣用，药肆中以一种野田开红花

之士用藜伪充，咬之亦生豆气，但缺处有尖微舳瑋耳。发明，沙苑用藜，产於潼关，得漠北之气，性降而补益肾，治腰痛，为泄精虚劳要药，最能固精，故聚精丸用此佐鰾襟，大有殊功，以之点汤代茶，亦甚甘美益人，但肾与膀胱偏热者禁用，以其性温助火也。

（谷精草〔辛温无毒。发明，谷精草性体轻浮，能入瞳明分野，治目中诸痛甚良，而去星尤为专药，明目退翳味馨，在菊花之上，痘後生 均此草免性喜食，故目疾家专用，与望月砂功用不殊。

（海金沙〔甘寒无毒，市铺每以沙土杂，入须淘净取浮者曝乾，拈之不沾指者真。发明，海金沙生於叶上，小肠膀胱血分药也热伏二经血分者宜之，故小便热淋茎痛为药，肾藏真籊不足者忌用。

（地椒（一名水杨梅生水边条叶丛生，似菊茎端开黄花实类椒而不赤）〔辛温无毒。发明，地椒制丹砂粉霜，见庚辛玉册，纲目名水杨梅，时珍主治疗疮肿毒。

（半边莲〔辛平无毒。发明，半边莲小草也，生阴湿緇堑边，就地细梗引蔓，节节生细叶，秋开小花，淡红紫色，止有半边，如莲花状故名，专治蛇伤，捣汁饮以渣围之。

（地丁〔苦辛寒无毒。发明，地丁有紫花白花二种，治疗肿恶疮，兼疗痈疽发背，无名肿毒，其花紫者茎白，白者茎紫，故可通治疗肿或云随疗肿之色而用之，但漫肿无头不赤不肿者禁用，以其性寒，不利阴疽也。

（见肿消〔酸涩微毒。发明，见肿消专消痈肿，及狗咬捣叶贴之，伤寒馀毒发於耳前後，用此一握，同白及白敛，大黄大蓟根，共捣成饼，入芒硝一钱，白蜜少许，和贴留头，乾即易之。

毒草部

（大黄（本经名黄良一名将军）〔苦寒无毒，产川中者色如锦纹而润者良，若峻用攻下生用邪气在上，必用酒浸上引，而驱热下行，破瘀血韭汁制，虚劳吐血，内有瘀积，藹拜 脸 均大肠风秘燥结，皂荚绿矾酒制，又尿桶中浸过，能散瘀血，兼行渗道，妊娠产後，慎勿轻用，热内结，势不可缓，酒蒸用之，凡服大黄下药，须与谷气相远，得谷气则不行矣。本经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藏。发明，大黄气味俱厚，沈降纯阴，乃脾胃大肠肝与三焦血分之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之，若在气分者用之，是诛伐

无过矣，其动专於行瘀血导血闭，通积滞破症瘕，消实热泻痞满，润燥结敷肿毒，总赖推陈致新之功，本经与元素，皆谓去留饮宿食者，以宿食留滞中宫，久而发热，故用苦寒化热，宿食亦乘势而下，後世不察，以为大黄概能消食谬矣，盖胃性善温恶湿，温之则宿食融化寒之坚滞不消以其则能荡涤肠胃，食积得以推荡，然後谷气通利，中气调畅，饮食输，化五藏安和矣，若食在上 虽经发热，只须枳实黄连以消痞热，宿食自通，若误用大黄，推荡不下，反致结滞不消，为害不浅，如泻心汤治心气不足，吐血 乃包络肝脾之邪火有馀也虽曰泻心，实泻四经血中伏火也，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濡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若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其人籛气本虚，加附子以温散之，病发於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乃痰实与邪气乘虚结於心下，故曰泻心，实泻脾也，病发於籛而反下之，则成结胸，乃热邪陷入阴分而结於膈上，仲景大陷胸汤丸，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浊气也若结胸在气分，则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则用半夏泻心汤矣，若病本籛邪，或兼停食，而攻发太过正气消，乏实结不解，拟欲攻之而正气不能行其药力，则加入叁於桃核承气中，以助硝黄之势，如陶氏黄龙汤之制，乃先辈之成则也，盖大黄芒硝泻肠胃之燥热，牵牛甘遂泻肠胃之湿热，巴豆硫黄泻肠胃之寒结，各有定例，至於老人血枯便秘，气虚便难脾虚腹胀少食，妇人血枯经闭，阴虚寒热，脾气痞积，肾虚动气，及阴疽色白不起等证，不可妄用，以取虚虚之祸。

（商陆（一名当陆赤者性劣色白者良）〔辛寒有毒，铜刀刮去皮，水浸一宿，或醋炒，或黑豆拌蒸用，其赤者服之伤人，令人见鬼，同生水服杀人。本经主水肿疝瘕 除痈肿，杀鬼精物。发明，商陆苦寒伤脾，其性下行利水，本经专主水肿疝瘕等疾，与大戟甘遂，璉性同功，胃气虚弱者不可用肿满小便不利者，以赤根捣烂，入麝香三分，贴於脐心以帛束之，得小便利即肿消，或以大蒜同白商陆煮汁服，亦治肿疾仲景治大病後腰以下肿牡蛎泽泻散用之，以其病後不堪受邪，故用急迫以散之也然水肿因脾虚者若误用之，一时虽效，未几再发决不可救。

（狼毒〔苦辛寒大毒，陈者良，醋炒用出东鲁泰山，与防葵相类置水沈者为狼毒浮者即防葵也。本经主 逆上气，破积聚饮食寒热水气恶疮鼠鼯疽蚀鬼精蛊毒杀飞鸟走兽。发明，狼毒大毒，非恒用之品，本经治 逆上气，惟质实气壮暴 者宜之又能破积聚

饮食寒热水气以其迅利也性能杀飞鸟走兽其治恶疮疽蚀蛊毒，所不待言，肘後方以狼毒二藜附子半藜治心腹连痛胀急加旋覆蜜丸日服三丸治腹中冷痛及藜豆气结，又为散擦恶疮疥癣。愚按狼毒与防葵同根但质有轻重之别虽本经主治不同一皆瞑眩之品功用亦不甚相远，今狼毒内有轻浮者，即系防葵无疑但本经条下有坚骨髓益气轻身之说，其性善走散力能攻逐三虫故有益气轻身之功，本经不言攻虫而攻虫之用与狼牙无碍。

（狼牙（本经名牙子）〔苦辛寒有毒以其形似兽牙故名白者良。中湿糜烂生衣者杀人。本经主邪气热气疥瘙，恶疡疮痔去白虫。发明，狼牙较狼毒之性稍缓而所治亦相类，金匱九痛丸，用狼牙局方用狼毒，方用附子三藜，狼牙人参絳茱萸乾姜各一藜，巴霜一钱蜜丸梧子大日服二三丸治九种心痛，并卒中恶腹胀满，又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及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皆主之，本经治邪气热气，去白虫盖心痛多有属虫积者，故前方用之，亦治恶疡疮痔，金匱外台千金，并以煎洗阴疮蚀疮捣汁治射工溪毒，肘後以之捣贴金疮，外台以之蜜丸，浆水服一丸，治寸白虫，皆取杀虫解毒之功也。

（防葵〔辛寒有毒。本经主疝瘕肠泄，膀胱热结溺不下，逆湿，癩痿蚤邪狂走久服坚骨髓益气轻身。发明，防葵辛寒，性善走散能治疝瘕肠泄，膀胱热结等证，而别录又言疗五藏虚气，小腹支满，肿胀口乾，除肾邪强志，中有火者，不可久服令人恍惚见鬼二说各有主见，一以治浊邪支塞，蚤邪狂走，故须久服，开除积垢，自然髓充骨坚，正气自复，一以疗五藏虚气肾邪逆满，故不可久服，久服恐正气愈虚，不能制五志之火，引领痰湿，上侮君主，令人恍惚见鬼，同一防葵，而有治蚤邪狂走，与久服见鬼之不同也尝考千金方，防葵为治风虚通血脉之上药，每与参术锤乳石英并用，取其祛逐风虚通利血脉而正气得复肾志自强当无助火为虐之虑矣。

（瘧茹〔辛寒有小毒折之汁出凝黑如漆，故名漆头瘧如色白者名草瘧茹。本经主疽蚀恶肉，败疮死肌，杀疥虫，排脓恶血，除大风热气，善忘不寐。发明，瘧茹本经治恶肉败疮等病而素问四乌偃耄茹丸，当非此瘧茹可治也，圣惠治头风旋眩，千金治小儿痛疽，并用漆头瘧茹，姚僧坦治痛疽，去恶血有白瘧茹丸，二者皆能散血，其治善忘不寐亦是因风热侵犯心包胆府所致，散其风热则无不寐善忘之患矣。

（大戟〔苦辛大寒有毒，反甘草，入药惟用正根，误服傍株令

人冷泻，枣煮则不损脾乘软去骨用。本经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积聚，中风皮肤疼痛吐逆。发明，大戟性禀阴毒峻利首推，苦寒下走肾阴辛散上泻肺气，兼横行经脉，故本经专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等证，皆浊阴填塞所致，然惟暴胀为宜，云中风者，是指风水肤胀而言，否则传写之误耳，夫大戟甘遂之苦以泄水者，肾所主也痰涎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於心则迷窍而成癡瘖，妄言妄见，入於肺则塞窍而成唾稠粘，喘急背冷，入於肝，则留伏蓄聚而成疸痛乾呕，寒热往来，入於经络，则麻疼痛，入於筋骨则颈项胸背腰俛手足，牵引隐痛，三因方并以控涎丹主之大戟能泄藏府之水湿，甘遂能行经隧之水湿，白芥子能散皮膜外之痰气，惟善用者，能收奇功也，痘疮变黑归肾，枣变百祥丸，用大戟制枣，去戟用枣以泻肝邪，非泻肾也，实则泻其子，因肾邪实而泻其肝也，仲景云：心下痞满，引俛下痛，乾呕短气者，十枣汤主之，其中亦有大戟，夫乾呕俛痛，岂非肝胆之病乎，百祥丸之泻肝明矣，至玉枢丹，同续随子山茨菇等，解蛊毒药，则又不独肝胆矣，其脾胃肝肾虚寒阴水泛滥，犯之立毙，不可不审。

（泽漆（本经名漆茎）（苦寒小毒，别录曰华陶氏，皆言是大戟苗，纲目名猫儿眼睛草，时珍云：江湖源泽多有之，掏茎有白汁粘人，故名。本经主皮肤大热，大腹水气，四肢面目浮肿，丈夫阴气不足。发明，泽漆利水，功类大戟，遂误以为大戟苗，本经言利丈夫阴气，则与大戟不相侔也，其治皮肤大热，面浮腹大等证，兼挟表热而言，其性与大戟亦相类也，金匱泽漆汤，方用泽漆半夏，紫参白前，甘草人参，桂心生姜，以治肺，上气脉沈，大明言止疟疾，消痰退热，肘後圣惠易简，伏瘕水肿脚气，皆用之。

（甘遂〔苦甘大寒有毒，面裹燥熟用，反甘草，其根皮赤，肉色白，作连珠，大如指头，质重不羝者良，赤皮者其性尤烈。本经主大腹疝腹满，面目浮肿，留饮宿食破症坚积聚，利水谷道。发明，甘遂色白味苦，先升後降，乃泻水之峻药，本经治大腹疝，面目浮肿，留饮宿食等病取其苦寒迅利疏通十二经攻坚破结，直瞽水气所结之处，仲景大陷胸汤，金匱甘草半夏汤用之，但大泻元气，且有毒不可轻用，肾主水，凝则为痰饮，溢则为肿胀，甘遂能泄肾经湿气，治痰之本也，不可过服，中病则止，仲景治心下留饮与甘草同用，取其相反而立功也，肘後方治身面浮肿，甘遂末二钱，以雄猪肾一枚分七片入末拌匀，湿纸裹

璪令熟，每日服一片，至四五服，当腹鸣小便利，是其效也，然水肿鼓胀，类多脾阴不足，土虚不能制，水治当辛温补脾实水兼利小便若误用甘遂大戟，商陆牵牛等味，祸不旋踵而癩痿心风血邪，甘遂二钱，为末以猪心管血和药入心内缚定，湿纸裹璪熟，取药入辰砂末一钱，分四圆，每服一圆，以猪心煎汤下，大便利下恶物为效，未下更服一圆凡水肿未全消者，以甘遂末涂腹，绕脐令满，内服甘草汤，其肿便去，二物相反，而感应如此，涂肿毒如上法亦得散又治肥人卒然耳聋，甘遂一枚，绵裹塞耳中口嚼甘草，耳卒然自通也。

（续随子（即千金子）〔辛温有毒，去晓取色白者以纸包压去油取霜用。发明，续随子下气最速，然有毒损人，与大戟泽漆甘遂茎叶相似，主疗亦相似其功长於利水解毒故玉枢丹用之，服後泻多以醋同粥食即止，若脾虚便滑之人，误服必死，黑子疣赘。续随子捣烂时涂之自落或以煮线系瘤根，时时紧之渐脱。

（莨（一名天仙子）子苦寒根苦辛有毒。本经主齿痛出虫肉 拘急多食令人狂走。发明，莨 入癩狂方用，然皆用其子耳，故言勿令子破破则令人发狂本经治肉 虫螫 r 以攻治也，千金治石痛坚硬不作脓者，莨 子为末，醋和傅疮头，根即拔出打扑折伤羊脂调莨 子末傅之。莨 根主治与子不殊，疟疾不止，莨 根烧灰水服一钱七即止，恶癣有虫，莨 根捣烂和蜜傅之，恶刺伤人，莨 根水煮汁浸，冷即易之，箭头不出此亦主之，皆千金神方也，狂犬咬人，莨 根和盐，日三傅之此外台秘要方也，今人用根 治噎膈反胃，取其性走，以祛胃中留滞之邪，噎膈得以暂开，虚者误服，为害不测，时珍云：莨 之功，未见如所说，而其毒有甚焉煮一二日，尚能生芽，其为物可知矣，服莨 云实防葵赤商陆，皆令人狂惑见鬼者盖此类皆禀阴毒能使痰迷心窍闭其神明，以乱视听故耳。

（瞻〔甘辛温有毒，去晓取仁白者良，禁食炒豆，犯之必胀。发明，萨 惆耶縠襟活能追脓取毒，拨邪外出为外科要药能出有形之滞物，故取胎产胞衣剩骨襟血者用之，时珍云：瞻 秘顷 r，气味颇近巴豆，亦能利人，故下水气，其性善走，能开通诸窍经络治偏风失音口噤口目 斜，头风七窍诸病，不止於出有形之物也，盖鹅鹑油能引药气入内，o 能拨病气出外，故诸膏多用之偏风手足不举，同羊脂穿山甲麝香煎膏，日摩渐正，研涂瘰疬痘毒痈肿即消，盖能引毒外出耳，一人病手臂结块肿痛用 繅 o 膏贴之即愈，一人病气仁郁而偏头痛，用此同乳香食盐捣敷太

籛，其痛立止一妇产後，子肠不收，捣贴丹田即上此药外用，屡奏奇勋，但不宜内服耳。

（常山（一名恒山）〔苦辛温有毒，川产淡黄细实如鸡骨者良醋炒则不吐人。本经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发明，夫疟有六经五藏痰湿食积风邪瘴疫须分阴籛虚实，不可一概论也，常山治疟有哈 I 病之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出籛分之後服之得宜，生用多用则上行必吐若酒浸炒透，则气少缓，稍用钱许亦不致吐也，得甘草则吐，得大黄则利，盖无痰不作疟常山专在驱逐痰水杨士髻云：常山治疟，人皆薄之，疟家多畜痰涎黄水，或停滯心下，或结 豆间，乃生寒热，法当吐涎逐水，常山岂容不用，所以本经专主寒热温疟，痰结吐逆，以疟病多由伤寒寒热，或时气温疫而致痰水蓄聚心下也，夫水在上焦则常山能吐之，水在豆下，则常山能破其 而下其水，但须行血药佐之如桃仁蓬术穿山甲之类，其有纯热发疟，或蕴热内实之证，投以常山，大便点滴而下，似泄非泄，须用大黄为佐，泻利数行，然後获愈常山阴毒之草，其性暴悍虽有破瘴逐饮之能，然善损真气，所以仲景治疟方中，从不及此而夏伤於暑，秋必 疟，及疟在三阴，元气虚寒，人则常山穿山甲辈，皆为戈戟。

（蜀漆〔苦辛温有毒。本经主疟及 逆寒热，腹中症坚，积聚邪气，蛊毒鬼奎疟。发明，蜀漆即常山之苗，故本经治疟，及 逆寒热，积聚蛊毒，功效与之相类，金匱治牝疟独寒不热者，有蜀漆散，用蜀漆云母龙骨酢浆水服之，温疟加蜀漆一钱，用酸浆者，取酸收以敛蜀漆之辛散也。

（藜芦〔辛苦寒有毒，反五参，服之吐不止者，饮 Y 止。本经主蛊毒咳逆，泄痢肠 ，头疡疥瘙恶疮，杀诸虫毒，去死肌。发明，藜芦服钱匙则恶吐，而本经治蛊毒 逆，泄痢肠 ，是指积气内盛者而言，积去则 与利止矣，又通顶令人嚏，按常山吐疟痰，瓜蒂吐热痰乌附尖吐湿痰，莱菔子吐气痰，藜芦则吐风痰者也，凡胸中有老痰，或中蛊毒，止可借其宣吐，切勿沾口，大损胃中津液也若 逆泄利肠 等证，苟非实邪壅滞，慎勿轻试，不可因本经之言而致惑也，别录治喉 不通，鼻中 肉，并为吹鼻孔效。

（附子〔辛热大毒，反半夏瓜蒌贝母白 倾，古方以一藜一枚者为力全，近时专取大者为胜用盐过多，虽一藜五六钱，制熟不及七八钱，且容易腐烂，若欲久藏，须同蔑灰入罐中，置近火处庶可经久，其性热有毒，必正节角少，顶细脐正者为上，顶粗有节多鼠乳者次之，伤缺偏绠者为下有藜岐者名乌喙此禀气不正，专

主大风顽，附子生用则散阴寒，熟用则助真元，生用去皮脐，熟用甘草童便制，若欲久藏一味甘草浓煎汁煮，汁尽为度，入籛虚补剂，用黄连甘草制，凡中其毒，生菜蜜汁，及黄连解之，近时乌附多产陕西，其质粗，其皮厚，其肉松，其色白，其味易行易过，非若川附之色黑皮薄，肉理紧细，性味之辛而不烈，久而愈辣，峻补命门真火也。本经主风寒逆邪气，寒湿痿拘挛，膝痛不能行步，破症坚积聚，血瘀金疮。发明，附子气味俱厚而辛烈，能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暖脾胃而通膈噎，补命门而救籛虚，除心腹腰膝冷痛，开肢体脾湿痿弱，疗伤寒痲逆不止，主督脉脊强而厥，救寒疝引痛欲死，敛痲疽久溃不收，及小儿脾弱慢蚤，并须制熟用之，附子为阴证要药，凡伤寒阴证厥逆，直中三阴，及中寒夹阴，虽身热而脉沈细，或浮虚无力者，非此不治，或厥冷腹痛脉沈细，甚则唇青囊缩者急须生附以峻温散之，本经治风咳逆，当是阴寒痲逆，亥豕之谬，详本经所主诸证皆阴寒之邪，乘虚客犯所致，其主金疮者，是伤寒久气血虚寒，不能收敛，非血出不止之金疮也，别录又主腰脊风寒脚气痿弱，心腹冷痛等病，总取温经散寒之力耳，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能，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籛，引补血药入血分，以培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壅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誓下焦，以除在之冷湿，附子以白术为佐，乃除寒湿之圣药，然须并用生者，方得开通经络，若气虚热甚，宜少用熟附，以行参之力，肥人多湿，亦宜少加乌附行经，附子得乾姜灸，甘草，名四逆汤，主少阴经寒证，得桂枝甘草姜枣，名桂枝附子汤，治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转侧，得白术甘草姜枣，名术附汤，治风虚头重眩璫，得麻黄细辛，名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少阴病发热脉沈，得大黄芩连，名附子泻心汤，治心下痞而恶寒汗出，得大黄细辛，名大黄附子汤治亘下偏痛，发热脉弦紧，得参术苓芍，名附子汤，治少阴病，始得之，背恶寒，得苓茯白术芍药生姜，名真武汤治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疼痛自利，得乾姜名白通汤，治少阴病利下脉微若厥逆无脉乾呕而烦面色赤加H通籛气，此皆得配合之神妙，能起死回生於反掌间，生熟各随本方，赵嗣真云：生附配乾姜补中有发，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宜生宜熟，不出此中妙用也，至於崔氏八味丸，用为少阴向导，後世认为补药误矣，东垣治阴盛格籛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脉来七八至，但按之即散者，用乾姜附子汤，加入参半斤，服之得汗而愈，时珍云：阴寒在下虚籛在上，治之以寒则阴气愈

盛，治之以热，则拒而不纳，热药冷服，下咽之後，冷性既消热性便发病气随愈，此热因寒用之法也。附子性砒着，温脾逐寒，乌头性升发，温脾去风，若寒疾，即用附子，风疾，即用乌头二药俱走而不守，故堕胎为百药长然。妊娠脉弦发热，胎胀恶寒，小腹如扇，金匱用附子汤，以安其胎，此神圣之妙用也。若伤寒发热头痛皆除，热传三阴而见厥逆脉砒，此厥深热深之候，证必先发热头痛，七八日或十馀日後，而见厥冷脉砒，此为蕤厥，大便必不泻而闭，及温疫热伏厥逆，与阴虚内热，火郁於内而恶寒者误用，不旋踵告变矣。附子乃退阴回蕤必用之药，近世疑而不用，直待阴罔蕤竭，而用已迟矣，且夹阴头痛足冷，上热下寒，阴邪内盛，蕤气外衰急需人参健脉以益其原，佐以附子温经散寒，舍此不用，将何救之。

（川乌头〔辛热有毒，入风药，同细辛黑豆煮，入活络药，同甘草炮制，按乌头乃附子之母，春生新附，即采其母，诸家本草未尝发明，但云：春采者为乌头，故举世误认乌头，为春时取附子之小者，往往以侧子代用，误人多矣，反半夏。发明，乌头得春升之气，故治风为向导，主中风恶风，半身不遂，风寒湿，心腹冷痛，肩髀痛不可仰，及阴疽久不溃者，溃久疮寒，歹肉不敛者，并宜少加以通血脉，惟在用之得宜，小儿慢蚕H5搦，涎壅厥逆，生川乌全蝎，加生姜煎服效，其乌附之尖为末，茶清服半钱，吐癩痿风痰，取其锐气，从下焦直警病所，借茶清涌之而出也，夫药之相反者，以乌头半夏为最，而金匱赤丸，及普济方俱二味同用，非妙警圣义者，难以语此。

（天雄〔辛温大毒，即附子之独颗，无附大倍附子者，制法与附子同。本经主大风寒湿，历节痛，拘挛缓急，破积聚邪气金疮，强骨髓，轻身健行。发明，天雄禀纯蕤之性，补命门三焦，壮蕤精，强肾气，过於附子，故本经用以治大风寒，开湿历节，拘挛诸病，蕤气衰痿者，佐人参用之，天雄附子，性皆下行，若上焦蕤虚者，当用参，不当用此也，且乌附之尖，皆是向下生者，其脐乃向上生苗处，宗元素，皆误认尖为上，惟震亨以为下部之佐者得之，肘後三建汤治元蕤素虚，寒邪外入，厥冷脉砒，及伤寒阴毒，川乌附子天雄，炮制等分，每服四钱，加生姜十五片温服，金匱治男子失精，用天雄龙骨桂枝白术为散酒服半钱，淮南天雄一枚纳雄鸡腹中煮烂捣食之，令人勇敢壮用肝肾之气也。

（侧子（即子）〔辛热大毒。发明，侧子乃散生乌附子旁侧体无

定在，其气轻扬，宜其发散四肢，充鬣皮毛为治风之药唐元希声治瘫痪有侧子汤，见外台秘要。又附子之初生琐细未成者，曰漏蓝，言其小而篮不能盛漏出篮下也，专治冷漏恶疮。

（草乌头（一名毒公）〔辛热大毒即乌头之野生者或生用，或炮用各随本方，有紫歧相合，如乌之喙者，名乌喙本经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逆上气破积聚寒热，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发明，草乌头射罔乃至毒之物，非若川乌头附子之比，自非风顽急疾，不可轻投，此药止能搜风胜湿，开顽痰，治顽疮，以毒攻毒而已，本经治恶风洗洗汗出，但能去恶风而不能回籛散寒可知，昔人病风癰服草乌头木蒨药过多，甫入腹遂麻不救，乌附五种，主治攸分附子大壮元籛虽偏下焦而周身内外无所不至，天雄峻温不絀於附，而无顷刻回籛之功，川乌专搜风湿痛，却少温经之力侧子善行四末不入藏府，草乌悍烈，仅堪外治，此乌附之同类理性者，至於乌喙禀气不纯服食远之可也。

（射罔〔苦温大毒，人中射罔毒，以甘草蓝汁小豆叶浮萍冷水皆可一味御之。发明，乌喙射罔至毒之药，虽有治尸疰症坚，毒疮毒肿及蛇咬，先取涂肉四畔，渐渐近疮，习习逐病至骨，疮有热脓，及黄水者方可涂之，若无脓水有生血，及新伤破，即不可涂，立能杀人。

（白附子〔辛甘温小毒。发明，白附子纯籛引药势上行乃籛明经药治肝气风癰阴痒，洗黑，入面脂用，其性燥血耗气，是以类中风证，虽有痰壅禁用小儿慢蚤勿服。

（天南星（本经名虎掌）〔苦辛温有毒，治风痰生用，须以矾汤浸若熟用，以湿纸包，於火中炮制用，造胆星法，以南星磨末筛去皮，腊月入黄牛胆中悬当风处乾之年久多拌者良，或兼蜂蜜以润其燥但色易黑，不能久藏。本经主心痛寒热结气，积聚伏梁筋痿拘缓利水道。发明，天南星之名，始自开宝，即本经之虎掌也，以叶取象，则名虎掌，根类取名，故曰南星，虽具二名实系一物，为开涤风痰之专药，本经治心痛寒热结气即开宝之下气利胸膈也，本经之治积聚伏梁，即开宝之破坚积也本经之治筋痿拘缓即开宝之治中风除麻也，本经之利水道，即开宝之散血堕胎也夫水由血不归经所化，蕴积於经而为湿热，则风从内发，津液凝聚，为肿胀，为麻痹，为眩晕，为颠仆，为口噤身强，为筋脉拘缓，为口眼斜，各随身之所偏而留着不散，内为积聚，外为痈肿，上为心痛，下为坠胎，种种变端，总由湿热所致，盖缘一物二名，後世各执一例，是不能无紫歧之说，即仲暉之明，尚

以开宝之文，衍之为疏，而本经主治，置之罔闻，何怪诸家采集药性，一皆舍本逐末乎，按天南星味辛而麻，故能治风散血，气温而燥，故能胜湿除痰，性紧而毒，故能攻积拔肿，而治口舌糜，诸风口禁，更以石菖蒲人参佐之，南星半夏，皆治痰药也，然南星专走经络，故中风麻以之为向导，半夏专走肠胃，故呕逆泄泻，以之为向导，千金治妇人头风攻目作痛，掘地作炆烧赤，入南星於中，以醋沃之盖定候冷为末酒服半钱，易简治面生疣子，醋调南星末涂之，其新生之芽曰由，跋，本经治毒肿结气，千金方用之，取其开结之用耳。

（半夏〔辛温有毒，汤浸同皂荚白矾煮熟，姜汁拌焙乾用，或皂荚白矾姜汁竹沥四制尤妙，咽痛醋炒用，小儿蚤痰发搐，及胆虚不得眠，C4胆汁炒，入脾胃丸剂为细末姜汁拌C6作曲，候陈炒用，反乌附者，以辛燥鼓激悍烈之性也，忌羊血海藻饴糖者，以甘膩凝滞开发之力也。本经主伤寒寒热心下坚胸胀，逆头眩，咽喉肿痛，肠鸣下气止汗。发明，半夏为足少阴本药，兼入足阳明太阴，虚而有痰气，宜加用之，胃冷呕H6方药之最要，止呕为足阳明，除痰为足太阴，柴胡为之使，故小柴胡汤用之，虽为止呕，亦助柴胡黄芩主往来寒热也，本经治伤寒寒热，非取其辛温散结之力欤，治心下坚胸胀，非取其攻坚消痞之力欤，治逆头眩，非取其涤痰散邪之力欤，治咽喉肿痛，非取其分解阴火之力欤，治肠鸣下气止汗，非取其利水开痰之力欤，同苍术茯苓治湿痰，同塘萎黄芩治热痰，同南星前胡治风痰，同芥子姜汁治寒痰，惟燥痰宜塘萎贝母，非半夏所能治也，半夏性燥，能去湿豁痰健脾，令人惟知半夏去痰，不言益脾利水，脾无留湿，则不生痰，故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也，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世俗皆以半夏南星为性燥痕矣，湿去则土燥，痰涎不生，非二物之性燥也，古方治咽痛喉，吐血下血，多用二物，非禁剂也，按璣枢云：籛气满，则籛盛，不得入於阴，阴虚则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通其阴籛，其卧立至，半夏得塘萎实黄连，名小陷胸汤，治伤寒小结胸，得鸡子清苦酒，名苦酒汤，治少阴咽痛生疮，语声不出，得生姜名小半夏汤，治支饮作呕，得人参白蜜，名大半夏汤，治呕吐反胃，得麻黄蜜丸，名半夏麻黄丸治心下悸，得茯苓甘草以醋煮半夏，共为末姜汁面糊丸，名消暑丸，治伏暑引饮脾胃不和，此皆得半夏之妙用，惟阴虚羸瘦，骨蒸汗泄，火郁头痛，热伤嗽及消渴肺痿，逆失血，肢体羸瘦禁用以

非湿热之邪，而用利窍行湿之药，重竭其津，医之罪也，岂药之咎哉。

（蚤休（即草紫河车金线重楼俗名七叶一枝花）〔苦微寒有毒。本经主蚤蓀摇头弄舌，热气在腹中。发明，蚤休足厥阴经药，能治蚤蓀疟疾，癩痢痈肿，详本经主治，总取开结导热，而蚤蓀摇头弄舌之热邪自除，元气者虚禁用，醋磨敷痈肿蛇毒有效。

（鬼臼（本经名九臼一名天臼一名马目毒公又有术律草害母草独脚莲羞天花 H8

（射干（本经名乌扇其叶丛生横铺一而如乌翅及扇之状故有乌翼乌吹乌蒲凤翼鬼扇扁

（玉簪根（即白鹤花）〔苦辛温有毒。发明，玉簪入骨 坚，故能下骨鯁以根捣自然汁於竹筒灌入喉，不可着牙齿，刮骨取牙，玉簪根乾者一钱，白砒三分，白 七分，蓬砂三分，甥璣仙三分，草乌头一分半为末，点少许疼处自落。

（凤仙子（又名急性子）〔苦温小毒。发明，凤仙子性最急速，故能透骨软坚通窍，搜顽痰，下死胎积块噎膈骨鯁，治狂痴胜金丹用之，取其性急，领砒药吐泄也，庖人煮肉硬者，投子数粒即易烂，是其验也性与玉簪根同不可着齿多食戟人咽，入砒点疼牙即落，同独瓣蒜捣涂痞块即消，加麝香阿魏尤捷，花治蛇伤搗酒服之即解。

（曼陀罗花（实名风茄）〔辛温有毒。发明，此花浸酒治风，少顷昏昏如醉，动火之患也，故麻药为之首推八月采此花，七月采麻子花，阴乾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痲疮灸火，宜先敷此，则不觉苦也寒湿脚气煎汤洗之。

（羊躑躅（即闹羊花）〔辛温大毒，恶诸石及面不入汤剂。本经主贼风在皮肤中淫淫痛，温疟恶毒诸 。发明，羊躑躅治中风瘫痪，性祛风寒湿邪，故可以治诸 恶毒，正与本经之治相符，用其毒以攻毒也，然须谅病人虚实而用和剂局方伏虎丹中用之，南方治蛊毒有躑躅花散，其性之猛烈可知，此物有大毒，曾有人以根入酒饮，遂致於毙，不可近眼，令人昏翳，同天南星川乌草乌助虐尤甚，中其毒者，以 豆解之。

（芫花〔苦辛温有毒，陈者良，水浸一宿，晒乾醋炒以去其毒，弘景曰：用者微熬，不可近眼，反甘草。本经主咳逆上气，喉鸣咽肿短气蛊毒鬼疟疝痈痈杀虫鱼。发明，芫花消痰饮水肿，故本经治咳逆咽肿，疝痈痈毒，皆是痰湿内壅之象，仲景治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乾呕发热而 ，或喘或利者，小青龙汤主之，

若表已解有时头痛，汗出恶寒，心下有水气乾呕，痛引紫㒺，或喘或者，千枣汤主之盖小青龙汤驱逐表邪，使水气从毛窍而出，内经开鬼门法也，十枣汤驱逐邪使水气从大小便而泄，内经洁净府，去菟陈法也，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泻湿，能直瞽水饮窠囊隐僻处取帖间不可过剂，泄人真元。

（菹花〔苦寒有毒熬黄用，芫花叶尖如柳，花紫似荆，菹花苗茎无刺，花细色黄，与芫花绝不相似，或言无菹花以芫花代之，性相近耳。本经主伤寒温疟，下十二经水，破积聚大坚症瘕，荡涤肠中留饮食，寒热邪气，利水道。发明，菹花苦辛能破积聚症瘕，治痰饮逆，去咽喉肿闭，本经治伤寒温疟者，即苦寒以攻蕴积伏匿之邪也，言下十二经水，又治饮食寒热邪气者，以其苦寒峻利饮食之邪，亦得荡涤，而寒热自除也，仲景用此止利以行水，水去则利止矣，又小青龙汤云：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菹花，盖亦取其利水也，愚按芫花菹花，虽有辛温开表苦寒走渗之不同，而破结逐水之功用彷彿，本经虽无芫花利水之说，而仲景十枣汤专行利水，是以药肆皆不辨混收，医家亦不辨混用，犹夫食谷得以疗饥，食黍亦可疗饥，混用可无妨碍，若矾石石字形相类，药状亦相类，可不辨而混用耶。

（莽草（一名即鼠莽本作字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山人以之毒鼠渔人以之毒

（茵芋〔苦辛温有毒，生泰山川谷，春生苗高三四尺，茎赤叶似石榴而短厚，又似石南，四月开细白花，五月结实，今彭城海盐杭州雍州绛州华州皆有，四月采叶，七月采茎，阴乾用之。本经主五藏邪气，心腹寒热，羸瘦如疟状，发作有时，诸关节风湿痛。发明，茵芋大毒，世亦罕用，本经虽有治羸瘦如疟状一语，皆是五藏有邪气，心腹寒热所致，非能疗虚羸寒热也，其治关节风湿痛是其正治，时珍曰：千金外台诸方治风痿，有茵芋丸，治风有茵芋酒，治妇人产後中风，有茵芋膏，风湿诸方多用之，茵芋石南莽草，皆古人治风妙品，近世罕知。

（k（本经名野葛红，花者名火把草，黄花者名黄藤，千金名黄野葛）〔辛温大毒。本经主金疮乳疔中恶风，逆上气水肿，杀鬼疰蛊毒。发明，野葛之毒，甚於戈戟，故有k之名，而风毒蛊疰用之，以毒攻毒，苟非大剧，亦难轻用紫者破血结，青者破痰积，其叶与黄精叶相似，但k叶有毛G个，黄精叶似竹叶而无毛傑謹可以明辨，痕食k叶，饮冷水即死，以死尸悬树上，汁滴在地，即生菌子，收之名菌药，毒於野葛覬菜捣汁解之，取覬菜

汁，滴野葛苗即萎死，中野葛毒，急不可得靛菜，多饮甘草汁，人尿汁，或白鸭血，白鹅血，羊血灌之亦解。

蔓草部

（菟丝子〔本经名菟萝〕〔辛甘平无毒，酒煮捣烂作饼，焙乾用雷公曰，凡使勿用天碧草子，真相似，只是味酸涩并粘也，菟丝最难得，真有人以子种出皆水犀草，今药肆所卖俱系此类，然服亦有微功，不似假石莲子之大苦大寒大伤胃气，代人天元也，至贱之物，尚尔若此，况珍贵之品，能无伪乎。本经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发明，菟丝子去风明目肝肾气分药也，其性味辛温，质粘与杜仲之壮筋暖腰膝无羸，五味之中，惟辛通四气复兼四味，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菟丝子五味子之属是也，与辛香燥热之辛，迥乎不同，此补脾肾肝三经要药，本经言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者三经俱实，而绝伤续不足补，气力长令人肥健矣，其功专於益精髓，坚筋骨止遗泄，主茎寒精出，溺有馀 H9，去膝胫酸软，老人肝肾气虚腰痛膝冷，合补骨脂杜仲用之，诸经膜皆属於肝也，气虚瞳子无神者，以麦门冬佐之，蜜丸服效，凡筋强不痿，大便燥结，小水赤涩者勿用，以其性偏助筋也。

（五味子〔酸温无毒，产辽东者佳，微焙捣碎用。本经主益气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发明，五味子右肾命门本药，本经主逆上气，强阴益男子精，心肾不交者宜之，兼入肺肾二经，味酸而敛耗散之金，性温而滋不足之水，生津止渴，益气强阴壮水镇筋，收瞳子散大，定喘敛汗，加乾姜治冬月肺寒嗽，同人参门冬，治夏月精神困乏，而虚热久嗽不可瘥用表散，须以此去核之辛温助火，但用皮肉之酸咸，以滋化之，不宜多用，恐酸收太过，反致闭遏而成虚热也，黄氏嗽乃火浮於肺不宜凉药，宜五味子敛而降之，但风邪在表，痘疹初发，一切停饮，肺家有实热者，皆当禁之。

（覆盆子〔本经名蓬〕〔甘平微温无毒，酒浸一宿炒用。本经安五藏，益精气，长阴，令人坚强志，倍力有子，久服轻身不老。发明，覆盆子乃蓬子实，本经言蓬者，即实也，或云蓬是覆盆苗，分之有二，殊为未当，宗云：覆盆益肾藏，缩小便服之，当覆其溺器，故名，本经专於暖子藏，服之令人多子，别录言益气轻身，令发不白，甘温补血，与桑椹同功，惟秦地山中有之，近世真者绝罕，药肆每以树代充，欲验真伪，以酒浸之，色红者是真，否即是假。

（使君子〔甘温无毒，微燥去晓。发明，凡杀虫药都是苦辛，惟使君子甘而杀虫，不伤脾胃，大人小儿有虫病者，每月上旬，清晨空腹食数枚，或为散肥汤服之，次日虫从大便出，忌饮热茶，犯之即泻，凡虫皆脾胃虚弱，饮食停滞而生，此物甘温，既能杀虫，又益脾胃，所以能敛虚热而止泻，为小儿虫积上药。

（木鳖子〔土木鳖苦温小毒，番木鳖苦寒大毒，又附子之初生未成者，曰漏蓝子，炮炙论名木鳖子，与此不同。发明，木鳖有二种，有晓者曰土鳖，去晓捣烂，帛裹塞鼻，起倒睫拳毛，又为末唾调贴痔痛，七日即消，一切痈肿，醋磨涂之，一种无晓者曰番鳖，治热病喉作痛，和山豆根青木香磨汁咽之，H入眼，番木鳖半个，同轻粉冰片麝香为末，左目吹右耳，右目吹左耳，日二次，H自退，又能毒狗，狗性大热，此性大寒，寒热相反，激之使然。

（马兜铃〔苦辛微寒无毒，去晓微焙用。发明，诸药之性轻浮者，皆能入肺散气，灯心马勃之属皆然，诸家言其性寒，专於1痰定喘，不知其苦中带辛，寒中带散，是以肺热痰喘，声音不清者宜之，钱氏补肺阿襟散用之，取其清热降气，邪去则肺安矣，性善涌泄，故纂要治蛇蛊毒，一味浓煎，服之探吐，其毒即解，婴儿淋疹内陷，喘满声者，宜加用之，若肺冷金寒，喘嗽失音者禁用。

（青木香（即马兜铃根）〔辛苦微寒无毒。发明，青木香苦寒香细，入足少阴，善降阴气上逆，故治风温甥甬汤用之，并治痈肿痰结气凝诸痛，唐本治热肿蛇毒，水磨傅之，肘後治蛊毒，酒水和煎服之，毒从小便出，昔人言多服令人吐利，肺寒嗽，寒痰作喘，胃虚畏食人勿服，以其辛香走窜也。

（预知子〔苦寒无毒，大明白温。发明，预知子专杀虫疗蛊，其治H0癖蛇毒，总是杀虫之功，相传取子二枚，缀衣领上，遇有蛊毒，则闻其子有声，故名预知，蜀人璠贵重之。

（牵牛〔苦辛温有毒，东垣云：辛热有毒，有黑白二种，名黑丑白丑，凡用生磨取头末。发明，牵牛专一行，水峻下之剂，白者属金利肺，治上焦痰饮，除壅滞气逆，通大肠风秘，除气分湿热，黑者属水泻肾，而兼泻脾胃之湿，消肿满脚气，利大小便秘，但病在血分，或病人稍弱而痞满者不可用，东垣云牵牛非神农药也，各医续注云：味寒能除湿气，利小便，治下注脚气，此说气味主治俱误，凡用牵牛，少则动大便，多则泄下如水，乃泻气之药，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所课苦寒安在哉，夫湿者水之别

称，有形者也，若受湿气，不得施化，致大小便不通，宜暂用之，况牵牛止能泄气中之湿热，不能除血中之湿热，每见酒食过伤病痞者，多服牵牛散，取快一时，药过仍痞，以致久服脱人元气，犹不知悔也，东垣治下焦虚肿，天真丹用牵牛以盐水炒黑，佐砒香杜仲，补骨脂观桂诸药，深得补泻兼施之妙用，方见医学发明。

（紫芎（一名凌霄）〔酸微寒无毒。本经主妇人产乳馀疾，崩中症瘕，血闭寒热，羸瘦养胎。发明，凌霄花手足厥阴血分药也，能去血中伏火，本经主妇人崩中症瘕，又治血闭寒热羸瘦，云养胎者，以有积瘀在内，瘀散则胎自安也，与金匱桂心茯苓丸中，用桃仁丹皮治妊娠症瘕害无殒，症瘕血闭血气刺痛，疔风恶疮多用之，皆取其散恶血之功也，若无瘀血，而胎息不安者禁用。

（施花（一名缠枝牡丹）〔甘辛温无毒，制雄黄。本经主面 黑色，媚好益气，根主腹中寒热邪气。发明，凡藤蔓之属，象人之筋，所以多治筋病，施花细根如筋可啖，本经言主腹中寒热邪气别录言其久服不饥，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地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徵矣，筋被斫断者，用施花根捣汁啖断处，仍以渣敷，日三易，半月即续。

（蔷薇（子名营实）〔酸温无毒。本经营实主痈疽恶疮，结肉跌筋，败疮热气，阴蚀不神，利关节。发明，蔷薇乃野生之白花者，性专解毒，其实兼能散结，结肉跌筋，败疮阴蚀，皆得疗之，本经所主，皆言其实根能入筋明经，除风杀虫，故痈疽疮癣常用之，千金治消渴尿多，以根煮饮，又治口疮之神药，圣惠治小儿遗尿，酒煮服之，皆取其温足筋明，而足太筋受荫矣。